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應用華語文系
碩士論文

旅台日本人的文化溝通和中文學習歷程
以旅居者觀點為核心之研究

**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Process of Japanese Travelers in Taiwan –
Analysis Based on a Sojourner’s Perspective**

指導教授：楊聰榮教授

僑教與海外華人研究組學生：郭之恬

中華民國一〇四年一月

謝辭

本論文能告一段落，最要感謝的是指導老師楊聰榮教授，楊老師是位學識涵養淵博的教授，對我的提點不遺餘力、鉅細靡遺，如果不是老師不斷在論文寫作路上幫我加油打氣，給予最有力的支持，斷難在一邊教書和寫作之下，完成此一艱鉅任務。

回思一路走來的求學路，本只想多拿個大學以上的文憑有助求職，卻不料進入師大華研所後，深獲許多經驗豐富老師們的提點和指教—曾金金老師、信世昌老師、顧百里老師和古川裕老師等，從他們的身教和言教中，我體悟到比學問更難得的為人師表的熱忱；而當中更有邱炫煜老師在論文大綱才通過時，便親手借我許多珍貴的參考書籍，一路鼓勵我直至論文完成的最後一刻，邱老師的關愛，點滴在心頭。還感謝吳龍雲老師，吳老師是我剛進研究所第一年的導師，同時也是碩一修課的老師，幸虧有這一年的紮實訓練，得以良好地掌握到許多論文寫作技巧，並打下評論和做研究的良好基礎，吳老師嚴謹中不忘幽默的教學方式，令我至今印象深刻。再來要拜謝曾非常看好我的已故教授王秀惠老師，老師對我的提攜之情，感激在心，很可惜不能將此作讓老師點評一二，但老師對我的伯樂心，這輩子永難忘懷。

然後謝謝一路走來一同修課、一同討論、一同不知道未來在何方的師大同學們，我這步走了好久，但也終於趕上了，謝謝你們曾對我的叮嚀、提醒和幫助，沒有你們，我真的早就放棄了。謝辭的最後要獻給一位最美麗的女人——媽媽在我論文完成後期，是最挺我的其中一員，她從來不清楚我在師大做甚麼研究，論文題目是甚麼，但她仍然照顧我、接送我，不計較付出，這是最難得的一份愛，我很幸運自己能擁有，謝謝妳，媽，我也愛妳。

旅台日本人的文化溝通和中文學習歷程

以旅居者觀點為核心之研究

中文摘要

本研究以旅居者觀點討論在台旅居日籍人士的生活經驗和中文學習歷程，從社會語言學和文化人類學的觀點探討日本人和外國人交際時會產生的語言問題以及日籍旅台人士在台灣所受到的文化衝撞和適應。並抽出日籍人士在台的中文學習歷程，加以分析和討論以下問題。「為什麼來台灣學中文？」「來台灣除了學中文還有其他目的嗎？」「學校教的中文有用嗎？」等，並從旅居者同時也是中文學習者的觀點來看台灣作為一個國際中文學習場域的優點和缺點。本研究以質性研究中的「訪談法」和「半結構式問卷」針對七名在 2009 至 2014 來台的日籍人士蒐集資料，並以綜合歸納的方式分析訪談所得，從中獲得以下結論。

日本人的「以心傳心」文化模式，已內化到其所使用的語言習慣當中，當脫離了日語這層保護膜時，日本人會感到手足無措，特別是在剛剛來到旅居地和開始學習一項外語時。由於日本社會對日語的意識形態強烈，對使用外語產生排斥，並且由於內化入日語當中的語言「身分制」規則嚴謹，連帶推及到對日語母語者的語言使用要求嚴格，但對不諳日語的外語母語者卻顯得寬容。而從旅居者角度反觀台灣作為一個語言學習場域來看，台灣的中文學習環境擁有世界競爭力一繁簡字都教、教法靈活、思想開放，但在語言中心和培育師資的研究機構上卻仍有值得反思的空間。

關鍵字：旅居者、旅台日本人、跨文化、文化溝通、中文學習歷程

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Process of Japanese Travelers in Taiwan – Analysis Based on a Sojourner's Perspectiv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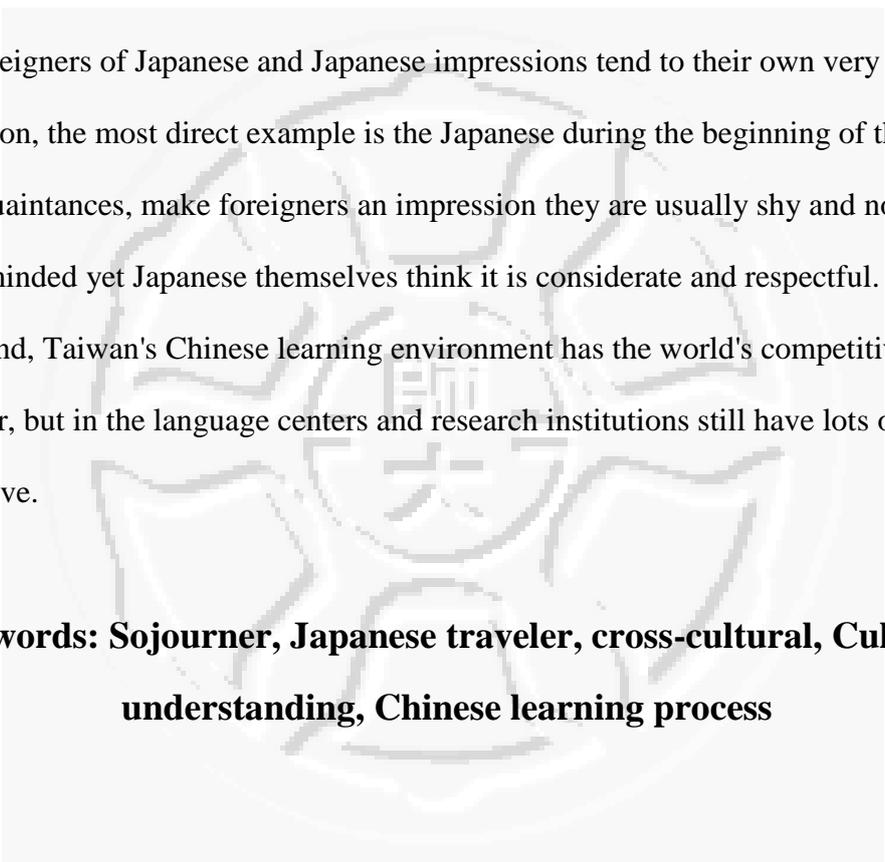
Abstract

This study is based on a traveler's perspective to discuss Japanese traveler's life experience and their Chinese learning process in Taiwan. Discussion from the viewpoint of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linguistics, Japanese and foreign language problems when communication with local Taiwanese people. And the culture shock and adaptation. From the travelers in Taiwan.

In the other hand, Japanese travelers are learning Chinese course in Taiwan as well, this study analyze and discus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y come to Taiwan to learn Chinese?" "There is no other purpose in addition to learn Chinese to Taiwan?" "Does the language center provide useful program to teach Chinese?" Furthermore, it discussed the view from Japanese traveler perils and advantages of Taiwan as a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earning field.

In this study, qualitative study of "interviews" and "semi-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for seven Japanese travelers through 2009-2014 to Taiwan's information and analysis to synthesize the way and the interview proceeds, derive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Japanese "heart to heart" cultural model, has internalized the language to be used (in Japanese) to them, when the Japanese out of this layer of protective film, the Japanese will feel helpless, especially when lived in the aboard or just start to learn a new language.



Foreigners of Japanese and Japanese impressions tend to their own very different impression, the most direct example is the Japanese during the beginning of the silent and acquaintances, make foreigners an impression they are usually shy and not strong-minded yet Japanese themselves think it is considerate and respectful. In the other hand, Taiwan's Chinese learning environment has the world's competitive target character, but in the language center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still have lots of space to improve.

Keywords: Sojourner, Japanese traveler, cross-cultural, Cultural understanding, Chinese learning process



目錄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緣起	2
第二節、研究動機	5
第三節、旅居者觀點	6
第四節、問題意識	9
第二章、文獻探討	14
第一節、旅居者與移民研究	14
第二節、跨文化交際與日本社會	23
第三節、近代日本的外國語學習	35
第三章、研究方法	54
第一節、跨文化研究觀點	54
第二節、研究方法和設計	57
第三節、研究對象的選擇	62
第四節、研究步驟和研究限制	66
第四章、文化溝通	70
第一節、旅居者的心聲	70
第二節、日本人的言談特色	76
第三節、文化衝撞和調適	80
第四節、旅台日本人的類型	86
第五章、中文學習歷程	96
第一節、旅居者觀點下的台灣與中國	96
第二節、中文學習歷程比較	102

第三節、台灣作為中文學習場域價值	107
第六章、結論	112
參考文獻	117
附錄	122

表目錄

表一、日本對外推廣日語機構一覽表	39
表二：訪談型式：連續性模式 (Continuum model)	58
表三、研究對象背景一覽表	64
表四、訪談者中文學習經驗一覽表.....	112

圖目錄

圖一、文化人類學理論建構圖	66
圖二、資料分析策略的要項	67
圖三、質性研究階段圖	68

第一章、緒論

近五年來有關日籍學習者的研究主題包括以語法和師生互動為主要的研究，相關領域於早期側重於漢語語法的研究已經有所變化，在主題選擇和題材分析上，也更為豐富而多元。¹不過，完全從學習者觀點特別是以旅居台灣人士的觀點來看台灣華語教學的環境和中文學習方式則仍感匱乏。鑽研語法和課室設計是華語文教學界最引以為傲的研究，但以學習者出發，從學習者的角度探討中文學習的需求和學習方式，有關於此的研究仍在少數。

身為華語教師的一員，在教學之初，若能正確判斷該課室中學生的學習需求和目的以設計出教學內容和大綱，對學生來說應是最有效的學習方式。而從大學的語言中心出發觀察在台的日籍學生，發現到除了有獨尊以英語輔助中文教學的問題，也發現種種單以教師和教學經營出發卻罔顧學生學習需求的問題。在展開前導性研究之後，更透過有關訪談了解到「寄居」在台灣的外籍學生，特別是日籍學生眼中，有別於台灣人自己認識到的台灣人和台灣社會，基於此本研究提出了身為華語教師應有的跨文化意識和教學觀點。另一方面，當日籍學生提出在剛使用中文時，和台灣人的交際出現困難，更甚者造成誤解之後，才意識到包裹在中文裡頭的日語思維是如何地牽動著日本人思想作為，語言教師教的不只是外在形式的單字生詞，在語言使用上要如何運用，和如何與目標語母語者進行得體的交談也是重要的一環。但日籍學生在母語社會的薰陶之下，往往難以迅速接受目標語的表達文化，因此，站在理解和尊重學生文化的立場，本研究也從日本中文學習近代史和文化人類學的觀點討論日本人的語言思維是因何而生和如何在日本社會中運作。

¹如 2013 年的《日籍學生於華語課堂上之自我評估及師生互動問題》、《中日電視廣告語篇之跨文化分析與教學應用》、2012 年的《日籍學習者的華語學習研究焦慮》以及 2011 年《日本籍地勤人員華語短期密集課程設計》和 2010 年的《日籍學習者學習漢語詞彙之難點》等。

日本人本身具有特殊的民族性，使得西方人眼中的日本和日本人眼中的日本有著不小的差異。²而從日本和中國的淵源，日本和台灣的淵源來看，當代日本人學中文的目的，也從旅台人士的觀點當中擁有了不同的意義。因此，本研究決定採取和一般學界不同的視野和角度討論這個「我們所認識的世界，卻又是我們所不熟悉的世界。」原因在於當焦點一從研究者本身轉移到研究對象身上時，他們眼中的台灣和日本原來和身為台灣人研究者眼中的台灣和日本有著明顯的差異，因此，以這群旅台經驗的日籍人士觀點出發所作的討論，就顯得加倍珍貴和重要。

第一節、研究緣起

筆者曾在大學畢業後有幫日系企業打工的經驗，做的是跟百貨銷售有關的工作。當時一句日文都不懂，卻有機會和許多擁有良好中文能力的日籍工作者共事。日系企業有自己的企業文化、自己的經營方式，在各個方面要求不僅講究且鉅細靡遺，日籍上司對下屬的指點也是從裡到外、從衣著到談吐、說話方式和待客禮儀，都有固定的應對方式和標準，令當時的筆者大開眼界，也開啟了筆者認識當代日本文化的大門。

之後陸續接觸在台的日籍人士，有從事專業工作者、有來台留學者、也有不定期出差者，他們都多少擁有中文能力，不說話很難分得出來誰是日本人，誰是台灣人。但依然能從外表略顯端倪，日本男人會修眉，穿著整齊，說話細

² 知名電影〈藝妓回憶錄〉當中的藝妓本人曾因不滿該電影描述藝妓的手法，而告上法院，並於其後出了自傳《真正的藝妓回憶錄》（芸妓峰子の花いくさーほんまの恋はいつぺんどす）澄清，又一例子是長期受日本學界爭論的《日本人論》一開始是由日本學者自行引進美國社會心理學者觀點來自剖他眼中的日本性格和日本社會，卻難容於日本國內學界因此爭戰不斷，可見得外人看日本和日本人自己看自己有著不小差異。

聲細氣，日本女人外出多半帶妝，舉止斯文，說話非常客氣。同樣是亞洲人，日本和其他亞洲國家不同的地方，並不難從外觀察覺。而在筆者踏入了華語教學界之後，在 2009-2012 年大量接觸了來自各國，有著各種不同學習目的的學生。³在這當中，筆者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即是從日本來台的留學生，不管是自學的、交換學生的、或是公司外派的，訪問過的學生中，只要知道自己來的是台灣，都會非常開心和期待。來之前表示很興奮，很想快點吃到台灣美食，來之後覺得「真的很喜歡台灣，覺得台灣人很親切。沒想到在日本以外，還有一個國家這麼有禮貌。」基於對各種長短期居留學生的認識和瞭解其中文需求後，筆者心想若能有機會瞭解到日籍學生來台的心路歷程，應該會有相當精彩的內容，而真的做完實際訪談後，發現訪談內容的深度和廣度已遠超過筆者當初所設定的期待，其中曾牽涉到的個人生活體驗和生涯規劃、台日文化的衝擊、對台文化適應和文化接觸、到台灣對留學生的政策等等都成為了留學經驗當中環環相扣缺一不可的一環，而這些因素綜合起來的結果足以導致一個留學生決定繼續居留或離開。

不過，筆者此時卻遭遇另一個盲點—身為華語教師的身分，是否應該寫一篇對教學有幫助的論文，而不是長篇大論的討論某幾個學生的在台經驗？為此筆者幾度更改論文方向，甚至無法決定最後的主題何在。直到指導教授一語點醒，在研讀大量華語教學相關文獻之後，發現文獻大部分都著墨於教學法和教師觀點之下的學生學習狀態，鮮少有一篇專以學習者觀點為出發的主題研究。我們都在乎學生如何把語言學好，也在乎如何地要求自己把學生教好，但我們想過這樣訓練出來的教學內容真的是學生想要的嗎？我們有真正的從學生的立場想過，為學生的語言背景做考量嗎？有的話，為什麼語言中心針對日本學生

³筆者按：曾接觸過的外國學生當中，有在大學院校的語言中心就學的，也有憑著交換學生身分享受學校提供免費的中文課程的，也有在嘗試過各種語言機構之後，決定自己創辦私人語言學校的；學生的國籍來自四面八方，來台時間也不定，有從三個月到五年，甚至永久居留。

所研發的教材這麼少，為什麼我們考量的大多是以英語母語者為出發的教學概念而很少顧及日語母語者的語言背景？學習者想學的中文到底是什麼？有沒有可能，說得標不標準不那麼重要，說得道地才重要？故筆者打算做一篇從日籍學習者的角度和想法出發的研究；透過直接的訪談和接觸，瞭解他們在台期間的生活和適應。⁴而在訪談之後，筆者發現當中所涉及到的層面，已經遠遠超過學習中文的部份，因此，筆者打算把題目擴大為旅台日籍學人的生活經驗，Asako Hayashi 曾在其對日籍學童的雙語課程研究中提到缺少研究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對語言學習的影響力因素分析。⁵筆者亦深有同感，大部分的二語習得文獻基於研究工具的限制，為了要產生客觀、準確的數據結果，往往捨棄了文化內在的影響和重要性，但對筆者而言，學習語言當中最重要內容之一就是親近文化，一份抽離掉文化影響性不看，而說要尋找最適合學習者的學習方式研究，對筆者來說欠缺說服力。不過由於文化的影響雖然無所不在，但往往相當抽象而細小，它出沒在日常生活的片刻，非常容易讓人忽略，但筆者打算在本研究中放大來看這種種細微的文化差異和變化，秉持著越容易忽略掉的就越是研究關鍵的意念開始；這亦是本文在相關領域研究中所打算追求的突破。

⁴筆者按：此處專指從學習者的角度看臺灣的中文學習環境、台灣中文教師的教學、以及出教室後，和台灣人的互動、對台灣社會的觀察。

⁵原文為「我們在 Bay 學校(JBP 計畫)發現一個現象是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的影響力。日語為母語的學生(居加州) 平常喜歡看日本的電視節目，買日本貨，有些學生也表示他們很喜愛日本的流行音樂；這些學生也在舊金山的”日本鎮”(Japan Town) 參加各式各樣的活動。可惜的是，因為所有的 Bay 學生對於日本青年文化接觸的程度相仿，而研究卻無提供量化問卷針對文化接觸之於日語語言學習的影響做調查；因此導致本研究無法測出青年文化對於日語學習的因果關係(causal relationship)。」 摘錄自 Asako Hayashi *Japanese English Bilingual children in three different educational environments*, Heritage Language Development Focus on East Asian Immigrants,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頁 145。

第二節、研究動機

從旅台生活的角度來看在台日人，這樣的存在關係，其實在筆者自己之前的小論文也曾出現過。⁶當時筆者接觸到了許多新加坡的菁英學生，他們的第一志願絕大多在英國的學校，而在開始旅英生涯後，開始回頭體認新加坡的好，體認到兩種文化之間的差異，當時筆者用了移民研究和跨國主義的理論來處理這篇文章，尚未意識到所被感動的地方往往在於一些訪談對象所提及的生活上瑣事。⁷本研究談的也是旅居經驗，也是想呈現從出生地文化移居到新文化後所擁有的衝擊和適應，但除了討論這些東西之外，更希望納入文化人類學的觀點，強調所有「看似理所當然的小事，背後都有其文化的支撐力。」⁸以及「對一個人類學家來最有益的事莫過於研究就整體來說有著許多共同特徵的諸民族之間，他所發現的一些差異。」⁹對於本研究來說，聚焦之處在於我們以為台灣人和日本人很相近，但其當中仍有顯而易見的差異。而當眼光放大到兩個民族之中的時候，曾所產生的誤解和歧見背後往往就是肇因於這些我們認為微不足道的差異，而後才意識到正是這些微小的差異造成問題的關鍵。

⁶ 文名為〈從 Merlion 到牛津－新加坡學生的旅英生涯〉，討論兩名從新加坡的菁英小學，到萊佛士初中和女中，然後進入英國一流學府牛津就讀的跨國生涯，當中亦使用了大量訪談對象的觀點來形容他眼中的新加坡，以及英國在放棄對新加坡的殖民後對他們的影響力。

⁷ 比如「每天早上我一起床洗臉的時候，就會想念新加坡的熱水，牛津太老了，她的管線不能隨意拆換，妳沒有親身體驗是很難想像的。」摘自該小論文中一名研究對象的自述。

⁸ 原文為「美國同日本之間存在著根深蒂固的文化差異，這一點眾所周知。我們這裡甚至有這麼一個民間說法，不管我們怎麼幹，他們總是幹與我們相反的事。如果研究者僅僅停留在簡單地宣稱這些差異是如何稀奇古怪，以致於認為這是一個不可理解的民族，如此承認差異的存在，這是危險的。人類學家據其經驗證明任何一種怪異的行為都是可以理解的。按其職業性質而言，人類學家比其他任何一種社會科學家都更多地把差異作為一種積極因素而不是消極因素來加以利用。」摘錄自《菊與刀》，遠足文化，2014年10月，頁79。

⁹ 摘錄自「人類學家還必須使自己習慣於其自身的文化與另一種文化之間的巨大差異。」《菊與刀》，遠足文化，頁84。

第三節、旅居者觀點

在討論何為旅居者觀點之前，需先釐清何為「旅居者」？日本社會學家水上徹男（Mizukami 2007：20）曾指出：「旅居者（sojourner）不朝法律定義的永久移居身分前進，而是一群以旅行為意向的「暫住者」。」旅居的目的，可以是短期語言學習的「遊學」、「留學」、「交換學生」等不同性質的求學，或是商務性地出差或停留如「短居」、「長滯」。而根據日本外務省對於「海外在留邦調查人數統計」的資料中，根據居留時間的長短還有「永住」（定居）的說法。根據金戶幸子從 2004 到 2006 年的調查指出，「日本人移居台灣的例子多半從學中文跟教日語開始，然後定居台灣。」旅居者和一般移民者不同，移民者有著明確的移民意願和意圖，但旅居者多半是持著日後會返國的態度來旅行。¹⁰但旅居者和觀光客也不同，觀光客出國是為了觀光、度假、享受異國風情或消磨打發時間，比如大陸有十一，美國有聖誕新年假，日本也有黃金周。只要休假時間足夠，來到國外一到兩周旅遊是不成問題，只是觀光客的性質就停留在目標地走馬看花跟停留個大景點拍照留念，深入體驗觀光地文化和風土民情是不被時間允許的，觀光客也不在意。因為他們持著「他者」也就是外國人的心態來到目標地，目標地往往所展現在他們面前的也不見得是真實的場景。以台灣而言，墾丁和澎湖的夏季，熱門景點的沙灘海域一位難求，以大陸而言，西安秦俑博物館、濟南孔廟和北京萬里長城等等，為了便宜觀光客行走的立牌和販賣古蹟景點紀念品也成尋常。但卻通常不為旅居者所

¹⁰原文為「如果說，經濟性動機（如工作或經商）、長住的計畫以及集體性的行動，是多數傳統移民的主要特質；那麼在日本的台灣旅居者，則多半是有明確歸期的暫時性短住，並基於一種個別化的文化動機（individualized cultural motive）。」摘自李明璁，〈旅居經驗與觀光凝視的折射／轉向：台灣和日本遊學生的比較研究〉，台灣社會學會年會「研究新世代」發表論文，2011。

第一章 緒論

喜。旅居者嚮往的旅行方式通常為自在的遊走在旅居地間，默默地隱身為旅居地的一份子，肆意享受旅居者對目標地的憧憬和期待，不以一名遊客的身分，而彷彿是當地居民的存在，散步在目標地的大街小巷，遠離觀光地，去當地人才知道的餐廳或小吃店，享受較為真實的風土人情，感受一個當地人在當地的生活。這些感受以日本人旅居巴黎的例子最多。原因是巴黎這個城市恰好滿足了多數日本人對於歐洲的想像。學法語重要嗎？沒有關係，只是取其當中的法式情調。旅台人士來到台灣，也是如是原因嗎？是學中文重要還是體驗生活重要？或者兩者都重要。有多少旅台人士是為了把中文學好而來？有多少學中文的日本人，願意來台灣？再從筆者做的前導性研究發現，停留台灣之後的日本人，在處於「遊學」、「留學」的短期性居留之後，如果不是有非返日不可的理由比如完成學位或工作因素，幾乎所有的受訪者都希望能在台灣多待一點時間。

由於筆者的對象是從語言中心和在台工作的日本人開始，因此所有人都抱有學中文或繼續維繫中文能力的基本目的，此符合金戶幸子所提的「在臺北的國際通婚人士，多半都有學中文的經驗。」而當學中文或在台灣拿學位到了一定時間後，會基於一些理由而開始兼差，所謂的兼差是教日文，也大致符合其所說「在當地就業的日本人有不少當過日文老師。」不過、在筆者的研究對象當中，更有許多例子是超過這類期待，比如「本來只來一年，後來決定再留一年」，「本來只想學三個月，後來決定多學一期，再多一期」，是什麼原因拉長了這些日籍人士的在台居留時間，是以前文獻所較少探究的。

並誠如金戶幸子所言「世面上大部分的日本與亞太研究，仍然聚焦在以知識份子為主的歷史論述或經濟動態的掌握」，「對跨國移動的觀點也以資本、技術和經濟為主的觀點思考，往往仍帶有國族主義的偏見」。筆者也認同絕大多數所謂的日本研究都著墨於以上的兩大主軸，而比如日籍女性的國際通婚，日籍學生來台的經驗和跨文化適應等擁有「旅居者」視角的論述則非常有限，但

其所擁有的跨文化經歷和能發掘的東西卻異常豐富和多樣化。¹¹比如後章所提出的以對象背景做區隔的討論，就可以從旅居者對旅居地的觀察，反思「旅居者」同時身為旅人和當地居民的曖昧身分，並從脫口而出的敬語應用在中文上的弔詭反應出日本人際社會當中內外分明的團體關係，再從份際嚴明的德川時期「身分制」看當代日籍商務人士對公司會社的盡忠文化，以及台裔和日裔人士對自我身分的認同和台灣身為一個中文學習場域的價值等，看似並不相干一群人，卻擁有共同基調的鮮活背景－他們都至少能說中文和日文，他們都有旅居台灣的生活體驗，他們都來自日本——一個被美國學者稱為「菊與刀」的國家。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來看「這是一種「旅於居／居於旅」(traveling-in-dwelling / dwelling-in-traveling) 的共存狀態。」(James Clifford, 1997: 36)¹²

而相關研究分析過在日台灣旅居者的特質，卻未討論到在台旅居者的特質，本研究正好補足了這個缺口，把在台灣的日籍人士視為一個群體，透過一對一的訪談，參與觀察和反思紀錄，從其在台的日常生活和各類瑣事中勾勒出在台旅居者的視野和日台輪廓。¹³

¹¹摘自「旅居者的社會位置經常是曖昧不清的，其身分也隨之混雜—擺盪在旅人與移民之間，有著流動而模糊的認同。」李明璁，〈旅居經驗與觀光凝視的折射／轉向：台灣和日本遊學生的比較研究〉，台灣社會學會年會「研究新世代」發表論文，2011。

¹²原句為「我並非認為地方與家已不復存在，而是說：如今每個人都（或應該）處於某種旅行過程、有著某種世界主義傾向或去領域化的動態。這不是一種無根飄泊的遊牧（nomadology）；相對的，關鍵是要建立比較性的文化研究取徑，以分析「居住與旅行」的特定歷史、使用策略及日常實踐。這是一種「旅於居／居於旅」(traveling-in-dwelling / dwelling-in-traveling) 的共存狀態。」James Clifford, 1997: 36。

¹³筆者使用民族誌的方式來記錄之，或者不能代表所有的日本留台生例子，但詳細而深入的訪談方式，卻發現了在各種不同的環境交互作用當中，日本人同質性高的文化模式特徵。

第四節、問題意識

從研究方法來看，本研究主張以質性研究的觀點來思考和組織架構，原因是「質性研究者在整個研究過程，必須充分理解社會現象是一種不確定的事實。通常，研究者必須在自然的情境中，透過與被研究者密切的互動過程，透過一種或多種的資料收集方法，對所研究的社會現象或行為進行全面式的、深入式的理解。」

本研究在意的不是數據比例，也不刻意歸納出旅台日本人的類型，而是希望能從每個案例中看見其個體與社會互動的關係，其背景文化與旅居地社會文化互動的關係，從旅居者的感知中認識他眼中的台灣，再從旅居者的口中發現研究者所不知道、不熟悉的日本。從文獻探討的角度來看，本節亦以一名二戰時期的美國人類學家理論來支持本研究的跨文化角度觀點。戰時美國學者 Ruth Benedict 曾在其著作《菊與刀》中說，「在對西方諸民族的研究中，一個沒有受過比較文化研究訓練的人會忽視整個行為領域。他把那麼多的東西都視為理所當然，因此他對一系列日常生活中的瑣細習慣和家常事務中一切公認的判斷，當然也就不會再去深究了。但是，當這些最不引人注目的東西被投射在全民族的螢幕上時，它們對一個民族的未來的影響比外交家們簽署的條約的影響要大得多。」¹⁴

這番話說的是文化模式的概念，而類似的概念在比較教育研究中也有提到「文化相對主義者認為不應僅僅研究學校內部的問題，而要特別注意造成各國

¹⁴作者露絲·班乃迪克運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在書中著重描寫、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為及深藏於其行為之中的思考方法，即日本文化的諸模式；通過對義務與人情、恩與責任、義務與義理的比較，考察了日本人的價值體系，從而得出日本文化是不同於歐美「罪惡感文化」的「恥辱感文化」的結論。本段文字摘錄自《菊與刀》，遠足文化出版，2014年10月，頁87。

學校特點的文化背景，民族特性是一國教育制度的決定因素。」¹⁵當中提到的「文化相對主義」是本篇論文的研究精神，其主要觀點「為對任何一種行為的評價都是相對於某種標準的評價，而這些標準來自文化。」¹⁶使用此類比較文化做研究最著名的例子即前面提到的美國學者 Ruth. Benedict，她受當時美國政府委託研究日本人心理以做為作戰方針參考的研究，後集結成冊為《菊花與劍》（後譯為《菊與刀》）。Benedict 在書中開頭寫道身為文化人類學家所必須堅持和秉信的研究態度在於「對該民族日常生活中的瑣碎習慣和家常事務中一切公認的判斷進行深究。因為，當這些最不引人注目的東西被投射在全民族的螢幕上時，它們對一個民族未來的影響遠比外交家們簽署的條約的影響要大得多。」¹⁷

在研究之前，筆者曾想過為某國國民性格做分類或區隔，是否太粗糙以對？就算大部分日本人都擁有類似的外在性格，又怎麼能就此歸類有這些想法的日本人都一樣呢？¹⁸引用自 Benedict 的「文化模式」理論認為，「在任何一个社會中，人類可能產生的行為範疇只能有一小部分得到發揮或受到重視。因

¹⁵這類比較教育學者，否定存在著唯一科學的方法，而更注重研究目的，並認為研究者只能選取少數幾個國家做個案研究，而研究者由於受自身文化的侷限，很難對另一國學校制度做出準確的概括，故需深入到研究對象國的文化背景中做移情觀察，描述分析在一個文化整體中構成教育的一切因素。此主張摘錄自《比較教育辭典》，顧明遠，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

¹⁶「文化相對主義」一詞為美國人類學家赫斯科維次所創，他對概括不同的文化極為反感，對所謂普遍行為極為懷疑。認為只有文化的侷限性和形成性是普遍的。「比較」不是一個概括的過程，而是發現文化的絕對不同點的方法。

¹⁷本段摘錄自《菊與刀》一書，遠足文化，2014年10月，頁87。

¹⁸筆者按：此一質疑來自許多前探研究的受訪老師表示，學生的中文學習態度大多因人而異，雖然他所見到的日本學生大多為這一類，但不能表示這是所有日本學生的學習特色。不過這樣的問題設定，是筆者刻意使然，因為筆者所訪談的教師大多擁有豐富的教學經驗，因此希望訪談對象能大方就自身經驗暢談和比較日本與其他各國學生在中文學習上不同之處。筆者信任訪談對象在教學上的客觀和專業。

此，人們應根據文化發生的來龍去脈來評價文化現象，而不能只偏重於文化特質，即個性的分析。」¹⁹而在戰時對該理論最著名的一段話莫過為她口中「20世紀的障礙之一是我們仍有不少相當模糊並帶有深刻偏見的觀念，我們不僅沒有認清是什麼東西使日本成了這麼一個日本人的國家，而且也未搞清是什麼東西使美國，成為這麼一個美國人的國家，又是什麼東西使法國成為一個法蘭西人的國家，使俄國變成一個俄羅斯人的國家。缺乏這種知識，一個國家就會誤解另一個國家。當彼此之間存在的麻煩不過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差異時。我們卻擔心存在著不可調和的巨大分歧，而當我們談論共同目標時，一個民族卻因其全部經歷和價值觀的影響而抱定一個與我們指望的完全不同的行動方針。我們沒有讓自己有機會去發現什麼是他們的習慣和價值觀念。如果我們這樣做，那麼我們也許會發現某種行動方式與我們所熟知的不同，但未必就一定是邪惡的。」²⁰這番話後來不僅奠定了文化相對主義的研究基礎。²¹並提到一個研究原則：「我們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是瞭解敵人的習性。我們必須理解他們的行為舉止，以便同他們打交道。...我們必須試圖去理解日本人的思想感情、習慣和這些習慣的表現「模式」。我們必須知道在他們的行動和看法背後存在著什麼樣的強制力。而必須將自己作為美國人而據以行動的前提暫且置於一邊，因為每一種見解都是重要的。」²² 日本學者川端武宜對此見解表達尊敬，因為在民主

¹⁹ Benedict 強調應把文化研究的突破口放在把握各種行動和思考方法，在其特殊性的聯繫中形成的整體結構上，即放在分析結構的機能上。此「文化模式」理論對文化人類學，特別是對文化與個性這個領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²⁰ 摘錄自《菊與刀》，遠足文化，2014年10月，頁88。

²¹根據這個概念，即使拿到21世紀的當代也仍受用。Benedict 當時是負有政治任務而開始著手的學術研究，因為日美兩國仍在交戰，無法踏上日本國土作面對面的訪談，但仍從在美國國內的日裔人士和俘虜的訪談中，獲得許多關鍵性的資訊。因此書中也反覆強調了「...所承擔的是一個非常棘手的課題。美國和日本還處於戰爭狀態，在戰爭期間一味譴責敵方是容易的。但要看出敵人通過他們的眼睛是怎樣看待人生的，那就遠為困難了。」

²² 摘錄自《菊與刀》頁81，原文描述為「在1944年6月，回答有關我們敵國日本的許多問題就很重要了。不管問題是軍事的或外交的，也不管是由最高政策引起的，還是由扔向日本後方

主義的發達之下，有足夠的包容性和客觀性來支撐學者的研究自由，學者才得以秉持研究公正，透過客觀的訪查，碰觸到事實真諦，藉以推敲出有意義的根據。²³

對筆者而言，這個理論是個嶄新的突破，它給筆者一直以來對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接觸和觀察下了一個學術性的註腳，正是基於對不同文化的理解和尊重，才讓我們有機會反思自身文化的存在和價值，正是站在一個更宏觀的視角來看待日本人與他們所處的社會，才能察覺到他們的與眾不同，正是需要拋棄原有文化的定見和認為理所當然的道理，才有機會品味日本人和台灣人看似相同而實際上所想已經南轅北轍的行為。因此在本研究中，可以看見的是筆者不厭其煩地描述著學習者生活上的各種小事，可能只是聽見了一首中文歌，可能只是和司機的幾句交談，但誠如 Benedict 所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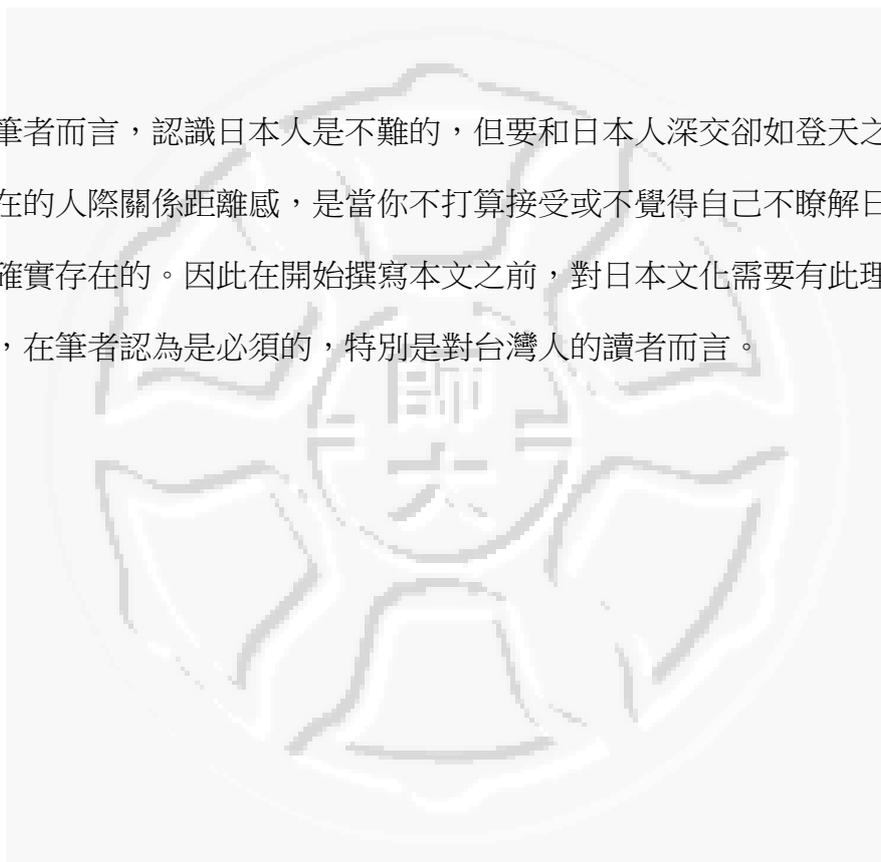
「在對日本的研究中嘗試一下運用這種方法是值得的。不管他的行為和觀點和你的距離是多麼遙遠，...如果這種探索能讓深入到日常交往的瑣事中去，那就更好了，因為這正是人們累積生活經驗的地方。」²⁴

的傳單所引起的，每一種見解都是重要的。在這場和日本所打的總體戰中，我們所要知道的不僅僅是東京當權者的目的和動機，不僅僅是日本的悠久歷史，不僅僅是軍事和經濟的統計資料，我們必須知道他們的政府可能指望從國民那裡得到多少支持。我們必須試圖去理解日本人的思想感情、習慣和這些習慣的表現「模式」。我們必須知道在他們的行動和看法背後存在著什麼樣的強制力。我們必須將自己作為美國人而據以行動的前提暫且置於一邊，盡可能不要輕易地迅速得出不費氣力的結論，認為在某種特定的情況下，我們會怎麼幹，他們也會怎麼幹。」

²³ 摘自日本學者川端武宜「...本書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地方即與那些強迫作家歪曲事實，只寫有利於自己國家的事情、像小孩似地辱罵敵國的國家不同。本書作者的國家是一個即使在戰時也容許作家踏踏實實地對敵國進行保守的科學分析的國家。」（本文原稿最初發表於 1949 年 5 月號《民族學研究》雜誌上，1972 年 4 月作者對原稿略作修改補充後將此稿附錄於《菊花與刀》日譯本改訂第一版）。

²⁴ 摘錄自《菊與刀》頁 79，原文如下「在對日本的研究中嘗試一下運用這種方法是值得的。因為只有當一個人注意到某一民族的常說，人見事之時，他才能充分理解人類學家的這一研究前提，即在任何一個原始部落或任何一個處於文明最前列的民族中，其人民的行為都是從日常生

對筆者而言，認識日本人是不難的，但要和日本人深交卻如登天之難，這當中存在的人際關係距離感，是當你不打算接受或不覺得自己不瞭解日本文化的時候確實存在的。因此在開始撰寫本文之前，對日本文化需要有此理論精神做基礎，在筆者認為是必須的，特別是對台灣人的讀者而言。



活中學會的。不管他的行為和觀點是多麼離一個人的感覺和思維方式總是同他的經驗有些關係的。因此，當我對某種行為越是感到迷惑不解時，我就愈加認為在日本人生活的某個方面存在著導致這種怪異現象的制約因素。如果這種探索能讓我深入到日常交往的瑣事中去，那就更好了。同為這正是人們學會生活的地方。」

第二章、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三節，分別是旅居者和移民研究、跨文化交際與日本社會以及日本近代的外語教育；本研究最初的問題意識為討論在台日本人眼中的台灣，以及使用中文後出現的語言交際問題，因此以旅居者相關研究先歸納出本研究訪談者的特色，然後從跨文化交際的角度討論前述提到日語母語者在台使用中文交際的問題，再追溯至江戶時代的日本社會傳統，探索形成當代日本人交際和語用習慣的原因。最後回溯日本外國語和中國語教育的歷史，討論日本人對外語的觀感和學習態度，由於日本社會的強烈日語意識形態，延伸出日本想讓日語推行到全世界，並兼論中國語教育在日本國內成效不彰的原因，導致想學中文的人士選擇負笈海外，來到台灣者也就成為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對象。

第一節、旅居者與移民研究

筆者查找了旅居者相關的研究顯示，可簡單分成兩部分，一部分為台灣旅人至各國旅行的旅居者凝視（絕大多是歐洲和日本），另一部分是在台旅居者的對台適應和文化溝通以及回國後的反向文化衝擊。²⁵後者將回國的反向文化衝擊分類之，但對於本研究而言，重點不在分類，而在是否能將各個研究對象

²⁵ 相關文獻近年來的有如《反向文化經驗中人際溝通的難題與適應》、《日本旅人台灣印象－旅行凝視的建構與實作》、《樂在異文化：國際寓旅學生之個案研究》、《旅台韓國人士第二語言社會化之個案研究》、*Organizational Socialization of Sojourners In Cross-culture Context - A Study on Workers from Northeast Asian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等

的內心想法立體化和完整化。²⁶比起蒐集大量問卷資料做量化分析，筆者更在意的是如何從個人的生活經歷做有效的提取和以當事人的觀點來反思目標地的文化和風景。因此如何將人物資料歸類不是本研究所致力的追求，能如何客觀地、如實地表述各個研究對象的真實心聲和相對應的旅居背景，並在筆者的時空加以探討和理解才是本研究的重心。

而大部分研究雖針對學生的適應問題和旅居者的觀光身分有清楚而仔細的論述，但尚未見將旅居者背景和中文學習目的結合為一的討論，即使出現了針對中文學習的部分，如《旅台韓國人士第二語言社會化之個案研究》也較局限於學習者在目標國的第二語言使用情形，卻缺少了「旅居者的目光凝視」。²⁷但，這層認知對身為華語教師的筆者而言來說，確存在著關鍵性的意義，因為，「能在認識學生的第一堂課中，精準的抓住學生的語言背景和求學目的，就越能掌握學生的學習動機強度和提供適切的學習方式」，意同對學生的學習需求分析有所掌握，而學生曖昧的雙重身分卻常常被忽略在課堂之外，學生是否只想學台灣的中文或學生的目標是赴大陸工作，針對兩者的教法迥異，因此，認識了學生的「旅居者身分」等同於對學生的背景和需求擁有相當程度的理解，也更能站在學生立場設計符合針對需求的教材和授課方式，這是目前華語文教學領域中較欠缺的一環，筆者盼能從本研究著手，提供微薄貢獻。²⁸

²⁶詳見《反向文化經驗中人際溝通的難題與適應》一文摘要中指出「本研究證實反向文化經驗中反向文化衝擊確實存在，旅居者不僅經歷溝通再適應的過程，也深入描繪出旅居者與本國重要友人在溝通互動上實際遭遇的難題以及彼此解決的方法，進一步發現在反向文化經驗中，旅居者與本國重要友人經歷不斷地自我溝通以及和對方的人際溝通，慢慢的適應本國文化以及彼此的轉變。」摘錄自世新大學口語傳播研究所的一篇碩士論文，民國一〇〇年出版。

²⁷《旅台韓國人士第二語言社會化之個案研究》為近年發表之碩士論文，作者張瑋倫，台灣科技大學應用外語學系，2011年發表。

²⁸此處所指華語文教學相關論文研究，詳見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之網頁，<http://www.tcs1.ntnu.edu.tw/index.php?md=index&cl=gain&at=graduTheory>（閱讀日期2014年11月10日）。

提到目前華語文教學領域較欠缺針對學生背景和文化需求做整體性探討的研究，筆者以華語文研究龍頭，本校的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為例，搜索了近五年來所上碩士論文有關日籍學習者的研究主題。結果發現，包括以語法和師生互動為主的研究在內，相較於早期側重於漢語語法的研究，已經有所變化，在主題選擇和題材分析上，已顯得較為豐富而多元，如 2013 年的《日籍學生於華語課堂上之自我評估及師生互動問題》、《中日電視廣告語篇之跨文化分析與教學應用》、2012 年的《日籍學習者的華語學習研究焦慮》以及 2011 年《日本籍地勤人員華語短期密集課程設計》和 2010 年的《日籍學習者學習漢語詞彙之難點》。由於早期研究不僅側重語法，而且研究的相當精細，以一個語法點開啟的一篇碩士論文，是常見的研究軸心。這類的學術貢獻自不容小覷，因為其理論背景的建構和對實務教學的第一線教師語法掌握具有影響力，不過針對學習者出發的學習需求和深入的探討分析相對來說則成了遺珠之憾。這類需求分析，其實在各篇有關論文的前幾章（學習者需求）當中都曾提到，但卻都缺少精細和深入的進一步探討，對筆者來說殊為可惜。因為以上述提到的幾篇研究為例，作者均為日本人，以其中文非母語者的身分，更能一目了然日語學習者對於中文學習的難點和問題，若能以此為根據，以學習者學習難點和動機分析為主題的討論能一舉變為研究重心，這對於華語文教學學術領域的豐富性和寬廣性無異有正向幫助。

然筆者所在意的，除了考量從母語為非中文者的學習者角度出發外，更希望能精確傳遞這批來台旅居日本人的「旅居者」定位。因為游移在雙重國界、經常性地穿越雙重社會和文化的身分，讓他們的視野與傳統移民者不同，也與只是單純來走馬看花的觀光客不同。他們用自身的眼光觀察旅居地社會，從自身的文化和旅居地的文化互動，從和母語者的溝通發覺彼此交際習慣的不同，再從這些不同中拼湊出自身對於旅居地文化的認識。「何時為異鄉？何處

為異鄉？」「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這句話，說的是香港曾身為殖民地的美麗與哀愁，但此時套用這句話，意欲表達出同樣身為過客（旅居者）的心情。想問問對於久居台灣的日本人而言，「究竟東京是故鄉，還是台灣是故鄉？」

根據前文對「旅居者」概念的定義延伸來看本文的研究對象，則更能貼近真實面，所謂旅居者（sojourner）是「不朝法律定義的永久移居身分前進，而是一群以旅行為意向的「暫住者」」。不同於永久移居者的主張是（比如因為和日本人結婚或在當地擁有固定工作），短期旅居者終究必須回國」。²⁹「旅居者」終需回國的特徵也清晰了其和「移居者」的分野。³⁰ 不過是否旅居者都始終如一這個特徵，而在旅程的最後都踏上了歸途呢？若選擇了留下，會是用什麼方式留下？在後面的論述會再提到。再者，有些身分較複雜的旅居者，比如日裔或台裔人士，當他們作為旅居者停留台灣時，又會產生甚麼樣的文化刺激或衝撞？這些也將在以下討論。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來看，近年來因應世界人口流動所產生的問題，也衍生出的新的研究角度即「**複數場域的民族誌**」，由於人口已不再單獨長期停留在某一個地理位置，而是不斷遷移，甚至往返頻繁，因此從其長期居留的幾個場所做田野調查的研究顯得有其必要性，因為對象同時受到來自數個不同地域、文化和社會的影響，複數場域的研究概念變成研究此類對象，本文稱之為「旅居者」的人士所應有的核心意識。

若再換一個方式，從跨國研究當中的「離散族裔」角度來看，「離散族裔」一開始指的是居無定所的猶太人，漂流世界各地，四海為家，但擁有同一

²⁹李明璁，〈旅居經驗與觀光凝視的折射／轉向：台灣和日本遊學生的比較研究〉，台灣社會學會年會「研究新世代」發表論文，2011，頁6。

³⁰ 同上註解引自當中一段「在進一步區辨下，日常行為、文化傾向與認同轉變等方面之差異（Uriely 1994；O' Reilly 2000）。關於「旅居者缺乏融入異國社會之欲望」的論述命題反覆出現，研究者多將此歸因於「旅居者皆有明確之返鄉預期」（Anwar 1979；Robinson 1984；Anthias 1992）、甚或因此發展出一種「對故鄉的理想化感受」（Buijs 1993；Holohan 1995）。」

認同。早期學者認為「離散」(diaspora)是指一群對原民族國家社群有認同感，長期居住在世界各地，卻持續和意識認定上的「母國」保持長期聯繫者。³¹而近年來的離散概念被解釋得較為廣泛，主要可指一群在移居地成為少數但身分認同介於母國和移居國之間的「中間少數人」。(Middleman minorities)而對這個對離散內涵有所改變的定義，則被冠上了「跨國移民」的稱號，意指一群擁有至少兩個棲身地，時常性的遷移，不特定屬於某地卻深入參與兩地社群活動的人。本研究的對象跟這類跨國移民的屬性比起，仍有一段差距，畢竟來台灣的時間有限制，不管從來台目的和相關法律規定來看都是，一般不會超過兩年，因此作為跨國移民的身分並不相襯，但對於某幾位長期往來台日兩邊的商務人士來說，則貼切地說明瞭他的情況。對於國家認同來說，旅台日人無疑不會否定自己日本人的身分，但有幾位訪談對象（居住五年以上者）則很自豪地自稱「我也是台灣人」，這類對台灣旅居地產生了強烈認同，這是研究當中非常有趣的發現。而由於工作需要，需要不斷地穿梭兩地，在兩地工作的情形，也衍伸出了這類「我的家不在台灣，也不在美國，在我的行李箱裡。」這樣的感想。因為哪裡待的時間不長，最長的時候反而是在候機室或機場，劉宏就曾在其〈跨國華人：實證分析與理論思考〉當中提出了這類人士的「非地域性」(deterritorialization)特徵和其四海為家(home away from home)的事實。「他們是生活在新的心智地圖”a new mental geography”當中，對他們來說，距離已經消除，他們可以 here and there at the same time，他們是居於旅，旅於居。」³²「他們也

³¹ 詳見〈全球化、跨國主義及華人跨國模式〉，譯自 *Globalization, transnationalism, and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Ivan Light, 該文為作者於執教學校 UCLA 的一篇研究，於 2007 年發表。譯者時為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海外華人組學生葉育婷。Chinese Ethnic Business: Global and Local Perspectives, edited by Eric Fong and Chiu Luk. London: Routledge, 2007。

³² 「居於旅，旅於居」之說法出自 James Clifford ”Traveling Cultures” in *Cultural Studies*, ed. L. Grossberg, C. Nels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104-108。

可以不完全認同亞洲，也不全盤接受西方。」「他們是第三文化的建構者，而超越了在兩地文化掙紮，超越了排斥心理，反而塑造出一種更具彈性，更靈活的文化包容性。」這類跨國人士，在世界嶄露頭角的人比如吳宇森、陳冲和譚盾等。這種參雜文化(Hybridity Culture)更具生命力和創造性，因為它的基礎是創立在全球性下的產物，是文化碰撞和協調過後的結果。³³「這樣的生活模式使其習慣於雙重文化，不需要刻意同化於哪一邊，藉由流動的生活實經驗，時常性地流動其認同。」最常見的標準問題就是，「Where are you come from?」這麼簡單的一個問題，讓跨國移民卻很難回答。

而根據以上分類，回頭看筆者的研究對象，會發現他們大多是來台停留一年到數年之後離開，他們擁有所謂旅居者的身分，又還沒有長到日本外務省所訂的「長滯」或「永住」，但根據台灣移民法規規定，日本在台人士，拿觀光簽證只有三個月的效期，超過就變成非法滯留。於是常常聽到日本學生說到「我下禮拜必須請假，因為簽證會過期了，必須離開台灣再回來。」，因此，就目標地來說，在觀光客和移民之間，「旅居者」是介於其間的新身分。再從筆者做的前探性研究發現，停留台灣的日本人，若除去觀光不算，處於「遊學」、「留學」的短期性居留之後，如果不是有非返日不可的理由比如完成學位或工作因素，幾乎所有的受訪者都希望能在台灣多待一點時間。由於筆者的對像是從語言中心和在台工作的日本人開始，因此所有人都擁有學中文的基本目的，符合金戶幸子所提的「在臺北的國際通婚人士，多半都有學中文的經驗。」而當學中文或在台灣拿學位到了一定時間後，會基於一些理由而開始兼差，所謂的兼差其實就是教日文，也大致符合其所說「在當地就業的日本有不少當過日文老師。」不過、在筆者的研究對象當中，更有許多例子是超過這類期待，比如「本來只來一年，後來決定再留一年」，「本來只想學三個月，後來決定多學一期，再多一期」，是什麼原因拉長了這些日籍人士的在台居留時

³³ 詳見劉宏〈跨國華人：實證分析與理論思考〉一文，頁8。

間，是以前文獻所較少探究的。並誠如金戶幸子所言「世面上大部分的日本與亞太研究，仍然聚焦在以知識份子為主的歷史論述或經濟動態的掌握」，「對跨國移動的觀點也以資本、技術和經濟為主的觀點思考，往往仍帶有國族主義的偏見」。筆者也認同絕大多數所謂的日本研究都著墨於以上的兩大主軸，而比如日籍女性的國際通婚，日籍學生來台的經驗和跨文化適應等擁有「旅居者」視角的論述則非常有限，但其所擁有的跨文化經歷和能發掘的東西卻異常豐富和多樣化。³⁴比如第五章所提出的以對象背景做區隔的討論，就可以從旅居者對居留地的觀察，反思「旅居者」同時身為旅人和當地居民的曖昧身分，並從脫口而出的敬語應用在中文上的弔詭反應出日本人際社會當中內外分明的團體關係，再從當代日籍商務人士對的會社盡忠文化看份際嚴明的德川時期「身分制」，以及台裔日本人來台創業史和台灣身為一個中文學習場域的價值等，看似並不相干的對象卻又擁有共同基調的鮮活背景－他們都是旅居台灣的日本人，他們都有一定時間以上的台灣生活體驗。

前面所提台灣主流針對日本所做的研究，仍是從兩國政治、經濟、歷史、外交等宏觀角度的論述為主，這也是筆者在做一開始的論文資料蒐集時所感到有趣之處，在筆者接觸過的在台日本研究當中，以台灣大學日文所為首，主要討論離不開兩國歷史、經濟和外交；從東亞所研究著手，則不外乎中世紀之前或之後對中國哲學如何影響日本思想的漢學相關討論；與筆者所接觸到的當代日本旅人和當代日本社會有實際上的落差，而當筆者試圖從日本當地的日本研究著眼時，又發現和台灣有關的目光多停留在日本殖民台灣的政治策略和歷史影響。若想查找和中文、中國、華語相關的研究時，又發現和台灣本地的華語文研究一樣，有獨鍾漢語語法和教學策略的問題；說語法太語法，說實用太實

³⁴摘自「旅居者的社會位置經常是曖昧不清的，其身分也隨之混雜－擺盪在旅人與移民之間，有著流動而模糊的認同。」作者李明璁，〈旅居經驗與觀光凝視的折射／轉向：台灣和日本遊學生的比較研究〉，台灣社會學會年會「研究新世代」發表論文，2011。

用。³⁵但從文化接觸和溝通角度討論的部分則相當稀少而難以單獨集結成冊，是筆者認為必須擁有本類研究的必要性和研究意識。

移民研究中，一般把移民簡單分成長期居留和短期居留兩種。而近年來有一派研究主張從「離散族裔」的角度來解釋移民的特殊身分。文獻中提到的離散族裔一開始是以在世界流浪的猶太人為主，強調一批擁有相同國家認同，居無定所的人，在世界各地漂流。他們沒有國家，卻四海為家。相較於傳統移民理論的落地生根，此派強調移民的居無定所和擅長適應各個地區的生活能力，此一生活能力意謂著雙語、多語能力，雙文化、多文化適應能力，以及久居兩地或兩地以上的生活經驗，此研究從「跨國」角度切入，呼應了上一節在文化人類學領域所提出的「複數場所民族誌」的概念，因為此類人士的國家或文化認同是雙重的、流動的，此類人士的文化適應是雙向的、靈活的，類似研究開展有「第三文化孩子探討” TCKs” (Third Culture Kids)」，有第三文化的多樣性與靈活性，「roots away from roots」，四海為家也是四海為根的概念。³⁶體現了從宏觀角度回看旅居者的概念。且大膽假設這批旅居者如果繼續做為旅居者的身分而存在，長期來看而會發展出的雙重文化認同和一定條件之下所產生的認

³⁵ 中國稱華語教學為「對外漢語教學」，也是自 90 年代開始一門新興的學問，各知名大學如北大、清華、上海華東師大等都有專為對外漢語教學所開的科系和研究所。

³⁶ 跨國主義 (Transnationalism) 意為是圍繞近 20 年來全球化背景下出現的各種跨國現象而發展起來的一套理論。廣義上看，跨國主義泛指“將人們或者機構跨越國界地聯繫在一起的紐帶和互動關係”。狹義的跨國主義則特指一種有規律的、持續性的跨國社會聯繫，例如高密度的資訊交換等。本定義摘自丁月牙著〈跨國主義視角下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教育: 批判與發展〉一文對跨國主義所做的解釋。中南民族大學學報出版，2011 年 11 月。而人類學者從 1980 年代末開始逐漸注意到人類社會與文化在科技發展的脈絡下，人群的流動在速度與數量上都比往日要大規模許多，也產生了多重形式的文化變遷。Ivan Right 在其著作也有相關定義，詳見“*Globalization, Transnationalism, and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Pp. 89-98 in *Chinese Ethnic Business: Global and Local Perspectives*, edited by Eric Fong and Chiu Luk. London: Routledge, 2007。

同流動，他們眼中的家鄉和他們眼中的世界勢必有所不同，所擁有心理和情感上的轉變和流動也異常豐富。當中不乏知名人士如譚盾、陳冲等。

而單就「留學」而言，根據移民研究定義，「留學」屬於短期居留的一種，對跨國研究來說，「留學生」是接收轉化兩種文化的載體。而以台灣留美的高知識份子為例，他們學得了可攜帶知識（portable knowledge），這些專業知識可以讓其行遍天下，比如，科技和醫藥領域。加上其多半擁有良好的雙語能力，高知識份子的留學生，具備了完善的跨國人才條件－雙語、雙文化，對原居地和留學地的瞭解以及迅速適應不同環境的能力。我們可簡單斷言，全球化的時代是跨國人才的時代，而留學生涯，則是培養跨國人才的必經之路。本研究訪談的旅台日本留學生，擁有日語能力、基礎中文能力，來台之後，學習適應台灣生活、和台灣人打交道、融入台灣社會，留學完成之後回到日本，他們所帶回的不只是專業學位和中文能力，更有對台灣社會的認識和理解——從一個外國人的角度理解台灣社會，往往會讓台灣人自己跌破眼鏡，而從一個日本人的角度理解台灣社會，則更有其意想不到的結論。

而對留學者本人來說，他所擁有的「旅居者」觀點可以非常鮮明的襯出臺灣是甚麼樣的社會，更可以藉由拉遠了距離，回頭看自己所生長的日本社會，到底有哪裡不一樣，他與生俱來對人際關係和文化的認知有可能在旅居期間被當地國的文化顛覆和轉換——一個從小必須學習察言觀色，在日本社會說敬語長大的人來到台灣——一個沒有敬語，冬天沒有暖氣的國家，他為什麼還想留下來？

「如果說，經濟性動機（如工作或經商）、長住的計畫以及集體性的行動，是多數傳統移民的主要特質；那麼在日本的台灣旅居者，則多半是有明確歸期的暫時性短住。」該研究分析了在日台灣旅居者的特質，卻未討論到在台日籍旅居者的特質，本文正好補足了這個缺口，把在台灣的日籍人士視為一個群

體，透過一對一的訪談，參與觀察和反思紀錄，從其在台的日常生活和各類瑣事中勾勒出在台旅居者的視野和日台輪廓。³⁷

第二節、跨文化交際與日本社會

全球化的發展，使得國與國間的交往越益頻繁，語言溝通能力也顯得更加重要，各國所擁有的文化背景不同，不同文化的人們之間的言語交際就是「跨文化交際」。³⁸Porter (1990) 認為，跨文化交際研究是對社會事物和看法的文化差異，只有瞭解和理解這些文化因素的差異，並且具有成功地與他文化成員交流的真誠願望，才能最大限度地克服這種看法差異製造出的交流障礙。」因此透過跨文化交際的認識提高人們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促進文化間的理解和交流。³⁹文化背景知識和價值觀會體現在我們交際時的言語和方式中，在跨文化交際時產生影響，這些影響主要在詞彙和語用兩層面。以語用為例，每個文化的成員都有共通知識（背景知識、文化知識）在此之下所進行的交際都須遵循共通的語用準則。語用準則是「對理解話語和抓住言外之意提供必要的前提，以及對語法所無法做出合理解釋的語言現象提供功能解釋，語用準則貫串於語言交際活動的全過程。」⁴⁰而反應到教學使用上，則有一門教學法使用上述理論進行名為「溝通交際教學法」：強調表達的內容，不苛求語言的形式，對學

³⁷使用民族誌的方式來記錄之，或者不能代表所有的日本留台生例子，但詳細而深入的訪談方式，卻發現了在各種不同的環境交互作用當中，日本人同質性高的文化模式特徵。

³⁸ 摘錄自〈跨文化交際詞彙在溝通交際教學法中的意義〉一文，林柔佑，臺北市立教育大學，2009。

³⁹ 摘錄自〈對外漢語教學研究〉一文，李曉琪，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頁103。

⁴⁰ 詳見〈跨文化交際與文化因素教學綜論〉，張伯敏，海南師院學報，1996，頁57。

習過程中的錯誤有一定的容忍度，不影響交際的錯誤就不刻意糾正。⁴¹而影響交際的錯誤指的就是在跨文化交際中因文化差異所產生的干擾。

語言教學中，往往因為不同文化所展現的內涵不同而產生交際困難。因此，詞彙、語用、交往習俗等在文化交際層面上十分重要。以詞彙為例，往往除了本身所指稱的概念意義外，尚有文化附加意義，文化附加意義是指「一個詞在指稱實物同時所蘊含的特定民族文化資訊。」這就是概念意義之外的「伴隨意義」，不同文化的伴隨意義不同是產生交際誤解的主因。⁴²而在語言初級學習階段，若不能理解目的語文化，最容易產生文化衝擊。

舉例而言，當筆者尚未具備跨文化意識的時候，往往和所謂外國人溝通時產生很大的溝通障礙，比如美國人喜歡約一群人出遊，不管當中是不是都是熟人，這類的邀約往往不去也沒關係，不回信也不顯失禮，但對台灣人或日本人來說，朋友邀約不管去不去都應該表態，尤其是日本人，文化教導他們即使不去也不能傷害對方感情，所以在婉拒的回信當中，最後一定要說「下次請再邀請我」。而台灣人當被問到要不要赴一場不那麼想去的邀約時，也往往會以「再看看吧」或「再說」來表示意見，雖然看起來不是拒絕，但已經具備了我應該不會去的意味。如果對該文化不瞭解的人，可能就會因此感到困擾，不知道他到底是去或是不去。

而以筆者在訪談過程的經歷為例，大量出現了日本人在面對面時對筆者的訪談熱切程度和用書信筆談甚至由於回國而要以 skype 網路方式連絡的消極程度出現明顯對比。幾乎所有的訪談對象在只要不是面對面訪談的方式，都產生非常消極且近乎失蹤的現象。即使當中有和筆者相當熟稔的人，也會在事隔多日的回信中表示「不好意思，這麼晚回信給你，我……」或是「其實日本人在

⁴¹ 詳見〈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簡論〉，劉珣，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02，頁 96。

⁴² 摘自〈對外漢語詞彙及詞彙教學研究〉，孫德金，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頁 154。

離開這個環境之後，會失去連結的原因是因為回國之後，對國內自己當下所處的那個環境重新建立關係，你也知道日本人跟人的相處很麻煩，通常在忙完自己那個環境的人際關係後就不會有時間管其他地方的了，所以我覺得在回國以後失聯是很正常的。因為他覺得對你沒有一定要回覆的責任了。」

同樣情形，在討論日本人到外國，不妨先來瞭解日本國內是怎麼處理外國人來到日本如何融入日本社會和理解日本文化的問題。日本政府為了使國家和國際間接軌，除了大量鼓勵各級學校作國際學術交流和歡迎留學生來日就讀之外，也提升了外籍教師來日的人數。⁴³ 而相應而來的問題，在語言學習上不免就碰到了跨語言和跨文化交際時的現象，外國人第一次到日本，不明白日本的風土民情，不瞭解日本人的交際習慣，沒有日本社會「以心傳心」的功力，只是學會了一些粗淺日語就上陣使用，帶著西方文化的心態來使用日語，可以想見在和日本人交際時所會產生的疑惑和困擾。而因應國際交流而出國作交換學生的日本人，也往往因為進入到新的文化和新的社會，必須在沒有敬語使用的情況下和人交際。在無從使用敬語判斷來人親疏和階級關係時，難免也得面臨到相對應的文化衝擊。語言教學中，特別是母語和目標語文化差異較大的時候，教師需特別注意指點學生有關跨文化交際的部份，而跨文化交際的具體應用則是牽涉到語用的功能。比方，日本人慣以委婉方式作為回絕他人的辦法，表面上說「聽起來很好，真不錯」，接下來卻接「有事了，下次請再約我！」，大抵就是採取了迂迴的拒絕表示。通常不明就裏或沒有習慣讀空氣的外國人，就會開始產生困惑。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這是語用學當中被廣泛討論到的問題。根據日語中廣泛出現的委婉語功能，筆者做出了以下的統整和介紹。

語用學是研究語言在具體環境下如何運用的學說，「語用學研究是在不同語境中，話語意義恰當地表達和準確地理解，尋找並確立使話語意義得以恰當地

⁴³ 資料來自日本文部科學省，國際交流基金會 <http://www.tyunichitaisyoo.com/index.as> (閱讀日期 2014 年 7 月 18 日)。

表達和準確地理解的基本原則和準則。」我們是在言語交際的總框架中闡述話語意義的恰當地表達和準確地理解。這裡，「話語意義的恰當地表達」是指說話人針對不同的語境把自己的意圖選用恰當的言語形式表達出來；「話語意義的準確地理解」是指聽話人依據說話人已說出來的話語的字面意義和特定環境推導出說話人所說話語的準確含義。言語交際是雙向的，語用學強調聽話人的準確理解，因為只有聽話人理解了說話人所說話語的準確含義，才可能達到最佳交際效果。⁴⁴

日語在語用學中最突出的特色莫過於「禮貌原則」。

「委婉表達方式的研究是語用學研究的一部分。20世紀80年代初期，英國語言學家利奇（Leech）在基本上支持格賴斯“合作原則”的語用學理論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禮貌原則”。」⁴⁵

具體包括：**得體原則**，使他人的負擔最小化，他人的利益最大化；**寬大原則**，使自己的利益最小化，自己的負擔最大化；**讚譽原則**，對他人的責難最小化，對他人的讚賞最大化；**謙遜原則**，對自己的責難最大化，對他人的責難最小化；**一致原則**，使自己和他人的不同意見最小化，自己和他人的相同意見最大化；**同感原則**，使自己和他人的共同感覺最大化，自己和他人的不同感覺最小化。⁴⁶

⁴⁴ 摘自何自然編著，《語用學概論》，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12月，頁3。

⁴⁵ 格賴斯(Grice) 語用學始祖，1967年在哈佛大學作《邏輯與會話》(Logic and Conversation)的演講時，提出了語用原則之一的“合作原則”(Cooperative Principle, 簡稱CP)。

⁴⁶ 此類原則均包含在會話含義底下的禮貌原則，最初由英國學者利奇 Leech (1983) 所提出，為補充合作原則所表示的「禮貌原則」，意思是既然遵守合作原則，那麼人們為何不在言語交際中直接地說，反而總還是間接地表達意思。

在語言交流過程中，語言的凝練是相當重要的。「日本人不太喜歡直接表達自己的想法，發話人要儘量避免毫無掩飾的表達方式，而使用委婉的表現是一種常見的表達方法。」眾所周知，日語的文體形式雖然可以簡單地分為敬體和簡體兩種形式，但是在具體的使用過程中絕不可以理解為敬語就是禮貌的表達方式，簡語就不是禮貌的表達方式。需要明確指出的是委婉的表現形式和委婉句式的應用，才是禮貌用語在禮貌原則結合中的具體表現。⁴⁷

而使用委婉語的主要三個原因，除了和中文一樣有避免禁忌之外，還有下面兩項比較突出的因素：⁴⁸

1. 避免粗俗。在人與人的實際交往過程中，在提到人體的缺點、
2. 生理缺陷、年老，人體的某些功能、性行為等方面時，往往使用委婉的說法，用一種令人愉快的委婉有禮的、聽起來不刺耳的詞語來代替令人不快的、粗魯無禮的、聽起來刺耳的詞語。在日本，雖然佛教、儒教對日本文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日本文化從未脫離其最古老的本土文化根源。這種本土文化不僅深深地體現在日本人對自然的崇拜、民間信仰、古代神明和舊式儀式之中，也體現在比中國更為寬鬆的性文化上。但這一切並不等於可以不加選擇地使用與性有關的任何詞彙。以前人們會使用「枕を交わす」、「一夜を共にする」這樣比較老套的說法，而現代日語一般用「寝る」、「やる」來表示。

⁴⁷ 作者並指出通過委婉表達方法的句式就不難看出日語是怎樣運用禮貌原則

⁴⁸ <http://www.cqvip.com/read/read.aspx?id=35849270> 〈論日語委婉語的言談交際策略〉，孫學章，語文學刊，外語教育教學，2010年第9期（閱讀日期2014年7月17日）。上述說法整理自
<http://wenku.baidu.com/view/9d3e672c4b35eefdc8d333fc.html?re=view> 〈淺析日語委婉語及其文化背景〉，劉紅豔，外語論壇，2011年第一期（閱讀日期2014年7月17日）和
<http://wenku.baidu.com/view/280d8c3358fb770bf78a555f.html>，殷二永，〈日語中的婉約語〉，《文教資料》，2012年11月中旬刊。

3. 表示禮貌和尊敬。委婉表達的重要語用功能之一，就是表示禮貌和尊敬。與敬語表達聯繫緊密。在交際過程中，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由於顧及到了交際的對方和場合等，使對方聽起來順耳，輕鬆舒服，使交際活動在語氣溫和、氣氛愉悅的環境中進行，委婉語充當了潤滑劑的作用。眾所周知，日語中有很多的敬語表達，在這裡就不一一羅列了。除了敬語以外，如：「と思う」、「と考える」、「みたいだ」、「らしい」、「ようだ」、「かもしれません」或者像下面對話 B 的表達，A：「いつしよに映畫を行きませんか」B：「すみませんが、今日はちょっと」都是表示禮貌和尊敬的。

造成日語中委婉語使用發達的成因，中國學者陳麗曾在研究中指出，「日本人自古以來的生存環境是形成委婉表達的主要社會背景。日本位於亞洲大陸東側，南北狹長，呈弧狀，與外界接觸少，視野狹隘，閉塞，屬於典型的島國性質。在狹小的國土中，生活著大量的人群，人們住在一起，稍有舉動就會影響到周圍的人。一旦破壞了人群關係就會被視為外人，就沒有了生存的可能。在這一人群中生活，客觀的表述事實、資訊，會涉及到對方的利益，所以大家都避免直接表達。」

「從日本的民族構成來看，少數民族的人數是極其少數的，所以可以說是一個單一民族的國家。作為單一民族，其心理有著高度的統一性。日本人相互瞭解，即使不多說也能表達自己的感情，對方要表達的事項以及心理變化自己也早有所體會。所以，日本人在交流時就養成了“以心伝心（以心傳心）”的習

慣，這對日本人的語言表達有著重要影響。使用委婉的表達實現了日本人“以心傳心”的效果。」⁴⁹

另一研究也指出，在交際中，日本人所具有的「以心傳心」意識有「緩衝」功能。⁵⁰在這種「緩衝」之下，聽話人提前有了心理準備去接受被拒絕的衝擊，因而不會受到傷害，也體現出說話人照顧的心情。因此，在日語的「拒絕」表現中，亦能看到日本人的「照顧」表現。⁵¹文化和心理意識的不同在日常交流中很容易引起誤解，因此在跟外國人交際時，必須注意拒絕對方請求的措辭。日本人受「以心傳心」這種心理文化的影響，在拒絕時都表現得很照顧對方。如果不能理解日本人的語言心理，在日語的學習中就不能理解其表達方式，也就不能順利地跟日本人交往。從上可知日本社會所獨有的氛圍和文化脈絡對於外國人來說是較有距離，和具有排他性較高的特色。相對來看，有這樣出身背景的日本人來到異國，比方一個完全不講「以心傳心」的國家，會遭遇什麼樣的文化衝擊和適應問題，也就較為有跡可循。以下有針對於此的大量探討。

「...日本下自賤民，上至天皇的十分明確的等級制度，在近代日本留下了深刻的痕跡，從法律上講，只不過結束了 75 年。根深蒂固的國民習性是不會在

⁴⁹ 日文漢字也可譯為「暗默的瞭解」。「以心傳心」這個詞原本是佛教用語，有著「在禪宗裡，把無法用言語表達的佛法精髓於無言中傳授給弟子」的意思。」根據三省堂《大辭林》的解釋，「以心傳心」是指心中所想的事情，哪怕不通過語言也能互相明白的意思。若使用 Google translate 翻譯「暗默的瞭解」會發現日文直接譯為「以心伝心」（此直接使用日文漢字非中文簡體字）。

⁵⁰ 摘錄自早道日語學校當中的一篇專文，全文詳見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51871727/>（閱讀日期：2014 年 7 月 10 日）。

⁵¹ 在“以心傳心”這種文化的影響下，我們經常能在日本人的“拒絕”表現中看到他們的「照顧心理」。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以心傳心」的文化裡有著緩衝的功能。日本人在拒絕的時候較多用“說明理由”和“先行致歉”等消極的表達方式，以起到緩衝的作用。在這種緩衝之下，聽話人就算被拒絕也不會受到傷害，且能體現出說話人體貼的心情。

一個人的一生內消失的。...日本人比任何其他擁有主權的民族都更加習慣於這麼一個世界：人們行為的細節以及各個人所處的地位都有明確規定。這兩個世紀，在這樣一個世界裡，法和秩序是用鐵腕來維持的。日本人學會了把這種精心設計的等級制度看成是安全及保險的制度。只要他們安守本分不越軌，只要他們履行自己的義務，他們就可以信賴他們的世界。」⁵²

日本社會直到如今，都清楚使用著階級制度來區別親疏遠近，用內化在語言當中的敬語，來說明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一個年輕人對長輩不能不用敬語，一個後輩對只差自己一兩歲的前輩不能不用敬語，一個下屬更不能對公司的上司不用敬語，不然是有失禮數，是相當無禮的表現。以下探討的是這種分際分明的心態從何而生，以及如何維繫。

教育學家稻富榮次郎曾說「日本人的自我意識是『無自我性』。」比如日語的主詞常常省略，敬語非常發達。⁵³而政治學者丸山真男（1961）在《日本的思想》中則表達了日本由於在江戶時期實施了「身分制」的原因，使得日本社會的傳統以強調「此人是誰」來決定如何和此人應對，而有別於現代化社會的以「此人能做什麼」強調個人能力的態度；近代日本社會因此常在「此人是誰」的傳統價值觀和「此人能做什麼」的現代價值觀中產生混亂與焦慮。簡單來說，我們也可以中國傳統的「帝王世襲」觀念來解釋，意即血統和身分重於個人能力，只要你是皇帝後裔，不管你個人能力如何，你都是皇親貴族，可以享有特權，你若天資聰穎，很有能力，但沒有身分，無論再怎麼能幹，也只能望天興嘆。而雖然日本西化已久，「身分制」的社會已經不在，但現代語言中所潛藏的既定規則和語法卻恰好暴露了過去曾嚴謹區身分和階級意識的文

⁵² 摘錄自《菊與刀》，遠足文化，頁 235。

⁵³ 詳見日本教育學者稻富榮次郎著作，《日本人與日本文化》，頁 33。

化，以筆者個人和日本友人的交際經驗為例，可感受到日本人這種份際分明的說話方式，比方筆者在不同時間、地方，曾有多次以上和不同日本友人初次見面，日本友人均問及筆者年紀的狀況，一開始筆者覺得對方不太有禮貌，因為初次見面就問及年齡感到很魯莽，而在告知對方之後，對方反應為他們其實是透過年紀來決定自己該用什麼樣的詞彙做交際；比方同齡的話，可視為平輩，不需用太多敬語也沒關係，如果比自己小，到時候買單結帳，自己就應該先買單，以表示禮貌等等。而筆者也問及如果同時有長輩和平輩在場，如何變換語境？日本友人一致表示不斷轉換敬語與非敬語是理所當然的方式，「難道不會覺得麻煩或不小心說錯話？」友人表示，「只有小學生才會不小心說錯或忘記，而通常一說錯，小學校的老師一定會馬上糾正，所以在小學的時候就已經習慣了敬語之於交際對象的轉換。」而「日語總是模稜兩可，不會明確表達肯定或否定的意志。」⁵⁴

意即日本人不認識的人無法很輕鬆的對話，因為不瞭解對方，因此無法找到適用於彼此的相處關係而顯得拘謹。⁵⁵除了委婉語的大量使用之外，如上所述，日本人為了保持適當的距離和不傷害到對方的感情，使用大量的敬語是日語中的另一突出之處。荒木博之（1983）在《敬語－日本人論》一書中強調敬語的本質是自我否定與自我不存在，並以對方為優先考量的一種方式。因為比起主動表達自己的想法，芳賀綏（1979）認為傳統的日本文化更強調間接的表達以及壓抑自我。而就筆者學習日語的經驗而言，對於擁有敬語特色的日語印象為「敬語的存在不是為了尊敬對方，而是為了拉開與對方的距離。因為要保持距離，所以使用敬語；因為和對方不熟，所以藉由言詞使用的禮貌和客

⁵⁴摘自鈴木孝夫於1973年的研究，鈴木孝夫（1926—）為日本著名的社會語言學家，著有《語言與文化》、《語言與社會》、《日語和外語》等著作。

套，來維持這種生疏，而這也反應在一旦對方把你當成自己人或朋友之後，會立刻省略敬語來表達親近之意的態度上。」⁵⁶不過對於身為一個外國人的筆者而言，總是無法適時地掌握日本友人在語言使用上對自己的親疏遠近態度，而往往在感到對方使用了不夠客氣的用詞之後，先會感到不解，之後才慢慢察覺到對方想要拉近距離的心態。從以上列舉的幾項日本人言語觀可看出，日語反映出日本人對於語言使用的部分價值觀，以及日本人在語言使用上所習慣的曖昧、含蓄和迴避的態度。這樣表達自我的態度和集體意識強烈的特色聯繫起來後，反映在學習一個新語言，比方英語上，就呈現出了強烈地排他性的特質，因為日本人相當依賴對方，他們擅長以對方的意見和反應為意見，岩波孝夫在1973年的研究也指出，日本人對外國語的態度一貫表達出抗拒和不積極，這是和日本人傳統上對自身日語所擁有的高度意識形態有關。他們不需要也用不著學外國語，因為在日本社會幾乎用不到，即便因為工作或升學需要而學了外國語（英語），也只是應付公司和教育制度而已，分數的高低遠大於實際上的溝通需要。⁵⁷以下從日本和中國的關係以及日文和中文的區別來理解日本人對於語言和外語的看法。

西方對日本的第一印象大多為「忍者、藝妓、武士道」。美國研究日本的著名學者以「菊花與劍」來概括日本社會。日本人雖以大和民族自居，卻在近代發動大規模戰事，意圖稱霸東亞，呈現種種矛盾。此類矛盾之處，也反應在日本的語言社會觀。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來看，日本是個單語社會，使用日語的人口高達99%，而亞洲社會最看重的英語能力，日本卻在各項主要指標考試敬陪末座，但同時日本是靠國際貿易為生的進出口大國，「國際化不代表西

⁵⁶ 筆者按：舉例來說，日本社會當中的平輩朋友在自我介紹以後，一般就不用ます或てす等的敬語了，對日本年輕一代來說除了說話較輕鬆，也表達了相當程度的熟稔。

⁵⁷ 詳見 Nobuyuki Tukahara *The Sociolinguistic Situation of English in Japan*, 2002, Sociolingüística internacional. Tardor 當中所做有關企業外語使用的問卷調查結論。

化」是日本在現代化成功之後所喊出的口號。⁵⁸因此即使亞洲社會對西方國家趨之若鶩，學習英語成為近代以來各國提升競爭力的主要門檻，日本政府卻難以改變其民間固有之語言習慣，因此即使在 20 世紀初（1920 年代末期）進行了種種的提升英語計畫（如把英語課提早到小學教育中），仍難在提昇全民英語能力方面有顯著成效。而在 21 世紀以來，中國經濟影響全球，日本和中國的貿易關係更難以切割，到中國去、和中國人做生意，此時，學習中文又變成了日本社會的一種趨勢。⁵⁹從歷史觀點來看，日本和中國的關係千言萬語難以釐清，日本社會對中文的態度是否也如日本社會抗拒英語一樣？從社會語言學和歷史的角度來看日本人學中文的心態以及近代以來中文在日本語言社會當中所擁有的地位和角色，在下一節有詳細探討。

日本亞洲研究的泰斗衛藤瀨吉曾說，「一般而言，某一國人民觀察另一國人民時，多半是複眼的。」例如我們一方面嚮往美國的自由民主，卻又批判其校園槍擊和暴力事件，例如我們的年輕人一邊大量觀賞日本戲劇漫畫，享用豐富的日本大眾文化（買日本車、日本電器和飲食），一邊從電視媒體獲得釣魚台之爭或日本首相再度參拜靖國神社的負面消息。而容氏認為，出於中國人之手的日本研究，大多傾向負面，往往偏於消極，並舉出許多中國人研究日本忽略掉的事實，促使我們留意日本在亞洲現代化當中所代表的更積極性，此直接指出了許多中國學者觀察日本的角度有欠平衡。筆者相當認同此點，也正由於

⁵⁸不同語言和方言相互接觸，有可能相互競爭，語言競爭勝負的決定因素是各方的語言競爭力，當中分為政治競爭力和文化競爭力，前者即為政府的語言計畫和語言政策。例如在中國，普通話為政治競爭力最強的語言；後者（文化競爭力）的主張是使用語言背後的文化為強勢或弱勢，比如香港的粵語文化相對於其他文化是強勢文化；而廣義的文化競爭力也包括了教育競爭力，比方在新加坡，教學語言為英語，此即政府訂定的學校語言使用。鄒嘉彥、遊汝傑，《社會語言學教程》，台灣五南出版社，2007 年 6 月。

⁵⁹「語言計畫」也稱「語言規劃」是政府為瞭解決在語言交際中出現的問題有計畫有組織的對語言文字進行的各種工作和活動統稱，它是語言政策的具體體現。詳見鄒嘉彥，遊汝傑，《社會語言學教程》，台灣五南出版社，2007 年 6 月，頁 261。

接受了容氏對於日本研究的觀點，意欲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來探討近代日本和中國的關係，是如何豐富了中文作為一個外來語在日本人心目中的特殊性，相對的，日本在亞洲華人社會的氣氛中，也同樣扮演了相當複雜的角色，深入人心的程度，當我們見到了一群所謂的「外國人」，下意識地他們一定是西方人，而不是日本人，因為如果當中參雜了日本人，對華人社會來說，他們一定是「日本人」而不是「外國人」。同理可證，這也是中文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中文在日本的法定地位是第二外語，但對日本人而言，中文就不是外語，是「中國語」，華僑遺跡就不是異人館或異人街，而是唐人館或中華街。⁶⁰ 日本的文部省大臣曾針對中國官員如何辦好新教育的問題，明快地回答了「推行國語」這樣的答案。⁶¹而日本政府在順應此社會民情和日本人強韌的語言意識之下，轉而把目標放在了日語國際化的目標上，如果不能讓日本人學說英語，那可以讓外國人學說日語這樣的概念，訂為國策，並已取得了顯著的成效。⁶²下有分析。

⁶⁰筆者按：日本的國語原本以京都話為正宗，遷都東京後，改成東京話為國語標準，在明治維新時期只用 20 年就普及了以東京話為日本國語的標準，亦即所有學校講東京話，所有公共場所講東京話。主要依賴兩項措施——為日本十分重視教育，規定從小學到大學都以東京話為教學語言；二實行了在所有漢字注上了假名的讀法，因為有了標準讀法，所以很容易促進漢字讀音的標準化，包括小學課本，報紙雜誌和所有日文書籍中的漢字。

⁶¹在當時意即推行全民共同語，在方言之上，先推行一個全民共同使用的語言。

⁶²劉元滿曾在其對日研究中指出「語言的國際化程度體現出國家的綜合實力，日本在推近日語國際化方面所作的工作是長期不懈的，除了形成一套完善的體系，並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也指出「當今國際競爭越益激烈，語言對國際經濟貿易、政治對話、文化傳播以及維護自身國家文化安全方面的影響越來越重大，體現了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

第三節、日本近代的外國語學習

本章從旅居者和移民研究討論了旅台日本人的類型，並從跨文化交際和日語當中的語用特色介紹日語和其他語言在交際方式上的不同，表達了日籍學生在剛開始使用外語時的困難，並援引國際上的日本學者資料指出日本政府一直想推動日本國內的外語學習和使用，但礙於社會上的語言意識強烈而窒礙難行，意思是一般日本人在日本說日語已經足夠，不需要用其他語言在日本溝通。政府轉念若想國際化、想促進日本和國際間的認識和交流，何不將日語推向全世界？讓日本以外的人來學習日語，如此既可和日本人溝通，也可從日語了解日本文化，故衍生本節的主題－日本如何向國際推行日語。並用同樣的角度討論近代日本「出島」和「唐館」的產生，「出島」是幕府鎖國時期，唯一允許西方國家（荷蘭）進行貿易之地，「唐館」則是唯一允許中國進行貿易之地，兩地都位於長崎。由此可見日本對於和日本以外的國家向來是採取保守和嚴格控管進出的態度。但中國和日本的關係又不然，從唐館討論到「唐話」，可追溯為近代日本最早學中文的歷史，以貿易目的為開端，由唐通事傳授中文，而後黑船入港，日本鎖國時期結束，形勢又為之一變。本節最後以日本中文教學現況概述日本國內的中文教學情形，可做為日本人為何決定跨海旅台的一個因素。

當我們談到語言國際化的問題，應先討論何謂國際通用語。

楊聰榮（2002）提到「語言政策和語言問題的經驗是正面或是負面，採取的角度不同，會得到完全不同的結論。」「以香港為例，在香港討論英語問題，其作用主要是用做跟外界溝通，其政策是為了和國際接軌，利用政策來創造香港境內的雙語或多語世界。」從這個角度反觀日本的外語制定方針，兩者有相仿之處，香港的生活語言是廣東話，而政府機構使用的語言是英語，意思是他們為了要和政府打交道，或做一切和公家機關有關的事就得努力學會英語，不

然無法做事。而日本社會的情況是，日本民間使用日語的比例高達 98%，日語是其生活語言和不成文的官方語言，但是為了因應全球化，政府正式在 1995 年和 2003 年實施了英語教育的政策修訂和改革，這是為了讓日本人能在更大的比例以上，擁有基本的英語溝通能力，而這不是單純為了要和美國或英國競爭（兩國的官方語言為英語），而是由於英語在 20 世紀已成為了國際通用語。亦即任何一個國家想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潮流中，就必須擁有掌握英語此一國際通用語的能力（張紅玲）所謂的國際通用語（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是指來自不同國家的人們相互交流使用的語言就是國際通用語，但這和一般仲介語 (lingua franca)有何不同呢？

Brutt-Griffler（1998）給國際通用語定出四個標準：

- 「1. 是世界經濟科技文化發展一體化的產品
- 「2. 通常與地方語言並存，是多語或雙語群體的主要語種
- 「3. 與一般仲介語不同，它的使用範圍不限於從事社會經濟活動的少部分精英，它是社會各階層學習的對象和使用工具
- 「4. 國際通用語不是靠該語言為母語的人移民到其他地區而得以傳播的，而是由世界各地眾多學習該語言的人得以普及的。」

舉例來說，英語在二戰之後，因為美國的崛起，不管在語言學習、高等教育的交流，甚至社會娛樂的流行，都成為世界各地，特別是亞洲新興地區，比如新加坡、香港、台灣、韓國極力學習的語言，當中更包括了文化的倣效和散佈；而以新加坡為例，擁有身為英國舊殖民地的歷史淵源，雖然新加坡在語言政策上明定國內的四種語言為法定語言，但仍在最大的程度上選擇了英語作為工作語言（work language），這並非是為了行政方便而延續殖民地時期所慣用的語言，而正是為了迎接與國際接軌的全球化時代，開國總理李光耀在當時（1970 年代）就宣佈新加坡獨尊英語的時代來臨和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當時全

島有 3/4 華人都只說中國方言或華語），表示「新加坡境內只有新加坡人，沒有華人。」⁶³；排除了政治因素不看，新加坡政府使用英語的手段為其提升國際地位的意義上變成一個關鍵性的因素。而日本政府根據其特殊的國民性和其歷史背景，也同樣難逃全民學英語的時代，然而和上述幾個地區不同之處在於，日本並非從上至下，全國一心地接納英語包括美國文化在內的語言體，日本民間在相當程度之上，排拒了英語的使用，不管日本政府再如何強力地推行，增加英語在基礎教育的課時或募集外籍教師以提高國人實際運用能力，日本社會在英語能力方面的提升始終有限，而原因根據 Yobukoshi 的意見，則來自於日本社會對日語的意識形態強烈，以及日本社會的傳統價值觀。⁶⁴

從明治維新以來（西元 1868 年），首代文部省大臣森有禮（Aoi mori）曾以「日語是積弱的語言」一說，主張把英語制定為日本的官方語言。（大穀泰照，2009）但未能實現。⁶⁵而當代學者 Nobuyuki Tukahara（2002）則指出了日本國內在語言使用上的排他性和對日語的意識形態強烈，這個現象造成了日本社會在語言上的隔離性（linguistic segregation）也導致有關當局提出的英語政策面臨困境，比如與其他亞洲國家相比，日本國內的大型英語考試（TOFEL、TOEIC）成績始終位居末座（Nobuyuki Tukahara，2002）。而日本政府卻不放棄地一再透過英語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改革，期望能與國際接軌，實際做法是在 2000 和 2003 年的時候，分別提出了將英語提升為官方語言的政策建議以及制定英語教育改革政策”Action Plan”（Yuko goto Butler and Masakazu Iino，2004）期望能透過教育上的改革，進一步提升日本國人的英語溝通能力，而不僅只限於翻譯和讀寫能力（Paul A. Riley，2008）。⁶⁶而深究日本人學習外國語不彰的

⁶³ 詳見湯姆·普魯特《李光耀對話錄—新加坡建國之路》，諾文文化，2010 年 11 月，頁 78。

⁶⁴ 如上段有關「日本人論」所提及之日本社會的集體意識形態。

⁶⁵ 原文為「貧弱な言語」，詳見大谷泰照《混迷お深める，異言語教育への提言》，2009。

⁶⁶ 英語提升為官方語言一說，詳見 Nobuyuki Tukahara *The Sociolinguistic Situation of English in Japan*，2002。

原因，可向前追溯至日本人的「國民性」，如同 Nobuyuki 以社會語言學的角度指出日本人的日語意識形態強烈，因為日本一直以來都是個單一民族的國家（Anthony J.Liddicoat，2007），而明治維新的成功、現代化的成功，又使得日本人重拾一度被西方帝國主義打壓的民族自信，因此外國語之於日本，一直處於一個「語言即工具」（*language = instrument*）的地位，一但國力衰弱，就來學習強國語言和文化，等到國力提升，原本學習的他國語言和文化就被拋諸腦後，當國力再度衰退的時候，再來重新反省接納「異文化和語言」的重要性。⁶⁷而日語作為日本人的身分代表，一直處於超然地位，無須被質疑，甚至沒有立法制定的必要，「*Japanese is a de facto official language, ...there is no legislation defining it as an official language*」，而外國語比如英語，就拿來被當作提升國力的話題和手段。⁶⁸

而回歸日本的推廣日語概念，日本的語言推廣政策，最初其實是以戰爭和殖民統治為目的推行的。過去在 1895-1945 年之間，日本將日語訂為大東亞共榮圈的通用語言，強迫人將日語當作母語來學習。⁶⁹開設學校、派遣教師、設立專門推廣機構和出版刊物，組織嚴密。甚至還接受一批來自殖民地的留學生，但主要為政治服務，不算是真正的第二語言教學。而戰後的日語教學也進入了新的時期，簡單分為三階段：戰後至 1975 年，1975 年至 1990 年，1990 年至今。⁷⁰日本並設有國際交流基金會每年調查海外日本語教育的總體情形，涉

⁶⁷ 日本為一單一民族國家說法，詳見 Anthony J. Liddicoat *Internationalizing Japan: Nihonjinron and the Intercultural in Japanese Language-in-education Policy*,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Discourses*, 2007, 頁 34。

⁶⁸ 原文引自 Nobuyuki Tukahara *The Sociolinguistic Situation of English in Japan*, 2002, *So ciolingüística internacional*. Tardor。

⁶⁹ 當時日本政府禁止除了德語、義大利語之外的所有印歐語系語言和本地語，一律將日語視為母語。《日本的語言傳播政策》，平高文也，北京，語文出版社，2001。

⁷⁰ 筆者按：1975-1990 年之間，有關當局制訂了《出入國管理及難民認定法》實施，簡稱《入管法》；1990 年後，有專門機構負責提供訊息。

第二章 文獻探討

及不同地區、國別、教育階段及學習目的、教師情況、教學情形等多項調查；日本文化廳文化部國語科每年也都會針對國內的日本語教學總體情況作更新，這些調查和統計資料基本上對日本政府調整日本語推廣政策具有極大的參考價值，很多措施都是在此基礎上制定。

下以表概述日本文化廳對其國內日語推廣工作的分工⁷¹

表一、日本對外推廣日語機構一覽表

主要工作	相關負責機構
舉辦研究會、專題研討會	語言文化研究所、國際日本語普及協會、日本語教育協會、國立大學日本語教育研究協議會、大學日本語教師培養課程研究協議會
提供研修、培訓	教師研修中心、國立國語研究所、言語文化研究所、國際日本語普及協會、日本語教育學會、日本語教育振興協會 ⁷²
利用 IT 進行教學	國立國語研究所、國際交流基金會、國際日本語普及協會、國際文化論壇
與大學等機構合作	國立國語研究所、日本語教育學會、日本語教育振興協會
提供基金資助	國際交流基金會、言語文化研究所

⁷¹ 圖表改製從劉元滿一文〈日本的語言推廣體系及啟示〉一文，北京大學對外漢語教育學院，2007。

⁷² 日本語教育振興協會該會就曾在 2003 年針對海外日本語學習機構製作了一份〈日語教育機構接收留學生指導方針〉主要針對各海外日語教育機構收受外國學生的方式、管道、訂定學費標準和學生福利保障等作規範，文長四頁，規範具體詳盡，並在文末列出「違反」一項公告，表示若任何日語機構有違反前述規範，該機構會有處罰方式。由此可見，該機構的執行和運作是具體有效且具有政府公信力，無怪乎許多相關政策會由此依據研擬制訂。（原文詳見附錄）

調查、發行出版物	國際交流基金會、言語文化研究所、國際日本語普及協會、日本語教育振興協會、大學日本語教師培養課程研究協議會
針對海外進行教學	自治體國際化協會、日本國際協力中心、言語文化研究所、國際日本語普及協會、國際協力機構（JICA）
舉辦相關考試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日本國際教育支援協會
援助留學生	日本學生支援機構、日本語教育振興協會、日本私立大學團體聯合會日本語教育聯絡協議會
援助難民、從中國歸國者	亞洲福利教育財團、中國殘留孤兒援護基金會

「近年來國際社會和以及日本社會變化巨大，日本的語言傳播政策也體現出新的面貌。」張西平等認為推動語言傳播的兩條根本性措施是專門的語言推廣機構和專門的基金。日本在語言推廣方面也採取這樣的措施。日本經濟實力決定了該國的國際影響力，加上政府把推廣日語制定為國策，許多措施得以充分實施，保證了日本語教育事業的發展。⁷³日本的語言推廣體系與啟示統一國語後更為了爭取國際地位，讓日語國際化。

在不斷推廣日語國際化的同時，日本自身對於外語的教育政策為何，也是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則可追溯至德川幕府時期的「蘭學」。幕府時期（1636-1860）以來，德川家為了箝制日本國內經濟，避免各藩向海外貿易，採取了鎖國政策。⁷⁴雖然也有禁止基督教來日傳教的原因，但此

⁷³詳見〈日本的語言推廣體系及啟示〉一文，劉元滿，北京大學對外漢語教育學院，2007。

⁷⁴日本德川時代的鎖國令時期一般說法由1636年至1854年，詳見註解53。

一經濟因素不可忽視。⁷⁵鎖國之初，荷蘭成為了唯一可以與日本有貿易接觸的歐洲國家，1641年荷蘭人被聚集到長崎的「出島」。同出島同地位的還有唯一獲准到長崎作生意的中國人，當時也被限制在「唐館」，所有貿易活動和商人居住都在此兩地。比之其他東南亞地區和南亞由東印度公司和教會人士在傳教目的下擬定推廣政策，日本的荷蘭語學習卻是由日方主動培養了荷蘭語的翻譯人員作為仲介者，而且是在全面禁教的氣氛下，學者片桐一男指出，不管是阿蘭陀通詞或蘭學者，貿易、外交交涉和蘭學研究和翻譯才是主要任務，與宗教和語言學習本身並無太大關連。而回過頭來看到蘭學在此時的發展，以及大家耳熟能詳的「蘭醫」，其實是在全面禁教的氛圍下，在1720年由當時較為有開放思想的德川吉宗將軍（Shogun Yoshimune）開放進口非宗教書籍和命人開始學習荷蘭文，「蘭學」至此成立。荷蘭語學習一開始被納入蘭學的領域，從口頭學習一直到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商館後，在工作過程中以邊聽邊說的方式學習荷蘭語，片桐一男指出，當時邊聽邊學所記錄下來後集成的《和蘭文譯》可能是依據當時在荷蘭境內埔籍的教科書寫成。⁷⁶當時日本人學習外語的主要辦法是以師徒制傳承方式為主，一般上是和老師學習，一個字一個字背誦之後藉著荷蘭文字典學習閱讀。1788年，出版了《蘭學階梯》的大規玄伏則在江戶開了私塾，教授荷蘭語。⁷⁷

綜上所述，此節藉由社會語言學的觀點來探究日本政府在面對幕末以來受到外來文化的挑戰與衝擊時，是如何調整與因應，以及當面臨全球化時代的衝擊時，日本是如何透過政府在語言政策上的施政來維持日本在二戰後重新奠定

⁷⁵ 鎖國令的頒布（1636-1854），1636年，日本的江戶幕府為了徹底禁止基督教傳入日並割斷西南諸藩同外國的貿易，頒布了一系列鎖國令，開始了日本歷史上長達二百多年的鎖國時代。1854年3月，美國強迫日本幕府簽訂了《日美親和條約》，日本被迫開埠通商。

⁷⁶ 詳見片桐一男《未刊蘭學資料書誌的研究Ⅱ》，東京：yomani書房，2006。

⁷⁷ 參見徐興慶〈德川幕末知識人吸收西洋文明的思想變遷〉，《臺大歷史學報》40，2007，頁149。

的國際地位。以及，近年開始興起的「全球華語熱」，又對日本政府和社會形成了什麼樣的衝擊。說到華語熱，就不能不提到中國大陸的崛起，而和日本在近代史上羈絆頗深的中國，又在日本學習外語的進程上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先從日本對中國的心態來看，近代開始新興的「日本人論」研究中，歷史上和日本有千絲萬縷關係的中國，卻獨獨不在這門研究中見其身影，由此可作的推論為近代以來的日本是多麼渴望擺脫與中國文明和文化的網綁。但實際上卻已難撇開曾在文明和文化的發展過程中受到中國的深遠影響。⁷⁸本研究的對象來台的目的主要是學中文，而日本近代學中文的開端為何，為了什麼目的而學，詳見以下分析。

德川時期的海禁政策，使得全日本唯一的通商口岸長崎，成為唯一能和西方船隻和唐船交流的港口。⁷⁹與荷蘭人略同，幕府開放長崎一地給中國人通商。而相對應於「出島」，中國人（唐人）被限制在「唐館」一處作生意。⁸⁰唐通事的主要工作地點也在於此。根據「唐館圖考」可見唐通事主要工作為翻譯、管理唐館內中國人的秩序以及排解糾紛。⁸¹而主要任務也並非教授中文，是為了進行貿易和外交任務所安排的職務。但不可否認的，唐通事的存在成為了在近代日本境內最早的中文教師。⁸²德川時代雖然進行全面鎖國，但也因為

⁷⁸ 其在 1995 年香港大學所舉辦的「日本與亞洲華人社會」研討會中，討論提及「亞洲海域內的華人社會和日本之間那種刀割不斷的關係，這種關係的形成一般說緣於中國與日本的地理位置上的接近，即所謂一衣帶水的關係」，本文後收錄於《日本與亞洲華人社會》一書的導言當中，由商務印書館發行。

⁷⁹ 筆者按：所謂的西方船隻，其實也僅限於荷蘭船，當時的荷蘭，在航海時代是首屈一指的強國。

⁸⁰ 當時，德川政府為有效管制來往唐人和貿易商品，設立「唐館」做為唐人貿易居住的區域。

⁸¹ 據山協 1969 年的考證，唐通事除了處理貿易業務外，也負責訂貨、提貨，向奉行報告（長崎作高行政官），如果有中國商人或船員犯罪，唐通事還可以審判，因此除了中文能力外，也同時具備各種專業知識。

⁸² 當時進行所謂中國語的訓練主要是為了和中國人進行貿易和外交交涉。

商業需求，開放中國人和荷蘭人進行貿易。⁸³不過為了避免走私和流入不當的物品，日本當局嚴格管制了該地的出入商人和貿易內容。「唐通事」也居住在此，管理著大大小小繁雜的外交事務，而除了中文教學也有從事對外貿易的雙重身分。⁸⁴而根據辛保羅（2003）的研究顯示，唐通事的職位採世襲制，除了擔任翻譯，還兼教育子弟，規劃課程和編輯教材的工作。明治維新之後，日本開放門戶，長崎擔任商貿流通的階段性任務結束，但用現在的眼光來看，唐通事仍然是具有漢語口語專業的翻譯人才，而當日本政府要和清廷建交時，才意識到需要中日翻譯人才的迫切性。⁸⁵西化開始之初，1878年東京銀座的「樂善堂」眼藥公司在漢口和上海開分店，派遣青年社員到中國銷售能治療砂眼的眼藥，販賣需要會中文，在當地開設分店也需要和當地中國人交涉。這是首度日本人藉由貿易之因，在中國進行的中國語教育訓練。由此開始，中文學校開始設立

日本後來在上海成立的「日清貿易研究所」是規模最大的一所，至此，日本延續著江戶時代傳統的貿易中文訓練來到中國本土。⁸⁶基本上這些中文學校的教學方式，傳承了自長崎以來的唐通事「家學」教法，教學特色後有補充介紹。不過，我們需首先知道的是唐通事主要精通和教學的都是南京話，而到中國設立中文學校所傳授的則以北京官話為主，即當時所謂的「支那語」，魚返善雄論及此南北差異，曾說「支那語分南北，南支那語和北支那語當中的差

⁸³ 長崎在 1571 年正式開港後，自 1639 年至 1858 年（安政 5 年）200 多年間，江戶幕府採取鎖國政策，日本商人禁止出國，使得長崎成為唯一開放給中國和荷蘭人進行貿易的港口。詳見原武道編，《日本與亞洲華人社會》，香港商務印書館，1999，頁 22。

⁸⁴ 詳見劉序楓，〈德川鎖國體制下的長崎港與中日貿易：以居留地「唐館」為中心的考察（1689-1868）〉，《2009 海洋史學研討會會議論文集》，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出版，頁 8-9。

⁸⁵ 雖然唐通事精通的多半是南京話，和清廷官員使用的北京官話不同，但他們仍然是當時唯一的中國語教育專家。

⁸⁶ 日清貿易研究所成立於 1890 年上海，更早有亞細亞學館和東洋學館，成立於 1884 年，可算是日本近代在大陸設立的首間中文學校。

距，相當於英語和北歐語言的差距，而支那語和日語間的距離更別說了。」⁸⁷言下之意，指出南方話和北方話差距懸殊這點，日本人也是明白的，因此為了提升交際功能和實用性，中國本土的中文學校也重視方言教學。⁸⁸但日本當時用了「支那語」指稱中文，其意涵也令人玩味，支那語此詞提示了近代日本人對於當時中文的輕視和停滯不前的中文教學，因為他主要是指當代的口語中文，而不具有任何傳統文化上的價值。⁸⁹具體而論，當時在中國建立的中文學校，目的都在為將來的貿易活動打基礎以及透過學校蒐集中國各地情報，而從這些學校畢業的畢業生，除了擁有中文的溝通能力外，也同時擁有豐富的貿易知識和對中國貿易情況的瞭解。因此，以東亞同文書院為例，畢業校友除了在中國當地作生意，回日本擔任官職，也有自己在中國開公司和進入銀行界、工業界和報業工作，顯示學生都對中國擁有一定程度的認識，而培育出這些專業人才的外語訓練學校，對當代來說，已經是相當有效和前衛的外語教學課程，學校本身卻隻字未提外語教育的部分，促進中日貿易活動為目的的訓練仿佛才是這些學校的共同使命。

「中國對日本的研究，很多其實是帶著複眼看彼此的文化，中國對日本的許多
評價其實並不公平。」⁹⁰

⁸⁷ 摘自魚返善雄所著《日本語，支那語》，其為東亞同文書院之畢業校友。

⁸⁸ 後來到台灣編纂了台灣話教材的禦藩雅文，在日清貿易研究所時曾編輯上海話課本，東亞同文書院也曾教授廣東話和上海話課程。

⁸⁹ 安藤彥太郎在 1996 年所提出的說法，支那語指當時中文口語，和傳統儒家文化都不相關。

⁹⁰ 詳見原武道編《日本與亞洲華人社會》一書，台灣商務出版社，1999 出版。中國學者錢婉約也在 2007 的研究中對中文在日本的語言身分有著如下註解「近代日本中國語教育的發展經歷了曲折的道路，歷史上中日語言水乳交融的關係掩蓋了中國語作為”外語”的身分；而近代以來日本走向西化的基本國策，使得中國語淪落為”胡同語言”；而後隨著戰事發生，中國語又變成為侵略服務的”戰略外語”；因此中國語在近代所遭受到的各種特殊待遇，使得它無法和其

當我們提到日本和中文時，日本大學生第一個想到的是「漢字」，再來是中國，然後是毒奶粉和觀光客。⁹¹後面的研究分析也會提到當代日本學生對於到中國留學的看法，「那年申請台灣的人變多了，因為大陸那時候在砸日本的汽車工廠，大家覺得危險。」⁹²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和中國一直無法客觀地看待和日本相關的課題一樣（容應莢，1999），日本近代以來，對待中文的態度也無法全然理性和客觀，日本思想家把近代中國評得一文不值，連同中國文字一同打入冷宮。⁹³當時的知名教育家福澤諭吉（1835-1901）提出了「脫亞入歐」論，表示近代日本的對手只有歐美各國，日本社會只需要跟歐美各國競爭與學習，直接排除了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各國。⁹⁴二戰前的日本，也一度把中國語和韓國語列為不登大雅之堂的外國語，認為這兩種語言沒有資格在一般大學殿堂內教授，即錢婉約所指的「胡同語言」。⁹⁵而二戰期間，又因為戰略需要，中國語被當作潛入中國境內蒐集情報的間諜工具，為政治服務，直到二戰之後，美日簽定停戰協定，日本不再擁有侵略性質的軍隊之後，中國語才非常緩慢地找

他英、德、法語教育一般，得到客觀正確的對待和重視，因此等到學科意義上的中國語教育在戰後全面展開時，已晚了近半個世紀。」

⁹¹ 筆者按：此說法在 2011 年筆者修華研所一門遠距離教學課時，紀錄師大和早稻田大學合辦的視訊教學當中的一段。老師針對日本學生對中國的印象提問，當時一名早大學生的回答。

⁹² 詳見第四章第四節，研究對象 G 的形容。

⁹³ 詳見南博，《日本人論》（にほんじんろん）Nihonjinron，1994 年出版。

⁹⁴ 福澤諭吉（1835-1901）日本近代知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慶應私塾大學的創立人。當時報上《時事新報》發表的著名短文《脫亞論》，被後世視為日本軍國主義的首名思想倡導者。該文積極提倡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應放棄中華思想和儒家精神，吸收學習西洋文明。而基於優勝劣汰的思想，他認定東方文明必定失敗，因此呼籲與東亞鄰國絕交，避免日本也跟中國一樣被視為「野蠻」之地。

⁹⁵ 在明治初期，中國語曾以「不登大雅之堂」及「過於低俗和對學習並無任何幫助」的理由，和韓語、俄語一起從當時的東京帝大被剔除當時的東京商業學院（今一橋大學）。但當時所指的中國語，筆者相信是專指現代漢語的部分，日本人在明治之後，仍然依中國古典文學為經典，但貶抑現代漢語。

回它早年和日本文化所切割不開的語言意義和價值。⁹⁶「日本人對中國的情結一直是極端的，不是極度崇尚，就是極度貶抑。」（容應莢，1999；Anthony J. Liddicoat，2007）⁹⁷而不僅僅是對中國，反觀面對西方現代文化的態度亦然，不是極度崇洋就是極度貶斥。如同前段所述，日本漢字裡，把外國人和外來文化一律以「異」稱之一樣，外國人是「異人」，而外來文化是「異文化」。⁹⁸強調是與日本本地「不同」的文化，針對日本人這種特殊的民族性格（National Character）和集體價值觀，已被學界以「日本人論」（にほんじんろん）獨立討論之（Anthony J. Liddicoat，2007）。⁹⁹而「日本是最愛向世界解釋自己的民族」，這是全世界少有的現象，在 20 世紀初會看到很多本對於世界介紹日本人形象的書籍，如明治初期的名著《代表的日本人》、《武士道》和《茶之書》。唯恐天下人誤解一樣，這三本書有趣之處在於原文都是英文，是日本人為了向西方世界介紹自己而作，並非是為了寫給日本國民而看。¹⁰⁰

近代中文教育在日本的發展，大抵都被政治和戰爭拉住了眼光，但實際上中文教育在日本的開端，是源自江戶時代的對外貿易（辛保羅，2003）。在江戶時代（又稱幕府時代，1603-1868）日本實行鎖國政策，斷絕所有對外關係，

⁹⁶ 此指美日停戰協議，一般稱「美日安保協議」。

⁹⁷ 反觀近代日本人也擁有對西方人的劣等感（inferiority complex）和對亞洲人的優越感（superiority complex），詳見許介麟所著《近代日本論》，台北：故鄉出版社，1987，頁 251。

⁹⁸ 迄今日本神戶和長崎等地仍可見「異人館」遺跡。

⁹⁹ 日本人論（にほんじんろん）Nihonjinron，一詞首見於〈日本人論—國際協調時代にそなえて〉『レファレンス』第 2 号，野村総合研究所，1978 年（詳見佐橋滋所著《日本人論的檢證》，誠文堂新光社，1981）而中國文化和中國人卻又不屬於此類「異人」和「異文化」之列，由此可證明日本人所謂的「異文化」應專指外貌長相和東方人不同的西方人，如中國古稱西方諸國為蠻夷之邦，但稱日本則為倭寇，可見同樣不把西方人和日本人等同「外國人」來一概論之。

¹⁰⁰ 「日本是最愛向世界解釋自己的民族」一話出於南博於 1994 所作的《日本人論》。

除了長崎。¹⁰¹身為全國唯一對外港口，為了和中國的貿易需要，建立了「唐通事」的官職來做翻譯和中文教育的工作；以當時的眼光來看，唐通事可以說是中日往來的唯一橋樑。而其擔任中文教學的特色是建立在貿易基礎之上的語言訓練。¹⁰²

教學方式和特色主要分三點，分別為

- (一) 家學式教學和重視方言
- (二) 語言基礎建立在貿易知識之上
- (三) 重視閱讀古典中國文學

東亞同文書院的教學基本上繼承了唐通事時期的教學方式，當中家學式教學為主要的特色。家學式可看作「師徒制」，唐通事職位一直由少數僑居長崎的家族壟斷而成世襲制，老師通常也都是家長，所以直到明治維新，都是中國人的名字。因此，中國傳統的私塾制教學對此時的中文教育影響也深，在工作場所進行貿易部分的訓練，在家裏進行中國語的訓練。老師最早的角色是指導發音，從小開始學習，到 7-8 歲開始進行正式的唐通事教育，以中國經典四書開始複誦，糾正發音。透過反覆的背誦和朗讀來練習，之後開始抄寫課本並勤作筆記，以日本假名或自己寫法寄下漢字的發音，在當時的課程中，說話和漢字還是密切相關。重視方言，強調的不是語言的標準性，而是「共通性」，因此當時所授的中國語稱「唐話」，主要以南京口、福州口和漳州口三地的共同語言為主，而不是現在在中國所通行的普通話（以北方方言為主）；可見當時

¹⁰¹ 從中國史的角度來看，明末清初的貿易主要由華南沿岸與長崎之間頻繁的民商貿易構成，中日貿易自明代開始，已從九州西部的長崎、平戶島和九州南部的薩摩藩領土鹿兒島等海港進行，其中長崎發展成最重要港口。而長崎在 1571 年正式開港後，自 1639 年至 1858 年（安政 5 年）200 多年間，江戶幕府採取鎖國政策，日本商人禁止出國，使得長崎成為唯一開放給中國和荷蘭人進行貿易的港口，詳見原武道所編，《日本與亞洲華人社會》，香港商務印書館，1999，頁 22。

¹⁰² 此概念出自於辛保羅（大阪外國語大學的中國語教師），他在 2003 年發表過的一篇論文，鉅細靡遺提出了許多證據歸納出當時的中文教學具有濃厚貿易色彩的成分。

人所學的中國語和現代所謂的中國語是有相當差距；而且是為了貿易而存在所學習的目標語言（target language）。也因為目的在訓練能往來中日雙方的貿易人才，因此在初級階段，就已在教材中出現了數學的中文專有名詞。¹⁰³而值得一提的是，雖然當時日本採用鎖國政策，但仍然有西方國家比如荷蘭來到日本做生意，他們將西方的科學、技術，特別是醫學方面傳給了當時的日本，當時日荷間的翻譯官稱「荷蘭通譯」，顯然和中國翻譯官的「唐通事」在名稱上有了差異。而綜合近代日本的中國語教育史來看，不管是江戶時代的唐通事和明治以後稱中文為「支那語」的中文教學，都未被日本人視作「外文教育」。（辛保羅，2003）以 1901 年在上海成立的「東亞同文書院」而言，當中所設的外語課程已可謂當代最有效的外語課程之一（Reynolds，1986），但該校的「興學要旨」中卻未提到片文隻字的中文教育「講中外實學，育日清之英才，一以樹清國富強基…」可見，當時還未有單純在外語上為學而學的觀念，幕府時代，學荷蘭話，是為了理解西方醫學和知識，學習「唐話」是為了貿易。到了明治時代，雖然在「亞細亞學館」和「日清貿易研究所」都有進行實質上的中文教學活動，但更重要的使命卻仍然是在傳授包裹在語言表皮當中的貿易知識。¹⁰⁴這類把語言當成工具使用的傳統，日後也影響了日本人在學習外語時的實用心態。而也可歸納為當時各國普遍對於學習外語的共同心態－以實用為目的，比方中國在民初時藉著在海外成立僑校進行革命籌款，散播新思想之實；美軍在二次大戰期間，意識到必須藉由對亞洲研究學有專精的學者，藉此擬定

¹⁰³筆者按：初級教材中出現的數學的中文專有名詞，以教授打算盤的口訣為例，「一上一，二上二，有十來個就得了。」除了語言教學，更強調融入貿易知識。

¹⁰⁴ 此指亞細亞學館，日清貿易研究所成立之初的目的。

有利的作戰策略和了解敵情。¹⁰⁵而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即是針對目標地文化（target culture）的語言進行實用性的語言教學活動。

傳統日本對於西學的態度和德川時代對於基督教的態度形塑了傳統日本對待外國文化的基本態度。明治維新時期，利用大量翻譯西方經典吸納西方知識，將西方語言換成日文，卻未主張培養日本和西方能口語溝通的人才，顯見日本當時並無意建立和西方世界互動溝通的橋梁，而主要放在是否能消化轉換西方知識為日本近代化所用上。因此能不能和西方人溝通不是重點，讀不讀得懂西方典籍才是重點。該觀念已被當代的日本社會挑戰或承襲，可由上述日本政府所制定的種種外國語政策可見端倪，而具體的成效，以及過去曾背負的歷史包袱是否仍在年輕一代的日本人身上看見，在本研究第四、五章中的訪談內容中亦有探討。

據估計，目前日本國內開設有華語課程的大學約五百多所，設有漢語或中國語專業的則有五十多所，大多情況是把華語當成第二外語列入各大學的教養學院課程中（石汝杰，2003）。¹⁰⁶而談到當代日本大學的中國語教育，可以現今在市面流通的大量初級教材做一具體陳述。¹⁰⁷但既然在日本大學可輕易修到中文課，而各類初級教材也所在多有，為何日本學生仍有大量初級學習者來到台灣學習中文？原因何在？

¹⁰⁵ 因此產生了「區域研究」（area studies）的學門，而其中著名的一位研究者 Ruth Benedict 美國學者正是以寫出日本人集體意識的成因和外在表現《菊與刀》而聞名。

¹⁰⁶ 筆者按：等同台灣大學院校中的通識課程。

¹⁰⁷ 日本國內的中國語教育協會曾在 2007 年委同學者專家制訂了一套中國語初級基準《中国語初級段階学習指導ガイドライン》，其中制訂了從高中到大學的初級教學詞彙和語法，對於初級教材的編輯和試題制作可以有更大程度的統一性和公平性。其中有關大學的中國語課程安排也以一堂課 90 分鐘，一周兩堂，兩年的時間作標準，內容相當具體詳實。內文參見《中国語初級段階学習指導ガイドライン》，中國語教育協會，2007。詳見附錄。

「整體而言，雖然日本本土以及大陸的漢語研究者和教師們做了很多努力，也出版大量的相關教材，但總體看來，整個市場顯得很無序。」（金昌吉）

以金昌吉針對日本本土最常用的 30 種初級教材分析為例，30 部教材的總詞彙量高達 3095 個，從總量上看似很多，但有多達 1444 個單詞是只出現一次，也就是說不具有「普遍性」。而高頻詞為 449 個，並不算太多；這說明教材編寫者在初級詞語的選擇採用和確定上標準不明確，具有很大的隨意性。

（金昌吉，2006）而從坊間常見到的初級中國語教材中，編寫的最大問題其實就在於沒有一個明確的教學大綱，這個現象直到近年由中國語教育協會支持制訂的《中國語初級基準》，才見改善。而大部分初級教材的編寫方式，基本上還是以結構式的教學理念為主，而少重視語言實踐的交際功能訓練。教材的編排方式基本上是線性的，而非前後層遞和複現。¹⁰⁸從二語習得的角度來說，中文做為第二語言的學習，重點不外乎語音、語法、聲調和漢字。而對於外國學生的中文教學，若能結合其母語文化達到 $i+1$ 的效果，會是較好的教學方式。以日本學生為例，雖然學生的母語一直以來都有漢字，但在語音和語法方面，卻和中文有天壤之別，加上絕大部分學習中文的日本學生多是從大學的第二外語課作為起點，對於二語學習的年齡來說，母語已經相當鞏固而內化（陳謙臣，2000），因此當碰到表面看起來相似（漢字認識），骨子卻全然不同的中

¹⁰⁸根據前述辛保羅的研究可看出，近代日本的中國語教育是建立以實用貿易為導向的基礎之上，推論到現代的日本中文教學，是否亦然？或者換句話說，如果現代日本社會期待大學教育培養出實際上能和中國打交道的商業人才，（比方畢業後就說得一口流利中文）那麼放眼望去日本諸大學的中國語課程是否滿足了這項期待？有的話，具體呈現在哪些部分，沒有的話，需要作出甚麼樣的改進？而如果近代的中國語教育能訓練出一批可供使用的貿易人才，那麼又可在教學模式或是教材安排上給予現在大學的中國語課程甚麼樣的啟示？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文時，大多日本學生都感到苦惱和困惑，而在學完初級階段後就宣告放棄。以下針對幾點中文和日文有明顯差異的特點加以舉例說明—

1. 中文是聲調語言，但日文沒有聲調，只有「語調」。

意即中文的聲調有辨義作用，但說日文即使語調不合標準，也能被日語母語者聽懂。可是中文的聲調若發不准，是很容易被母語者所聽錯而導致誤會。

2. 日文的音節排列組合比中文少

中文的聲、調、韻結合，總共可產生約 1200 種配對方式，但是日文只有 100 多種，而在母語教學階段，日本小學校教日文的方式是以「音節」教，而非以「音素」教給學生，因此日本學生很難習慣中文以拼讀的方式來組合聲、韻、調。

3. 漢字詞語在日華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

日文中文的部分漢字字體有差別之外，很多日文的漢字，其實已經脫離中文的意思而另有所指了，比如日文中的「無料」、「見本」、「勉強」、「全滅」等等。另舉一例，比如「認識」一詞，中文是「知道」，日文是「認清」，因此簡單的一句中文「很高興認識你」，對於剛學中文的日語母語者則聽做了「很高興認清了你的真面目」，將同一句話反褒為貶，影響甚大（鄭麗芸，2001）¹⁰⁹

以上為日文和中文在語言結構上的幾項基本差異，也使得選修中文作為第二外語的日本學生常常因為覺得漢字親切而選，但學了之後才發覺當中的不同，而感到艱難而放棄。¹¹⁰以東京大學的教養學部為例，每年東大約有 3000 名

¹⁰⁹ 本例句詳見在日初級華語教材《佐藤雅子的學習日記》第二課”介紹”。

¹¹⁰ 以袁博平所做的一項日漢詞語「自己」分析為例，漢字同樣是「自己」，但日文的用法和中文的用法已有相當程度上的差異，而根據該項研究結果顯示，正是因為母語中擁有和目標語言

新生入學，大概有一半的學生會選擇中文作為第二外語來學習，但等到要選專業的時候，要選中文為專業的學生少得可憐（大木康，2007），由此可見一斑。

日本當代中文教學傳統，大多以語法教學為主，教材形式各有不同，但絕大多數為供第二外語學習之用，因此限制頗多，比如無法做大量的操練和沒有充分時間詳細說明，反映在教材就是單薄和不深入，和台灣的中文教材以及中國的對外漢語教材比起來，更為明顯；石汝杰也在 2003 年的研究表示注重語法卻沒有機會實地操練的結果，也造成了學生只能看不能說的普遍問題。

綜觀以上中國語的學習問題和日本學生的學習特色，列舉如下：

1. 除了中國語專業的學生之外，在大學學習中文的學生主要是以第二外語的選修方式為主，時間少，人數又多，使得學習品質無法提升。
2. 從二語習得的角度看，日本學生學習中國語的年紀大多為高中畢業之後，此時母語已經相當鞏固，加上中文和日文在漢字上面容易發生兩字同字不同義的現象，因此容易產生二語習得上的母語負遷移（first language transfer）問題。
3. 除了中國語專業的科系會有研讀古文情形，需識得繁體字，大部分的學校皆使用中國教材，教材編排以簡體字和漢語拼音為主，這個現象出現在初級階段最普遍，等到中高級程度之後，才会有少數使用台灣教材。

相同的詞彙，因此產生了二語習得上的母語偏誤（first language transfer），即使是中高程度以上的華語學習者，仍然有此明顯的負遷移問題，提示了中文和日語看似相同，實則不一的學習刻板印象。

4. 在日中文教學的研究很多，學習的人也不算少，但在學習成效上較為有限，參加中國語考試的人也比預期的少。反觀韓國，中文在韓國已列入第一外國語行列。近年來，對於中文學習的數量和質量上都有一定程度的提昇和進步。

以上數據和在日中文學習的現況顯示出，日本國內的中文學習成效不彰，也合理化了日本學生來到台灣求學的需求。而在這麼多的旅台日本學生當中，有拿台灣獎學金的、有大學交換學生的、有來中研院做訪問學者的、也有來台拿了碩士繼續拿博士的，筆者訪談了各自擁有不同目的來台的日本學人，選擇其中七名作為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對象，選擇的原因和目的且看下章。

第三章、研究方法

第一節、跨文化研究觀點

本章主要分為跨文化研究觀點、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的選擇、研究步驟和研究限制。

本研究採用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概念，根據 Benedict 的見解，「模式」是一個行動心理學的概念。不同於德國文化哲學家所說的「類型」。¹¹¹

「模式」是一個給予各個行動以意義，並將各個行動包容於文化整體中的媒介。一個民族的文化可以內含多個「模式」，或是由多個「模式」構成綜合的有機整體。Benedict 的「文化模式」理論認為，在任何一個社會中，人類可能產生的行為範疇只能有一小部分得到發揮或受到重視。因此，人們應根據文化發生的來龍去脈來評價文化現象，而不能只偏重於文化特質，即個性的分析。她強調應把文化研究的突破口放在把握各種行動和思考方法在其特殊性的聯繫中形成的整體結構上。¹¹²

以同樣觀點來看本文的日本人研究，是拿來為日本此一文化特色強烈的國家做絕佳詮釋的理論根基。以日本人社會現象觀察來看，不能僅僅因為日本人不習慣首先表達自己想法就當作日本人普遍沒有主見。¹¹³以日本人過去擅長翻

¹¹¹ 首次把用於個人的心理學分析和心理學概念應用到群體上，並於 1934 年發表了代表性著作《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 的就是 Benedict。

¹¹² 摘錄自《菊與刀》，遠足文化出版，頁 79-81。

¹¹³ 日語語用學研究學者田小鳳曾在其一篇對日語委婉語研究指出「日本人不太喜歡直接表達自己的想法，發話人要儘量避免毫無掩飾的表達方式，目的是為了避免使對方產生不愉快感。」

譯外語而聽說不佳的例子來說，當我們發現了此一現象，會直覺以自身所有的文化背景和脈絡來解讀，因此我們會說，這是亞洲人的通病，說這是考試領導教學的緣故。因為考試不考聽說，所以大家不準備聽說。但文化比較主義所強調的部份在於造成這個現象背後的文化背景，而「民族性，是一國教育制度的決定因素。」¹¹⁴如此來看，我們對於日本人翻譯外語的這個問題，更應重視的就該是他們的歷史中或傳統價值觀當中，有什麼因素促成如此，而非單單從自身文化的投射和以自身背景的價值觀來判斷。因為一但如此判斷就擁有了觀察的「侷限性」，將很難對目標文化做出準確的描繪和理解。

因此，本研究使用了文化相對主義理論和 Benedict 的「文化模式」概念做為研究觀點架構。¹¹⁵我們要先拋棄自己原有的價值判斷與文化習慣，盡量客觀地看待研究目標所呈現出來的文化交際特色，才能更精準且貼近目標的加以分析和描述我們所觀察到的文化現象。¹¹⁶而筆者將此範圍限制在日本人和台灣人的跨文化互動和中文學習的適應上。從具體的社會交際活動和對語言的意識形態來呈現該文化的特殊性以及探討形成該文化特色的原因。

描述文化行為是抽象的，所以比較教育研究當中，會以一國學校的教育特色來做為研究基礎，並以文化相對主義的理論來要求研究者應做「移情觀察」來更客觀而準確的對該國為何形成此一教育特色做描述。這是從研究教育制度當中發掘該國風俗民情來闡述形成此一制度的原因。而本研究是從外語學習著

但當產生跨文化交際時，不同文化行為的人會當作日本人不習慣先表示意見有些顛預、沒有主見。

¹¹⁴ 民族性 (National Character) 是一國教育制度的基礎。此為美國學者康得爾 Kandel, Issac Leon (1881-1965) 所提出，其在〔比較教育研究〕一書中即揭櫫：「比較教育研究首先應注意隱藏在教育制度中一些看不見的精神、文化因素；欲瞭解一國教育制度的真義，非得從該國的歷史、傳統、影響社會制度的因素與態度、其他政治經濟條件著手不可。被譽為比較教育之父。本資料擷取自徐宗林，蔡清華所編《教育大辭書》，2000年12月，國家教育研究院

¹¹⁵雖然文化相對主義一開始是從比較教育學的討論延伸出來，但其「移情觀察」和「追求文化形成的背後原因」兩點，是相當適合做為本文日本人研究的觀念基礎。

¹¹⁶ 此處所指之文化交際特色，即先前所解釋日語中的委婉語表達和間接溝通的方式。

手，從日語母語者在外語學習上的語言使用問題來探討背後形成的原因，希望能先抽掉自身文化的價值觀，完全從目標文化的角度，「但要看出通過他們的眼睛是怎樣看待人生的，那就遠為困難了。」深入研究造成此一問題的原因。本文之研究價值除了追隨 **Benedict** 的腳步，從語用學和外語教學的角度再次驗證她提出有關日本人對「義理」和「恥」文化的概念，並試圖從研究對象的訪談內容中，提出筆者個人的觀點來延伸「菊與刀」在 21 世紀中的價值和意義。**Benedict** 的時代是戰爭和變革的，而在經過現代化和全球化之後的當代，日本人自身的傳統性和西方觀念進入社會後的碰撞產生了甚麼火花？日本人是否已經融合了這兩項本質迥異的價值觀？在後面的研究分析還會提到。

第二節、研究方法和設計

本節主要介紹研究方法和研究設計。為呈現研究對象本身的生活歷程和跨文化互動的方式，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做為主要研究方針，而以「個案研究」為主，以期保留每個研究對象各自的連貫性和獨特性。使用個案研究的原因如下，「個案研究是以一獨特的個人、家庭、團體、機構、部落、社區為研究對象，深入案例中，廣泛收集資料，徹底瞭解問題的癥結所在，提出適切的方法解決問題。」¹¹⁷、「個案研究的目的，可以是對研究現象全面式的瞭解，也可以作為修正理論的參考依據」¹¹⁸而以旅居者的觀點來看，個案研究的特色正好呼應其和旅居地文化互動的關係。「社會個體行為的發生，必須與個體當時所處的情境狀況（Context），本身的特徵條件（Characteristics）有關，因此各別個體的行為探索，不應忽略該行為的背景因素的影響。所以對社會個體的研究探索，應是廣泛層面的觀察及內部一致性的解釋。」¹¹⁹

研究方法一般分為資料蒐集和資料分析，以上所說的個案研究法為資料蒐集的方式，透過和不同個案的接觸和瞭解來釐清日籍旅居者在台的中文學習方式和文化互動關係，而實施方式是採「訪談法」（Interviewing）希望能透過和研究對象面對面的互動來蒐集資料，以求能取得對象立即的反應和直接的看法。「質性訪談是社會科學研究中最廣泛運用的收集資料的方法之一，主要著重於受訪者個人的感受、生活與經驗的陳述，藉著與受訪者彼此的對話，研究者得以獲得、瞭解及解釋受訪者

¹¹⁷徐宗國譯，〈質性研究概論〉，臺北：巨流，1997 出版。

¹¹⁸摘錄自林金定、嚴嘉楓、陳美花，〈質性研究方法：訪談模式與實施步驟分析〉，《身心障礙研究季刊》2005 年 6 月，Vol. 3, No. 2，中華啟能基金會附設臺灣智慧障礙研究中心出版，頁 122-136。

¹¹⁹朱柔若譯，〈社會研究方法（質化與量化取向）〉，臺北：揚智文化，2000 年出版。

個人對社會事實的認知。」¹²⁰而由於在研究過程當中，需要大量和當地文化互動，因此研究對象本身的觀點、出生背景，都會對研究結果產生影響，因此，在採取訪談之前，都先請研究對象填寫一份基本資料問卷，並根據此問卷作出訪談大綱（interview guide）。此在下節研究步驟還有進一步說明。

根據訪談需要的不同，一般訪談方式有以下幾種：結構式訪談、半結構式訪談以及非結構式訪談法。半結構式的訪談也稱「引導式的訪談」（Guided Interviews），是擁有基本的訪談大綱，充分給予訪談對象發抒己見的一種訪談方式。見下表一

表二：訪談型式：連續性模式（Continuum model）

結構式訪談	半結構式訪談	非結構式訪談
標準式訪談 (standardized interviews)	深入訪談 (in-depth interviews)	深入訪談 (in-depth interviews)
調查式訪談 (survey interview)	團體訪談 (group interviews)	口頭或生平歷史訪談 (oral or life-history interviews)

使用質性研究作為主要研究方針，還有以下幾點因素，本研究主要研究重點不在取材之代表性，而在透過個案理解的方式，透過和擁有旅居經驗的日籍人士訪談，得知對象在旅居地的感想和中文學習經驗，因此，從旅居者的觀點看待旅居當地，以及旅居當地的社會文化和環境是兩大重點，而研究者本身的價值則在描述分析當中的關聯性和文化互動，因此，本研究無法以量化方式取徑而預先訂出「研究

¹²⁰摘錄自林金定、嚴嘉楓、陳美花，〈質性研究方法：訪談模式與實施步驟分析〉，《身心障礙研究季刊》2005年6月，Vol. 3, No. 2，中華啟能基金會附設臺灣智慧障礙研究中心出版，頁122-136。

假設」，因為許多研究問題和討論重心都發生在訪談過程當中，研究主題事實上是不斷的變動和轉換的，因此，為保留各個訪談內容本身的完整性和豐富性，筆者只擬出主要的「研究議題」(Research Issue)來作為訪談時的基本骨架，意即不使用封閉式的問答來做訪談，而是「...充分理解社會現象是一種不確定的事實。質性研究者必須在自然的情境中，透過與被研究者密切的互動過程，透過一種或多種的資料蒐集方法，對所研究的社會現象或行為進行全面式的、深入式的理解。」¹²¹並由於在每個個案所反映出的文化層面和接觸經驗不同，筆者使用「多重個案研究」方式，期望表達旅台日籍人士在台生活的多樣性和豐富性。¹²²

以上是本研究採取質性訪談的理由，並根據研究對象的特點，選擇以下兩種研究方式作為本研究資料蒐集方式—「半結構式訪談法」(Semi-structure interview)和「開放式問卷法」(Open-ended Interview)，並在正式訪談之外，也在團體行動中採用「參與觀察法」希望在非正式訪談的互動中，觀察到研究對象在團體間的行為以及言行舉止，以和正式訪談作對比，參與觀察法的使用目的主要在於¹²³在自然的情境下，受訪者和訪問者能用最真實的語言互動，而在場的不只研究相關人士，還有一般其他人，因此受訪者能在最沒有壓力的環境下暢所欲言，也可以透露其一般言行舉止和說話習慣，而訪問者能同時以參與者和旁觀者的身分在一旁，對於本研究希望探討的跨文化互動是一個很適合的研究方式，並有別於訪談時雙方會出現的意識形態，此方法所獲得的訊息可以拿來和訪談所獲得的訊息拿來參照對比，是作為本研究主題中相當有效且符合最初研究觀點「從一切生活上不起眼的小事觀察潛在訊息。」而「半結構式的訪談法」特色在於「對特定議題往往可以採取較為開放

¹²¹「一般而言，個案研究所關心的是個案的獨特性和複雜性，而研究假設的提出，往往會減少對個案所處的情境脈絡的瞭解，所以大多數個案研究者都會建議以研究議題(issues)來取代研究假設。」摘錄自潘淑滿，《質性研究理論與應用》，臺北：心理出版社，2003，頁150。

¹²²「多重個案研究(Multiple Case Research)：指在整個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同時針對幾個個體、家庭、團體或社區，進行與研究有關資料收集的工作。當研究者同時針對二個或二個以上的個案進行研究。」

¹²³參與觀察法：「在實地參與觀察時，研究者或觀察者的身分與其他人是一樣的，被觀察的人並不知道觀察者真實的身分，觀察者可以自然地和被觀察者互動。」

的態度，來進行資料蒐集工作，當研究者運用半結構式的訪談來收集資料時，經常會有意外的收穫。」

並補充以上所提到的訪談方式均使用「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是為求更以受訪者的觀點來理解事件全貌，透過受訪者自身所使用的語言和說話方式來塑造一個受訪者所感受到的旅居世界。

「深入訪談主要的假設為：¹²⁴

- (1) 研究者與受訪者間之重複性接觸 (encounters)，意味著可能花費較長的研究時間
- (2) 研究者與受訪者之接觸，不同於以往調查研究之角色不平衡狀況，意味著深入訪談兩者角色較為平等
- (3) 受訪者的角度 (觀點) 出發及被賦予高度的價值
- (4) 藉助受訪者熟悉及自然的語言以瞭解其內心世界的觀點。」

綜合以上所述，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的方式、以「訪談法」和「參與觀察法」進行主要的研究資料蒐集。此處並補充說明前文提及的「前導性訪談」，在開始研究對象訪談前，筆者曾做了各式各樣的前導性訪談 (Pilot Interview)，對象五花八門，但訪談目的均圍繞著「你為什麼要來台灣？」以及「你覺得台灣怎麼樣？」這兩個重點。¹²⁵在一段時間的訪談之後，對象逐漸聚焦到在台灣停留有一定時間之後的日籍人士身上，從這些生活化的問題中凝聚出對日本人來台的基本認識

¹²⁴ 前導性訪談，或稱先驅訪談 (Pilot Interview)，也屬於個案研究的一環－探索型的個案研究。研究的目的主要是著重於對問題的界定，或是決定研究步驟的可行性。探索型的個案研究，常被用來作為先驅性研究 (pilot study)。

¹²⁵ 筆者按：對象不分國籍、年齡和來台目的，只要是出現在筆者生活中的外籍人士，有機會聊天或攀談者，都會做此詢問，包括語言中心學生、商務人士、華語夏令營學生和家長、華語遊學團學生和長期、短期的在台留學生以及訪問學者等，有來自中南美洲、北美、日本、韓國、德國、法國、蒙古、馬來西亞、新加坡、澳洲、紐西蘭等，年齡從 7 歲到 50 歲不等。

—日本人來台灣的原因、日本人在台灣的生活、日本和台灣的文化差異。在擁有了一定量的訪談結果後，感受到了日本人在人際關係的處理和台灣人擁有巨大差異，因此產生反思，根據相對文化主義的概念，「所有的文化差異背後都有其歷史背景和生活方式做基礎」，由此筆者感到了必須從日本近代史和近代日本與中國的關係開始研究。因此在第二章的文獻探討中把日本近代史分成兩部分來討論，一部分為近代日本社會和文化，另一部分為近代日本語言和歷史，然後使用美國人類學者對日本研究做出的「文化模式」觀點以及日本人自己為自己寫出的「日本人論」做交叉理解和探討，從中理出是什麼因素塑造出當代的日本社會和人際關係，又是什麼因素導致了台灣人普遍地對日本人有所瞭解，但這種理解往往是誤解。

在爬梳出對當代日本社會的基本認識後，開始進行研究設計，如前所述，先從「個案研究」方式找出適合呈現本研究主題的研究對象，再使用訪談法中的「深度訪談」和「半結構式訪談」設計訪談大綱，意即筆者只設定了基本的訪談問題，但可根據對象的生長背景和來台目的不同而隨時更動，使得訪談內容較為彈性，此用意在於不欲設限每個研究對象的訪談主題，希望透過引導的方式，讓研究對象暢所欲言其在台的經歷和印象深刻的片段，此亦是為了避免公式化研究對象的旅台經驗。而討論完資料蒐集方式後，有關資料分析方式，本研究使用的是「歸納分析法」。但也由於訪談大綱會隨著對象而更動，因此在整合訪談資料作歸納的時候，較會有各自獨立的訪談結果出現。以下將就各對象的訪談結果概分成文化溝通和中文學習歷程的方式呈現。

許多研究方式強調在歸納其研究對象所具有的共通性和同質性，以展現該研究的代表性。但筆者的研究初衷不在於此，研究當中所期待的是擁有千人千面的旅台經歷，再從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各自經歷中，歸納出其隱藏在表面之下的共通性，「不論其外在形式多不一樣，其發自內心的文化行為正如出一轍的反應著他是哪國人，他來自怎麼樣的文化。」這是前述文化模式中相當重要的概念，因為說出的話語可以修飾，但從小到大的生活經驗和社會影響都會誠實的無聲的傳遞出這些不在語言當中的文化標記。

因此，在蒐集完訪談內容和觀察心得後，將根據各對象訪談內容中獨樹一幟之處，歸納出幾個要項進行綜合分析，分析依據來自文獻探討中提出的幾個要點，和研究資料做出呼應或批判，並藉由各個層面的討論來反思筆者所處的台灣社會與文化，並從研究對象的旅居者身分描述一個台灣人所不熟悉的日本。

第三節、研究對象的選擇

確立了研究主旨之後，對象的選擇是困難的。全部選擇單一目的對象，難以從訪談中看出日本人旅台生活的個別特殊性。比如若都選擇早稻田來台遊學團做訪談，一致性很清楚，但缺乏長時間的觀察和各種不同管道的來台辦法。加上來台時間只有三周較難擁有細緻的生活體驗。因此在 2008 筆者開始教中文的生涯至今，窮究接觸過的日本人當中，選擇了八位背景和來台原因都不同的人做為主要研究對象，其特色為同樣都擁有跨語言和跨文化的生活適應能力和經驗。此類跨國能力的訪談者，成為筆者主要的選材對象，原因在於他們具備了在移居地足夠的生活長度和跨文化經驗，或由於工作需要頻返往返兩地而對兩地的風土人情都有一定程度以上的認識和感受。他們大多可具體提出例子指出台灣和日本的不同所在，並根據自身經驗提出解釋，更有由於擁有第三地長期居住經驗（美國）而提供對兩地留學更為客觀的觀察和判斷。此亦和「先把外交官送來這裡（台灣）學中文，到中國後比較能夠保持一個客觀的距離來看那邊的狀況。」的看法相吻合。

在做正式訪談之前，以下敘述找尋研究對象的條件和方式，由於希望從旅居者的角度討論在台旅居的日本人生活和中文學習過程，一開始是從大學的語言中心當中著手，同時從語言老師和學生方面做訪談，希望獲得基礎的日本學生來台背景資料，在問過將近 10 位師大國語中心的老師後，筆者對來台的日本學生有了基本的認識，但不打算從其中作訪談，原因是這些學生的年紀都輕，多半是大學剛畢業，沒

有工作經驗，以及來台的時間還不夠久，大部分都在一年上下，並不符合前述所期待擁有的雙文化和雙語言的內在訪談條件，因此也無從討論到其對於日台兩地生活的感受。¹²⁶不過筆者亦從這些前導性訪談中蒐集到不少日本學生對台灣的基本印象和日本學生來台灣學中文的原因。之後會有相關敘述。

延續以上，所期望的訪談對象需要擁有雙文化和雙語言的內在條件以及至少居住過兩地一年以上的經驗。在符合條件的八位訪談者當中，除了一名是因公司外派來台學中文只待半年之外，其餘共有三名至少居住台灣五年以上，兩名不斷往返台日兩地，一名往返日美兩地，而當中有一名在旅台前也在韓國首爾當過一年交換學生。並且有兩名在中國有工作兩年及以上的經驗；一名在美國長大，也曾旅居中國一年學中文。因此所有訪談者均具備至少雙語以上的能力，除了日文為基本語言能力外，七名另有中文能力，三名擁有三語能力，分別是中、日、韓語和中、日、英語，並都有在該目標語國家生活過一年及以上的經驗。因此無論在筆者訪談到各地生活方式的不同，以及語言和語言方面的文化差異和人際互動等，訪談者皆有足夠的語言背景和生活經驗做出回應和深入討論相關問題，並提出自我看法；這亦是筆者在設定訪談對象條件時所預設的訪談結果。特別是當訪談到擁有三地以上居住經驗的對象時，更可以從第三者的角度來看臺灣和日本的文化和人與人交際的方式，這是本研究匠心獨具之處，也是本研究受訪者之無可取代的地方。因為本研究訪問的不單單是日語人士，而是具有豐富旅居經驗的雙語或三語人士，從他們的旅居經驗和一定程度的客觀視角當中，更可以具體的理解日本社會本身的特點和日本文化和台灣文化的差異，當後者是由訪談者親口說出的時候，會使得研究資料更加傳神和具有真實性。可以清晰呈現那些「因為太過熟悉，所以視而不見」的文化現象。

127

若單單訪問各地語言中心的日本在台學生，第一中文不夠流暢，第二不一定有豐富的旅居經驗，第三在台時間不夠長，目的往往也只是為了學中文，較為單調，並無法具體理解旅台日本人的各種樣貌，在除了學中文外，還有其他包括創業、做

¹²⁶筆者在此所指的是較深層的文化和生活方面的感受，而非表面生活的飲食、交通或居住習慣等等

¹²⁷ 見《菊與刀》，遠足文化，頁 84。

研究、教日文、找工作的種種原因。因此，在做完各色前導性訪談，筆者最後選定七名訪談者作為主要論述對象。下以表格列出此八名訪談對象的背景和旅台原因。

表三、研究對象背景一覽表

訪談對象	為什麼選擇台灣學中文	已經有台灣朋友親戚	是否申請政府獎學金	原本打算停留台灣多久	來台灣的目的
訪談對象 A (35 歲) 男	攻讀碩士學位, 求學需要	有, 之前在韓國首爾大學交換學生時認識了台灣朋友	是 申請到每月 30000 元獎學金	2004 年來台, 原預計兩年, 拿到碩士離開, 後停留五年。因為很喜歡台灣 ¹²⁸	求學/拿碩士學位/學中文
訪談對象 B (31 歲) 男	攻讀博士學位, 求學需要	沒有, 不過因為去過中國工作, 不太適應當地環境, 因此嘗試來台灣	是 申請到一學期一次的外籍生獎學金	2008 年來台, 仍在停留中, 一邊攻讀博士學位, 一邊在社區大學教日文, 短期不會離開	拿博士學位/打算回日本教中文
訪談對象 C (31 歲) 男	公司派遣進修, 並有意派至當地工作	沒有, 因為是公司派遣至台灣學習中文, 有一名資深同事在台協助	公司全額補助	已於 2012 年 9 月離開, 被公司調回東京本社, 原因是中文學習成效未達標準	公司派遣學中文/六個月的短期語言進修
訪談對象	為什麼選擇台灣學中文	已經有台灣朋友親戚	是否申請政府獎學金	原本打算停留台灣多久	來台灣的目的
訪談對象 D (32 歲) 男	來中研院研究一年的訪問學	沒有, 不過來之前即加入台大的日本人	美國博士攻讀,	2010 年 6 月來台, 已於 2011 年 9 月離	來台灣做博士論文的資料蒐集/題目為

¹²⁸在學期間曾加入二胡社, 有全台巡迴表演的經驗。

	生 並無正式學中文課程,但在旁聽歷史相關課程時也學習了一些	交流社團	學校提供獎學金 (Princeton U)	開。按照預定計劃前往東京大學進行一年的論文資料蒐集,後於 2013 年返美完成博士論文	日本在東亞的殖民地經營方式 來台灣一年後轉東京大學研究/中間並到夏威夷,馬來西亞,新加坡,柬埔寨做短期停留訪問
訪談對象 E (33 歲) 男	在台灣創業,需要用中文和台灣人打交道	父母為台灣人,從小移民日本生活. 為台籍日本人	無	仍在停留中,因為仍在創業階段,臺北也有媽媽親戚,短期尚無離開打算。	創業/台灣有親戚 日本創業比台灣困難
訪談對象 F (對照組) (35 歲) 男	來台任教工作	沒有。但來台任教前兩年,到過花蓮太魯閣旅遊度假	學校沒有補助,奕無特別鼓勵	2013 年來台,因合約之故仍在停留中	工作,應聘至國際學校小學部教書 澳洲人,待日本八年,日語嫻熟
訪談對象 G (24 歲) 女	之前來過高雄,對高雄印象很好,因此選擇來台灣	有。來之前在大學已經認識台灣研究生朋友,也有在高雄的接待家庭父母	否	2013 年來台至 2014 年 8 月回國停留一年。因為是交換學生身分,時間滿了需返國畢業,實際停留 10 個月	把中文學好. 該生相當認真,除了一周兩次語言中心的課程外,還自動報名了 ICLP 的白天課程,每天密集的課程 3 個月

對象中只有一名為女性,其他皆為 30 到 35 歲左右的男性。整體訪談時間橫跨 2009 年到今年(2014),前後長達 6 年,有的對象中途已經畢業返國,有的對象來回於兩國之間,有的對象在返國後和台籍人士結婚,成為國際通婚一員,有的對象目前定居台灣工作等,詳見以下記錄。訪談方式主要採用紙筆記錄,訪談過程分為兩種,一種是在訪談之前先寄訪談大綱的電子檔,以供研究對象參考,即本章第一節

所指「半結構性訪談」。另一種為筆者和訪談對象聚會吃飯時，由訪談對象主動開啟話題，在場並不只限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也有第三人以上在場，筆者將之列為「參與觀察法」的一種。

第四節、研究步驟和研究限制

研究步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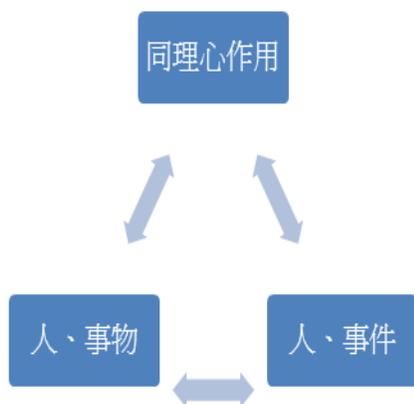
在本章第二節的研究方法當中，主要介紹了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和使用原因，主要包括資料蒐集方法和資料分析方法，本節針對的是研究如何實施和實施上所遭遇的問題。

採取文化哲學觀點的研究者，強調了解人在人之間分享意義的現象，因此又稱為文化人類學或人種誌(Ethnography)。此學說要點強調以下概念：

1. 強調文化對人格發展的影響作用。
2. 深入瞭解人與人之間神秘的同理心。
3. 格外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分享意義現象。

圖一、文化人類學理論建構圖¹²⁹

¹²⁹ 本圖改製自文化人類學研究方法，陳木金，〈資料分析方法在教育研究的應用〉，政治大學教育學院。



本研究同意從訪談對象身上出現的文化特徵和現象，應被旅居地人士具有同理心的方式理解。因此本研究在訪談過程除了提出筆者已有的疑問之外，也請訪談對象反思是否曾在旅居過程中發生交際誤解或互動失敗的例子。但由於每個對象的背景各異，主要是根據對象的背景情境設計提問，比如針對在社區大學教書的對象會設計「學生是否會誤會老師的中文意思？」，而面對在台創業的對象則會問「員工是否曾覺得老闆太過於禮貌和客氣？」的訪談大綱。然後綜合蒐集資料，整理之後進行歸納。

圖二、資料分析策略的要項¹³⁰



¹³⁰ 該表為筆者參考自製，用以說明研究進行的基本步驟。

進行完初次訪談，會碰到研究瓶頸，比如筆者一開始並無設定旅居者為核心的觀察，而純粹是想了解日籍學習者在中文學習上所碰到的母語負遷移情形，因此，當所獲得的資料越來越多，可以歸納出的東西越來越豐富，比如當所有的訪談對象都提到了台灣人都對日本人很親切，以及，台灣人說話比較直接跟台灣人都會說一點日文的時候，這時候就清楚界定出，這些情境是只發生在住在台灣的日籍人士身上才有的，而非單純學中文的日籍人士就能感受得到。「在目標地學習目標語的好處，一是 real、另一是 feel」，意指除了能擁有真實語境來使用目標語，更能直接感受目標地的文化。某些情境和體驗，是在日本國內學中文所得不到，也是在中國學中文所難以想像的，故筆者開始意識到，如果能再界定出「旅居者觀點」來作區隔，能更清晰說明本研究的研究成果，但這一連串的更正和修改都發生在蒐集資料的過程當中，筆者是在擁有了「暫時性的詮釋」之後，才重新找到本研究此時的定義並作出論文方向修改。

研究方式如下表。

圖三、質性研究階段圖



綜合以上所述，最後所呈現出的訪談內容將在後兩章加以提出，由於筆者在正式訪談前，都會先透過前導性訪談來瞭解研究對象的背景和個性，藉以決定是否能做為本研究之訪談對象。因此前導性訪談內容較為瑣碎，不一一列出，但若有和前後文互相呼應的部份，筆者會特別提出解釋，其中關於中文學習歷程的部份，以問卷方式呈現；而關於文化經驗和旅居生活經驗部份則以問答大綱式為主。所有訪談

者都曾做過至少兩次以上的面對面訪談以及訪談之後的書信往來和補充回答，以求訪談本身的精準和正確性。

研究限制

訪談時和文獻資料蒐集時所遭遇的問題主要是筆者的日語能力。雖然筆者不認為日語能力是做日本研究的必須條件，反而由於筆者可以站在對日語似懂非懂的地位而向日語母語者發出更多相關問題或語用上的疑問，而成為問題討論的焦點，但日語閱讀能力不足仍影響了筆者在文獻資料蒐集上產生的不便。筆者必須透過翻譯和雙語友人的協助才能順利取得以日語寫成的資料，當中若有理解或翻譯所產生的誤解為本研究之限制。而也由於筆者的日語能力不足，筆者和訪談對象在訪談過程中所使用的語言也限於中文和英文。雖然在絕大部分訪談中，展現出研究對象雙語甚至三語的精通能力，但對於讓筆者理解某些很道地的日語慣用語文化費了不少功夫。另由於一份完整的旅台經歷，除了包括來台前、來台時，也要包括返國後的追蹤調查，但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有一半因為仍在台灣居住，所以無法追蹤到其歸國後的文化適應與反思部份，這也是本研究的研究限制之所在。

第四章、文化溝通

本章分成四節，主要以旅居者心聲、日本人的言談特色、文化衝撞和調適以及旅台日本人的類型來反映旅居者來到異國的心聲，日本人在離開了擁有「以心傳心」的社會集體默契來到國外，在文化上出現的適應問題和與當地居民的溝通挑戰。並從當地人和旅居日本人的互動觀察屬於日本人獨有的國民性格和語言表達方式，呼應本研究引用《菊與刀》的問題意識——一個文化中感到是理所當然的事，對另一個文化可能擁有截然相反的解讀方式。若不拋下文化成見，來接納異文化，產生誤解是必然的。

第一節、旅居者的心聲

「我剛來台灣的時候，一句中文都不會說，學校有派車到機場接我，司機有跟我說話但我一句都聽不懂，後來在高速公路上的時候，我終於聽懂一個字”毛豆”，因為司機一直在吃毛豆，還問我要不要吃，哈哈。後來我回日本以後，只要看到餐廳在賣毛豆，我就會想到那個時候。」（IA-11）¹³¹

A 在來台留學之前，曾赴韓國首爾交換學生一年，他在當地結識了台灣去的留學生變成好友，因此對台灣產生好感，後回日繼續就學，並尋找來台灣升學的機

¹³¹訪談對象 A 的背景為大學心理學系畢，來台攻讀碩士後回日工作，來台時間為 2005 年 8 月到 2010 年 7 月。後和台灣人結婚後居日工作。

會。後來被台灣大學和政治大學心理學研究所錄取，並選擇台灣大學就讀，由此展開了在台留學五年的碩士生涯。

A 自言，從一句中文都不會說到後來可以全程用中文和台灣人交談，並用中文完成碩士論文，這是最初的自己也始料未及。他說最深刻的印象是，第一天到桃園機場時，台大派車接他去研究生宿舍，因為語言不通，整路上就他和司機默默無語，只聽見司機吃東西的聲音，直到後來司機跟他說他在吃「毛豆」，問他要不要吃，這是他第一句學會的中文「毛豆」。回到日本之後，只要吃到毛豆，就會想起這段往事，令人莞爾。在準備來台之前，他一句中文都不會說，因此來台後，先去語言中心報到，一邊修研究所課程，一邊學中文，但學了半年的中文後，他感到語言中心的教學內容十分生硬，所學的東西到外面去使用，一般台灣人幾乎聽不懂，他說「我不知道學校老師為什麼要教外面台灣人不說的中文，但他說這才是標準的中文。」另外，他也覺得研究所課程幾乎完全使用美國版的教科書感到困惑，為什麼研究所裏面沒有本國自己專用教科書，台灣學生學習心理學專業，不是用自己國家的語言，而是用英語，學的也都是美國使用的東西和理論。對我來說，有一點不理解。他自言，

「以日本來說，除了是外語專門的科系之外，大多數的科系都有日文教材，老師都用日文的教科書，有的是翻譯也好，也是翻譯成日文後，讓大家學習，我沒有想過台灣的研究大部分學生都是讀英文書，台灣學生的英文都這麼好嗎？」(FA-11)

在拿得學位之後，A 的語言能力變成他的求職利器，因為在來台灣之前，他已經能諳日語和韓語，而離開台灣之後，他的中文也變得十分流利，而且是很道地的中文，筆者自身經驗可做一例。本來以為日本人中文應該不好，所以用日文叫了他一聲，結果他回頭說「什麼？」「你叫我嗎？」光是這兩句的中文腔調和口語能力，讓筆者當時驚為天人。筆者見過語言中心中文說得很流利的外國學生，但像 A 把中文說得這麼台灣人的在當時還是第一個，因此也開啟了筆者想從事中文教師的念

頭。¹³²筆者印象極為深刻的一點是，當訪問到兩位居住超過 5 年以上的 a 和 b san 時，提到有關台語的話題，兩位都對筆者不會說台語一事頗感驚訝。

「台灣人怎麼不會說台語？」我當下的反應是「台灣人為什麼一定要會說台語？」「因為你是台灣人啊，台語不是台灣人都會說的？妳真的不是台灣人耶！」解釋為父親是山東人，母親是客家人，家裡沒人在說台語。他們聽了仍然感到不解，總認為「台灣人會說台語是理所當然，就像日本人說日語，美國人說英語一樣。」那既然這樣台灣的官方語言為何不是台語，而是國語？反問之後，他們才若有所思。他們不瞭解，台灣近 50 年複雜的歷史背景和族群關係。只是單純從字面上理解，台語既然是 Taiwanese，那就應該是台灣人 Taiwanese 要會說的才對，此類直觀的想法，反思台灣人自己怎麼看待台語之於台灣人，是屬於中國方言的一支或是實質上具有代表性的台灣非官方民間語言，值得深思。

「雖然我可以說中文，也聽得懂很多難的字。但我只聽得懂台灣人的中文，回日本工作之後，需要用中文跟客戶溝通，但有一次大陸的客戶打來，他說了一堆話，然後他問我你能說中文嗎？我說，不好意思，我只能說台灣的中文，他就把電話掛了。不知道為什麼，這個情形也發生在我去大陸旅遊的時候，我知道他們也說中文，但是我就是聽不懂。所以我以後再找工作時，就會直接跟老闆講我可以說中文，但只能和台灣人溝通，台語也可以。」(IA-11)

本段話表達了該對象返國之後對台灣生活的感想，雖然能說中文，但只能說台灣人的中文，離開台灣這個場域後，回到日本工作，面對同樣以中文溝通的中國人卻感到很大的隔閡甚至表示聽不懂中國人的中文。讓筆者聯想到是否像是我們到了美國留學就只能聽得懂美式英文而對其他地區的英文感到不理解或不熟悉？

¹³² 筆者按：此為從課本中學到的中文口語，多半不符時代所需。比如筆者曾收到一個中文達高級水準的美國人簡訊說「妳打太極的功夫真高明」，他是想表達你回答不夠切實，卻用了打太極這樣的字眼。

而當討論到旅居地的什麼因素會影響留學旅人的去留，回到筆者分享到自己第一次去新加坡的經驗。當時，筆者第一次去新加坡，對新加坡的一切感到新鮮。因為新加坡從飛機降落開始，所看到的字體全是英文，但面孔和台灣卻沒什麼兩樣，都是華人。但他們英文流利的程度，讓筆者暗暗稱奇，原來世界上還有一個國家是這樣，全都是華人，但卻不說中文，跟我們不一樣，也跟大陸不一樣。新加坡天氣艷陽高照，新加坡好乾淨，新加坡好安靜，他們也用筷子，但是愛吃辣，吃的口味也跟我們很不一樣。和筆者一樣從台灣去的有一個小學生，他在那邊已經待了半年，我們住同一個 Homestay，Aunty 人很好，也會說中文，但中文口音有點怪。筆者白天上完英文課，中午以後就是自由時間，可以在烏節路上隨便亂晃，也可以去所有我想去的 Food Court 買東西吃，那種感覺很悠閒，很寧靜。是屬於我一個人冒險的新天地。我開始發現到其實新加坡不只華人，街上還有一些披著頭巾的人，他們看起來比較黑，在大太陽的天氣下仍然披著頭巾，密不透風的包住口鼻只剩眼睛。當時的筆者不知道這就是穆斯林，也未曾想過在 10 年後，筆者居然會到一個回教國家擔任兩個月的中文實習教師。當聽到桃園機場傳來悉悉素素地日語交談聲時，一顆始終懸著的心忽然放了下來，我知道，「我到家了！」弔詭的是，筆者並非是當聽到台語或中文而感到放心，反而是並不怎麼嫻熟的日語讓筆者有回家的感覺。由此在一名 80 後台灣人身上看見了日本和台灣之間難以分割的關連性，已非教科書上或動漫世界當中的日本影響可比擬。

「我喜歡台灣是因為，每次只要台灣人發現我是日本人以後，就會開始對我特別好，特別禮貌。然後他們會開始跟我講一點日文，我覺得很有趣，也很高興。」

(IB-09)

訪談者 B 一共在台灣住了 8 年，現在仍在台灣教日文並攻讀博士學位。台灣人的親切和禮貌成為日本留學生熱愛台灣的主因之一。回憶筆者自身的旅行經驗，筆者本身並無待在海外超過一年以上的經驗，最多是兩個半月。但在聽過許多擁有留學經驗的好友和 TCK 朋友聊起移居國的經歷時，該國人民對其友善與否，多半是其

考慮繼續旅居的因素。¹³³以筆者自身為例，最早一次較長期的出國是 16 歲時在新加坡待了一整個暑假。那時剛好在升高三面臨聯考以前。學生時代的異文化生活體驗，無異於影響還在發展的青少年性格甚鉅。對筆者而言，不知道為什麼，明明已經是 10 多年以前的事，每當回憶起隻身前往新加坡的印象時，總會想起某知名華語歌手王力宏的一首歌，當時出現在機場大廳螢幕上反覆播映。¹³⁴那首歌的地點不在台灣也不在新加坡，但畫面不斷圍繞在機場上的停機坪，筆直的柏油路，以及男主角思念遠方戀人的臉龐。歌詞不斷迴繞在機場大廳。在新加坡機場等待接機的筆者，不知道為什麼，印象非常深刻。仿佛自己也曾有在海外不斷飄泊、聆聽遠方愛人的呼喚卻因為一海之隔，只能暗自拭淚的經驗。¹³⁵比較文化當中也有所謂的「移情觀察」，意思是你得把自己完全地置身到所研究的國家之中，透過當地居民的角度觀察事情，才能做出有意義的理解和判斷。筆者訪談至今的一些對象，也有類似的經驗，他們因為家庭或工作的原因，需要常常的旅行和在各國之間出入，對國界和何處是家鄉的概念變模糊，但對何為朋友的定義更清晰，對情感的依賴也更深，因為，需要不斷地道別和離開，因此不安全感也更重。

「我在韓國時，也想要交女朋友，但實在
沒辦法喜歡上韓國女孩子，沒想到一到台灣就戀愛了。」(IA-09)

¹³³ TCK-Third Culture Kids 第三文化孩子，意指孩子的生長背景和其父母不同，是第三種文化孕育下的孩子，在美國出生長大的華裔和日裔為此類研究中的典型案例。

¹³⁴ 歌名為「永遠的第一天」，描述一場遠距離戀情，王力宏本人在其周記中亦作出了描述

“Many of the love songs that I have written in the past are about 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s, “Forever’s First Day”, “You Can Tell Me”, “Mary Says”, “Trust”, to name a few” 當中 Forever’s First Day 即為「永遠的第一天」英文歌名，全文可見

http://members.tripod.com/homeboy_517/2001journal02eng.htm (閱讀日期：2013 年 10 月 10 日)

¹³⁵ 該曲有如以下歌詞，「深夜機場冷清，好安靜，我終於看見了你，穿著風衣，提著行李走來走去。回憶，鑽進心裏，全是你，我走過去抱緊你□你答應我，今天飛來，帶著你遲來的真愛，就飛過大海，帶愛情回來……」從跨國主義的角度來看，這代表跨國人士在對居無定所和十時需要往來世界各地感到的不安定性和情感上的徬徨。

「韓文雖然和日文很像，我甚至覺得韓文好像是日文當中的一個方言。但在韓國時，遇過很多文化衝擊，住了一年就不能再住下去了，但台灣卻一住就住了五年，還交了女朋友。」(IA-09)

「台灣好像是我第二個家，我有時候還忘了日文要怎麼說。被日本朋友笑。」

「回國以後，我一開始非常地不習慣，因為學生時代的朋友都在工作了，都有各自的圈子和新朋友，我的背景比較不一樣，同樣的時間他們大部分在工作，但是我在台灣，雖然後來也在台灣工作了，但是還是很難聊得起來，有時候怎麼說呢，覺得很孤單，很想再回台灣。但這次，當我再回來的時候，想要找一些好朋友敘敘舊，大家也又各忙各的，很難有時間跟你聊，他們也不會懂你的感覺。」(FA-11)

訪談對象 A 是 2004 年來台灣攻讀碩士，2008 年畢業回到東京。2009 年再度回台灣和筆者聚會時提到以上感覺。對有留學經驗的人來說，這種感覺應該不算陌生，原本學生時期的朋友還是朋友，但有著不同成長經歷之後，或許對方還是願意聆聽你在他鄉的種種經驗，但如果沒有相同背景，很難感同身受。此處筆者有個自身經歷也可於稍後分享。而當你重返留學地，想再重溫留學舊事，朋友也各自鳥獸散，忙著各自的事。這裏的留學旅人，仿佛成了時空孤兒。他對故鄉宇宙的記憶還停留在 16-7 歲，屬於青少年的階段，但同學同伴們的人生並未隨之停擺。當他 28 歲回國想和老友重聚，昔日友人也都正處於人生高峰期，各自經營著各自的人生，留學旅人瞬間感到被遺棄感。這是一種生命的經驗，獨屬於留學旅人的一部分，由於在人生的前半階段，15-30 歲之前就碰到了，因此對未來人生也形成影響。

第二節、日本人的言談特色

本訪談由於訪談者本身也為語言學專業出身，對於社會語言學和外語學習有一定程度以上的認識，因此在問題上較著重於日本人對於外語學習的語用和交際關係上出現的盲點。¹³⁶

「日本和臺灣的文化之間，不只是在語言上，而且在謙虛的行為規範裡也有文化差別。...在日本文化中，當發話者和談話對象十分親近的情況，將會壓抑內團體謙虛的程度；在雙方彼此疏遠的情況之下，則會促進內團體謙虛行為。」¹³⁷

「在日本文化中，個人會以自己 and 對方之間所屬的「公家」社會結構關係來判斷自己人/他人。相對之下，在臺灣文化中，則是以個人所屬團體作為主體，來判斷自己人/他人。」

由社會心理學的觀點來討論日本人和台灣人在文化交際關係時的差異，會出現非常明顯的不同。日本社會中有所謂的「內團體」和「外團體」之分，而內團體更進一步可以分為公家（上位）團體，如果用謙虛程度來比較兩者之別的話，會很明顯的看出當日本人對親近的人說話時，謙虛的成分會降低，但當對陌生人或不熟稔

¹³⁶本對象（訪談對象B）為日本大學中文系畢業，因此在中文學習上面，受過當地大學中文學科的完整訓練，畢業後跟隨日本公司長官到中國蘇州工作兩年，兩年後到台灣深造，拿了中文碩士後，目前繼續於台灣研究所攻讀華語教學博士。然本對象雖然是科班畢業，但其中文口說能力對筆者來說反不及研究對象A，其自言雖受了日本大學中文系訓練，但初來台灣的時候，發現一句也聽不懂台灣人在說什麼而感到受挫。現在一邊在博士班修課，一邊在社區大學教日文。筆者和本對象的訪談自2009年開始，透過訪談大綱的內容，以及各式各樣朋友聚會，瞭解該對象使用中文的習慣和使用中文卻造成中文母語者誤會的現象，是本研究討論中文和日文在語用上的使用習慣不同的訪談出處。到研究後期，筆者大概每個月會固定和該對象交換論文意見和看法，是本研究中訪談次數最高的一名。也由於該對象本身為語言學專業，因此在討論到和語言教學相關的主題時，更能迅速理解並提出反思。訪談主要使用中文和簡單日外交談。

¹³⁷本段話引自大導寺慎吾，〈臺日內團體謙虛行為之差異〉論文摘要，《中華心理學刊》，2009年9月，頁341-358。

的人說話時，謙虛成分則提高；但當對方身分是公家團體時，比方老闆上司或老師，則一律都會提高謙虛成分，因此當身處內團體時，可以由日本人的說話方式來反推對方和該日本人的親疏程度，但從台灣人的說話方式則看不出來這個區別。

舉一例子來說，筆者常因和日本人討論問題而對日本人的反應感到不解，開始對日本人產生「沒有什麼主見」的印象。因為小從問到「你想吃什麼」、「想約在哪裡見」、「幾點以前方便」等的約吃飯見面，到出國旅行排行程「可以介紹我們好玩的地方」以及「你可以安排，我們都沒關係。」的詢問，筆者所得到的回應都令筆者咋舌。因為對象只要是日本人都會答以「你覺得呢？」、「你想吃什麼？」、「你呢？」。或是「你們有沒有想去的地方？」和「我去哪裡都可以，陪你們玩就好。」回答到此處，筆者可以理解這是對方的客氣和禮貌。但等到再一輪的討論之後，筆者往往會得到「不然我們去吉野家」、「去古亭站集合」或「我覺得這些地方都還好，或者先去大阪城公園怎麼樣？」、「那個博物館我沒去過，好玩的應該都在難波。」這類個人意見的表態，筆者不解之處為為什麼不是一開始就先說，而總是要等到兩三輪之後討論才表達自己內心的意見。如果真的沒有想法，就讓對方決定也可以，但筆者跟日本人交涉的經驗為，並非沒有想法，而是想先聽對方的想法而後決定要不要表示自己的想法。這樣的交際過程對身為台灣人的筆者來說，有點不直接，而且感到花費許多精神在一些小事上，有點浪費時間。但對身為日本人的訪談者來說，「這是日本人所展現的禮貌」，「有禮貌的日本人會做的」。

表達禮貌的方式在語言當中有三種，在日語就是特別發達的敬語、說話者的態度以及、用詞的委婉度。最後一個委婉用詞的使用是在語用學中是相當知名的表達方式，其中一個就是「拒絕」別人的用詞。為了不傷害對方的感覺，日本人拒絕人的方式不著痕跡，「這次有事，下次請再約我」、「今天不方便，改天可以嗎？」「最近都在忙，再連絡你好嗎？」「可以是可以，但是時間很難調。」等等看似很想答應邀約，只是出於時間或客觀情況不許可，但經筆者和較熟悉的日本朋友詢問，朋友們一看這些答覆就說，對日本人來說已經明白了是拒絕。不過，也有可能是實際情況，要看下一次的邀約對方答不答應，如果仍是差不多的回應或是沒有回應，就是拒絕的表示。而之前的研究也顯示，日本人採用委婉的方式做為拒絕手段，是為了

不傷害到對方的感覺，以及不讓自己被討厭兩種心態。而回到先前提到不主動表達意見的態度，是出自禮貌原則，理由是日語中的表達方式有內外團體之分的心理因素，當對話討論的雙方為內團體，討論團體外的其他人就是外團體。為了使討論氣氛和諧，日本人之間通常不主動表示意見，而首先詢問他人的意見。就像筆者一開始所得到的回應，當詢問對方想吃什麼，想喝什麼的時候，有些個性較體貼的台灣人可能也會出於禮貌，但也有些台灣人比方筆者，可能是真的沒有想法，沒有特別想吃/去的東西，而想把決定權交給對方。因此，當對方也表示沒有意見或反問筆者時，筆者就會當做對方也同樣沒有想法而為了節省時間而自做主張了。而往往日本人會慢條斯理地在此時表達自己內心真正的想法，如同上述。「不然去吃吉野家」或「不然去大阪城好了。」筆者也往往在此刻感到文化衝擊，以為已經告一段落的對話，也把事情決定了。又出現轉折。這也是眾多外國人在和日本人初次交際會有的印象－不擅長表達自己的意見。

對此，研究對象 B 的解釋為

「如果對話一開始即自做自的把自己想法說出來，其餘人一定會為了避免衝突（有禮貌的）而表示同意。但這樣的人久了之後是會被人排擠的。因為不夠尊重其他人的感覺。而一開始一定不先說自己的意見，是希望讓大家都有機會說出自己的感覺和想法，然後大家一起決定。日本人喜歡這種一起討論出結果的感覺，所以會先營造出和諧的氣氛。這在日文裡面叫作讀空氣的能力。中文的看臉色，有一點類似的意思。因為不會讀空氣的人會被大家討厭。這延伸到社會之上，就變成電車中很安靜或是電車中不能講電話只能傳簡訊或 Line 因為會打擾到別人，法律完全沒有規定，但這是日本社會裏面的默認。」(FB-13)

不過當碰到其他文化的碰撞時，就會給外國人，特別是西方人造成「不擅長表達意見」的民族，原因不是沒有主見或是不想表達，而是希望避免衝突而維繫出和諧討論氣氛的方式，對日本人來說，這是人際交際之間的一種禮貌和尊重。溝通訊息理論有一項提到「直接溝通」和「間接溝通」的說法。以美國人為例，美國人習

慣直接溝通，把傳達訊息的責任交給說話者，說話者有義務把訊息準確地傳達到聽話者身上，因此美國人在人際溝通上，通常明快又直接，因為要傳遞足夠和正確的訊息給聽話者知道。而「間接溝通」恰好相反，它是講求聽話者有義務聽懂說話者所欲表達的訊息，這當中包括說出來的話語和未說出口的「言外之意」。日本人「讀空氣」的溝通交際方式，正好說明瞭間接溝通說話的特色，意即是否接收到正確的訊息的責任從說話者換到了聽話者身上。聽話者應該要有能力讀懂說話者所表達的訊息，即使是較為含蓄的語言。從本段訪談中，討論到了日本人在社交場合中的語言使用的心理狀態和交際習慣，從中理解到日本人凡事講求和諧和避免衝突的言談習慣，這種心態深入在日本社會當中，內團體之間的對話和決定事情的方式，不首先發表意見不是由於沒有主見或沒意見，而是基於禮貌原則，先傾聽對方的意見，而當對方也表達了想聽自己意見的時候，自己再揣摩對方心意來表態，這樣的人際交際方式，對日本人來說是再普通不過的一件事，就像先前提過當日本人在碰到不同年紀、階級的談話對象時，迅速地轉換敬語方式來對應談話者的身分是非常自然且從小就被訓練好的。

「語言學家佐治圭三指出，日本人在說話時，經常會一邊判斷：對方對自己而言是否為親近的熟人或不太親近的他人；是上司、同事或下屬；是需要保留一些距離的人，或是不必要保留的人等，來分別使用敬語。」¹³⁸

對於沒有敬語語法的語言使用者，比如中文母語或英語母語者來說，的確是不太容易體會日本人在敬語上的使用心態和用法。這就像很多學了中文的學生，雖然都明白了中文的意思和如何說，但要什麼時候說和怎麼說的得體，又是另外一回事。學日文更是如此，由於敬語的體系相當發達，因此對誰說，什麼時候說和怎麼說都會影響到聽話者的理解和對說話者的印象。這是語用學中相當有魅力的一門研究。而 Benedict 在研究中也提及「每當一個人對別人說「吃」(「eat」) 或「坐」(「sit」) 的時候，他得根據對象與自己的親疏程度，或者是對下級還是上級而定，

¹³⁸本段話引自大導寺慎吾，〈臺日內團體謙虛行為之差異〉，《中華心理學刊》，2009年9月，頁356。

使用不同的詞句。• 同樣一個「你」(「you」)字，在不同的場合要用不一樣的形式，動詞有不同的詞幹。換句話說，日本人像許多太平洋上的民族一樣，有一種所謂「敬語」，伴隨著這種「敬語」還有相應的鞠躬和下跪動作。所有這類動作都受細緻的規則和慣例支配。不僅必須知道要向誰鞠躬，而且還必須知道要鞠躬到什麼程度。」¹³⁹對她來說，「日本儘管在近年顯著地歐化了，但卻依然是一個貴族化的社會。在同他人打招呼、同他人接觸時，都必須表明人們之間的社會地位差距的性質和程度。」研究對象 B 是以日本嚴謹的「等級制度」內化至深來解釋當今仍普及於日本人心中和日本社會的敬語用法，因為必須要知道向「誰」說話，才能篩選出恰當的敬語使用，以免壞了禮數。而學習日語的外國人，如果只單單學會了生詞和句型，卻無視於這些內化於該語言社會當中的文化和秩序，以自己生長背景的原生文化套入使用恐會形成許多誤解和溝通困難之處。而如何恰如其分的使用外語來應對，則是到了語用學的範圍。

第三節、文化衝撞和調適

「妳去過大陸嗎？妳知道大陸人和台灣人不太一樣？」(FC-10)

「雖然我一開始是去廣州，但在那邊沒多久就換去 ICU，北京那裏。我也說英文，但中國人一看到我的臉就問我是不是日本人。然後最有趣的昰，你猜他們跟著問我什麼？」(FD-10)

「他們問我要不要跟南京人道歉？」(FD-10)

¹³⁹ 見《菊與刀》，遠足出版，頁 125。

本次訪談有趣之處在於，這位訪談對象，嚴格來說，也不是個道地的日本人。他從小跟爸媽移居美國，在紐約長大，能說日文和英文，但書寫能力卻是英文為主。¹⁴⁰在 2011 年為做博士研究來到台灣的南港中研院做訪問學者¹⁴¹。筆者當時就問了他，聽完有什麼感覺？

「我一開始也不懂他的意思，後來被多問幾次之後，忽然明白了。感到很有意思。」
(FD-10)

「我知道這樣回答他們一定不滿意，但人又不是我殺的。雖然我爸媽是日本人，但我是在美國長大的。」(FD-10)

「我有個朋友在北京工作了 7 年，他說他沒有交到一個中國朋友。」
(IA-09)

訪談對象 A 對中國人對日本人的印象也如出一轍，他說他在台灣交到很多朋友，甚至在韓國留學時，最好的朋友就是台灣人。但去中國旅遊後，遇到的日本人居然這樣跟他說，同樣都是講中文的地方，他感到不可思議。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而由於中國人普遍的仇日情緒，甚至直接影響到日本學子是否前往當地留學的意願。

¹⁴⁰本研究對象為日裔美國人，父母由於工作關係在其幼年赴紐約定居。因此主要成長環境在美國東岸，對象自言爸媽在家跟他說日文，但一出家門都說英文，因此認為英文是他的第一語言。而後在碩士一年級時赴大陸廣州學習中文三個月，然後到北京繼續學習。筆者和該對象訪談自 2010 年冬開始，由於該對象來台做訪問學人，因此曾就美國少數族群身分、台裔美國人和日裔美國人等話題以及中文學習經驗進行訪談。而該對象在 2011 夏，續前往東京大學進行下一年度的訪問學人，對本研究的訪談貢獻主要在於身為日裔美國人的身分認同，對日、美文化的雙重生活體驗和文化接觸，以及中文作為第三語言學習的經驗談。使用中文、英文和簡單日文交談。

¹⁴¹該研究對象自言同時也在台大歷史系修課，因為拿的是公費獎學金，他是碩博連修，不用修碩士學位，大學畢業直攻博士，主要研究領域是日本二戰時期的殖民政策。

「我在申請留學的時候，準備要申請台灣學校的人數本來不是那麼多，但是剛好那年發生中國人燒日本汽車，破壞日本汽車工廠的事，很多同學不敢去中國了，所以都改來申請台灣，害錄取機率變得很低。好險我還是通過了。」

(FG-13)¹⁴²

「大家都知道，中國人不怎麼喜歡日本人，但為了以後工作和做生意的關係，我們還是會想到中國留學，把中文學好。可是台灣不一樣，台灣人很親切，對我很熱情，而且沒想到台灣便利商店的店員說話也超溫柔，嚇了我一跳。」

(FG-13)

訪談者 G 為來台短期交換一年的日本大四學生，她在日本念的是外語學科，本來應該是要去英語系國家交換，但她覺得中文也很重要，而且也許畢業之後，會有更多說中文的機會，加上她之前曾到高雄旅行，對台灣的印象很好，於是留學的首選地，成了台灣。

「我來台灣中研院一年，跟著去東京一年，本來想試試看，能不能在日本住下來，或者拿到博士以後，到日本工作。媽媽也比較希望我這樣。（我知道她希望我跟日本女孩結婚）但我後來住了東京一陣子，覺得很累。在日本生活很有壓力，妳去過日本嗎？妳覺得日本人怎麼樣？」(ID-09)

筆者分享了被日本電車上的人群嚇到的例子，因為上下班通勤時間，應該是滿滿的人潮，但是當筆者準備等列車進站時，卻聽不見任何人聲，心想怎麼都沒有人時，門一開啟，電車內滿滿的人，但是安靜得鴉雀無聲.....有種瞬間要窒息的感覺。

¹⁴² 詳見 2012 年〈燒日本車打日本人 內地反日趨激〉明報

<http://news.sina.com.hk/news/20120914/-1-2770998/1.html>，轉載自香港新浪網網路版新聞（閱讀日期：2014 年 11 月 20 日）。

「妳發現了！我也是覺得他們的社會給人壓力很大，是無形的壓力，沒有人逼你那麼做，但你就是沒辦法不那麼做，好累。」(ID-09)

後來對象 D 就回了美國，從他的反應來看，在旅日的一年當中，日常生活經驗決定了他要回美國定居的打算。雖然違背了父母的意願，但他很顯然的比自己意識到的更美國化了。他無法忍受在日本生活時候的種種拘束感，他覺得不管是交朋友，上課，出去玩，只要是跟任何有人相關的活動都是壓力，他不想再活在這種莫須有的壓力當中。

「但也許這樣反而變得輕鬆，因為你只要遵守他們想要你遵守的規矩，其他怎麼樣都可以，更何況我們還有外人 PASS」(FF-14)

說這話的並非筆者原本設定的訪談對象，但由於他的身分特殊，雖然不是日籍人士，但在日本有 6 年以上的居住經驗，工作上需要，都要使用日語交談，加上身為英語母語者的語言身分，筆者也把相關的問題問了該名對象一遍，作為本文的對照組。簡稱對照組 F。¹⁴³

F 自言在 6 年前到日本的時候，一句日文都不會說，加上一開始工作的地方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小鎮—四國市。當地人年紀偏大，根本不諳外語，更別提見過外國人。他高鼻深目的長相，明顯成為日常生活的阻礙。F 說「有一次他想去剪頭髮，去的第一間髮廊，髮廊主人一見到一個外國人進來，就變得很驚慌，一直揮手用日文說外人，又說 Close、Close，叫他出去」，再來去的第二間髮廊也一樣，略有年紀的老闆揮著手說著 close close 叫他出去，但這次他決定一定要剪頭髮，想辦法走了進來，坐到其中一個椅子上，日英文夾雜著說「我是這裏學校的老師，我要剪頭

¹⁴³ 研究對象 F 不是日本人，而是一名旅日六年的澳籍白人。研究至此，希望能帶入一名熟悉日本文化的外籍人士觀點，以對照組的方式反觀外國人眼中的日本。藉以在日本文化之外，用西方世界的角度理解，「在當代西方人的眼中，日本是一個怎麼樣的國家、日本社會是怎麼樣的一個社會。」該對象八年前自澳洲赴日任教，待了六年後來台。在日教書生涯，曾待過名古屋、北海道和東京，能說流利日文，並通過日本語二級試驗。來台灣也是因為之前在日本的契機。取其同時具有旅居日本和台灣的經驗，因此加入該名對象的對照觀點，作補充敘述。此處僅藉助他在日本的所見所聞來反襯日本人和社會的特殊性。該對象諳日、英文，和筆者訪談使用英文。

髮，沒有惡意，你不要緊張」。加上其他一些經歷，F認為，日本人普遍不喜歡誤解的感覺(Misunderstood)，當他們發現自己會誤解別人，或別人有可能誤解自己的意思就會開始惶恐(panic)，變得很驚惶。所以當能說日語以後，他發現雖然日本人見到他一開始還是會驚惶，但慢慢地發現他能講日語後，就變好了。

以下引了兩段《藝妓回憶錄》當中的台詞以表達外國人眼中的日本文化。外人眼中的日本文化，以藝妓為代表，因為藝妓是苦與美並存的最好象徵，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也曾在其演講中指出了「日本文化的雙重性」表示當代日本在傳統和西化兩股力量中，擁有了雙重色彩。而綜合本節以上描述，對於旅台日本人在離開日本之後所感到的文化衝擊，旅台日本人本身實際上也同時兼具了「定居者」和「觀光客」的雙重身分，所以雖然他會因為觀光客的身分而對台灣感到新鮮，對台灣人的親切感到高興，覺得可以長住下去，一方面也因為一說中文就有口音而讓自己的外國人身分曝光，這樣的雙重身分和日本人本身的雙重性，形成了二元雙重性的特徵。身為一個在台灣的外國人，感覺既新鮮又熟悉，但身為一個在日本人，卻又不是真正的外國人，因為台灣和日本的歷史源遠流長，因為日本和中國文化的關係剪不斷，理還亂。

“Agony and beauty, for us, live side by side.”

” The heart dies a slow death. Shedding each hope like leaves. Until one day there are none. No hopes. Nothing remains. She paints her face to hide her face. Her eyes are deep water. It is not for geisha to want. It is not for geisha to feel. Geisha is 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 She dances. She sings. She entertains you. Whatever you want. The rest is shadows. The rest is secret. ”

摘自電影〈藝妓回憶錄〉

千代：「心會慢慢死去。就像落葉一樣漸漸失去希望。直到有一天完全絕望。心如止水。一無所有。她抹上濃妝掩飾她的真面目。她的雙眼宛如一泓深淵。•一個藝伎不能有慾望。一個藝伎不能有感情。藝妓是滾滾紅塵中的過客（藝術家）。她在世

人面前跳舞歌唱，討人歡心、付出一切。真正的自我卻躲在陰影中。內心充滿秘密。」

藝妓回憶錄中，一語點出藝妓此一角色的內涵，**苦與美，永遠相伴相依**。對筆者來說，更廣泛地來說，「藝妓」這樣兼有絕對理性和感性層次性格的職業（或一種身分）的確只能存在於日本這樣一個特殊的社會。簡單來說，藝妓的形象，就是某種程度上的日本人給外在的形象，極度具有美感，也極度具有距離，極度整潔，又極度狂野。這種衝突性和內外鮮明的特色，是屬於日本人的。¹⁴⁴而有趣的是，日本人自己不這麼覺得，以本片為例，許多日本人不滿片中矮化藝妓，把藝妓的女性地位寫得過於卑微與可憐，但本片卻深受西方觀眾好評。而實際上，本片改編的小說作者，的確是一位西方人，他用他的角度觀察了當時代的所謂「藝妓」一身分的喜怒哀愁，滿足了西方觀眾對於日本和藝妓的期待和幻想。相對來說，筆者直接聯想到的中國電影是「臥虎藏龍」，同樣是遭中國觀眾詬病但卻大獲西方世界好評。

從文化詮釋學的角度來看，這是個相當有意思的現象。本國觀眾對於自身的文化和他國觀眾看待該文化的方式，顯然不同。存在距離感之後，他者會由於該主題文化的情緒和角色而感到不忍或憐憫，但自身多覺得被矮化；而自己感到驕傲或希望獲得讚賞的地方卻不一定會受他者觀眾喜愛。從自己的角度看出去和從別人的角度看回來，同一個人的表情卻獲得了不同的解讀。這是電影或小說這些藝術作品迷人之處，也是文化詮釋學者研究之處。

Mameha: ” Remember, Chiyo, geisha are not courtesans. And we are no wives. We sell our skills, not our bodies. We create another secret world. A place only of beauty. The very word “geisha” means “**artist.**” **And to be a geisha is to be judged as a moving work of art.** Agony and beauty, for us, live side by side. Your feet will suffer, your fingers will bleed. Even sitting and sleeping will be painful”

豆葉：「千萬記住，藝伎不是妓女。也不是妻子。我們賣藝，但是不賣身。我們營造一個神祕的世界。一切都美不勝收。藝伎的漢字代表藝術家。藝伎就像是活生生的藝術品。吃的苦中苦方能成為美女。你的腳會痛，你的手指會流血。就連坐下來和睡覺都會很痛苦。」

此處，以藝伎前輩教導後輩怎麼看待自己的話做結尾。We sell our skills, not our bodies. We create a secret world. 這句話筆者特引用來解釋本文如何看待日本文化，從外人的角度來看日本文化，日本文化的神秘，實際上是自己塑造的，為了贏得美名和眼光，他們用絕美的外在形象攫取外人眼光，而代價是長時間的忍耐和苦不堪言。¹⁴⁵對筆者來說，日本人始終過度的客套和禮貌也是一種自我強迫性的方式來博取外人讚賞，但當中壓抑真實自我情緒和過於僵化和不近人情的部份，正是隱藏起來，不為外人道之的艱辛。

第四節、旅台日本人的類型

《日本人論》此一理論源起於明治時期的日本國學，由於和西方迥然不同的民族性和生活方式，西方國家開始以「日本人」為一理論概念，通篇討論日本社會的文化、做事方式、食衣住行到內在精神。本文也必須引日本人論理由在於，一般來說，對美國人而言，若以某一類性格或做事方法來概論全美國人－寫出所謂「美國人論」一定被美國人嗤之以鼻，因為美國的立國精神就是追求「獨立自主」，男女老少無論種族，弱勢，都被要求擁有自己在社會獨立生存的能力，也被鼓勵擁有自

¹⁴⁵此概念和《菊與刀》當中所描述日本人普遍的二重性格亦有重疊之處，「…但所有這些矛盾的說法正是敘述日本的書籍的經緯。它們是真實的。菊花和刀兩者都是這幅畫中的一部分。日本人既好鬥又和善，既尚武又愛美，既蠻橫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適應性，既順從又不甘任人擺佈，既忠誠不二又會背信棄義，既勇敢又膽怯，既保守又善於接受新事物，而且這一切相互矛盾的氣質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現出來的。他們非常關心別人對他們的行動的看法…」，苦與美在日本人身上同時並存，並視為理所當然。

我意見，勇於發表的個性。因此若要用一種或數種類型的性格來為美國人做分析，這樣的方式是不太適合做美國人研究的。但相反地，日本人正由於擁有「集體性格」的特性，他們從小即被教育「不要與眾不同」，也在大環境下被要求「不要和別人不一樣」，在這樣的社會氣氛裡，便呈現出相當一致的民族性和人民個性，因此，要研究日本人或者比研究美國人容易一些，因為如果能抓住他們的集體性格為何，就差不多掌握了七成的日本人性格。或者說掌握了幾類典型的日本人性格。這部分的論證和分析將從以下訪談和自我反思中看到。本節以擁有旅台經驗的三名日本人為主，根據其來台目的不同，討論旅台日本人的共同點和差異性。

先由一名被企業外派至台灣學中文的對象來看，該名對象（訪談對象 C）為一典型的公司派遣至海外學語言的商務人士，學習和住宿等來台費用都由公司支付，對象需每月固定回報公司學習進度。¹⁴⁶本對象來台學中文是從零開始，即從一句中文都不會說，到半年後學到了中級程度教材，不過對筆者來說，該對象的口說中文能力只能算在初級上下，因為大部分時間都跟同樣程度的語言班同學在一起，口語能力的進步十分有限。最後也因為在語言能力方面未能通過公司考核而返回東京工作。¹⁴⁷和筆者的訪談自 2013 年初開始，每個月見面兩次，一開始是筆者的日文語言交換對象，後來開始進行研究訪談。返國後仍保持聯絡，不過由於對象工作十分繁忙，沒有太多機會做返國後的追蹤調查。主要使用中文和英文交談。

由前述文獻探討中提及近代日本的海上貿易活動頻繁，即使當局採取鎖國策略，仍難免除日本商人想和其他國家作生意的意圖。在新加坡立國之初，前總理李光耀曾不只一次造訪日本，向日本取經，其曾在一場華商大會演講中呼籲「如果兩個人在容貌與體格上具有共同的特徵，相互間自然會有感情，當使用的文化語言又是相通之時，雙方自然更容易親近，也更容易建立互信的關係。這種互信正是建立商業貿易的基礎。」在分析商社人員訪談結果前，得先理解到為何本文在試圖描繪中文在日本近代社會的身分之餘，還把看似不甚相干的貿易活動拉近來討論，正是

¹⁴⁶ 該名對象為日本一國際商社東京本社社員，2012 年來台進行半年的中文特訓後，於 2013 年 8 月歸國。

¹⁴⁷ 筆者按：伊藤忠商社在日本為三大綜合商社之一，伊藤忠財團與三井，三菱，住友，丸紅財團等並列，為日本前五大財團，掌握日本全國近 99% 的大型生產企業和貿易公司，可說是掌握了日本各類產業的命脈。

由於日本近代以商立國，日本現代化的基礎是建立在工業發展和通商港口貿易之上，而近代歷史上最早的日籍中文教師正是所謂的「唐通事」，教授中文的目的就是為了進行和中國的貿易，因此學習需求一定具備了實用性和專業性，此時的學習特色也在第二章的文獻探討中提到，而當代日本人在出社會後，若在工作上對中文有需求，是否也呼應到當初長崎通商口岸的「唐通事」教授中文要領？以溝通和商業知識為首要的學習方式，而跨越了一整個 20 世紀以來，以國家軍事為目的的戰略外語或強調學習中國古典文學意涵的大學殿堂象牙塔外語，重新聯結回語言學習最初的目的－溝通與交際？選用該社員作為研究對象的理由在於該社在日本既擁有悠久歷史也維持不斷創新的概念，是同時擁有傳統日本經營理念和西方文化的特色。

¹⁴⁸其歷史可追溯至江戶時代末期。¹⁴⁹

「我在社內做的是會計的工作，而只要進入我們社，前兩年都會被公司外派到國外學習一種外語，最多是英語。我之前去過美國半年，都是由公司出錢；這次也是，公司希望栽培我來台灣工作，所以先讓我來台北學中文。如果學得好，我就可以留在台灣，也算是升官。」(FC-11)

該對象裡裡外外都表示了對公司的尊敬和忠誠，雖然公司考察的相當嚴格，幾乎每個月都會來信要求繳交學習進度，壓力很大，但該對象當談到公司的時候的口氣，給筆者很深的印象。

¹⁴⁸ 筆者按：本文直接採用日文原文「商社」闡述，日文「商社」即貿易公司之義，故國際商社即代表國際貿易公司。

¹⁴⁹ 伊藤忠商社背景簡介：伊藤忠商事株式會社（ITOCHU Corporation，日語平假名：いとうちゅうしょうじ）是日本的綜合商社之一，經營項目橫跨纖維、石化、金屬、電機、食品、通訊、媒體、航太、物流、金融、保險、不動產等等諸多領域。旗下共有 8 家子公司、18 家關係企業，2006 年集團年營收規模為 11 兆日圓，在日本的主要證券交易所，如東京、大阪、名古屋、福岡、札幌、JASDAQ 等都可以見到伊藤忠商事企業集團的名號。伊藤忠商事的歷史可追溯到江戶時代末期。安政五年（1858 年），15 歲的伊藤忠兵衛以走販的方式從大阪（後改名大阪）批入麻布到泉州、紀州販賣起家。1872 年（明治五年）於大阪開設「紅忠」商號買賣吳服及棉麻布品。1884 年（明治十七年）改稱「丸紅伊藤本店」，1893 年（明治廿六年）改為「伊藤糸店」，此為伊藤忠商事之始。1918 年（大正七年）第二代伊藤忠兵衛將公司分拆為「伊藤忠商事株式會社」與「株式會社伊藤忠商店」，其中後者於 1921 年又與伯父伊藤長兵衛所創立的伊藤長兵衛商店合併，成為「株式會社丸紅商店」。二戰期間，伊藤忠商事與丸紅商店合併為「大建產業」，但日本戰敗後又在 GHQ 的財閥解體政策下分拆為 4 家企業，其一即伊藤忠商事株式會社。引用自伊藤忠商社官方網站之歷史沿革 <http://www.itochu.co.jp/cn/about/history/>（網站閱讀日期：2014 年 5 月 8 日）

「在我們公司工作很辛苦，我常常要加班到半夜才能離開，但這是因為公司業務多，只要公司賺錢，會立刻發獎金回饋給員工，公司對我很好，我當然要盡力達成公司的要求。」(FC-11)

說到這些感受的時候，剛好是該對象收到公司傳來一封致贈獎金的訊息，大意為由於該月份公司營利超過預估數字，為了感謝員工，特別加發該月薪水的 30% 做獎勵。相較於台灣許多中小企業只顧自己賺錢，而剝削員工的公司文化實在大不同。而日本員工對於自己公司的盡忠心態，和江戶時期武士對主公的誓死效忠，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因為日本國內的工作文化是絕不輕易換工作。大學畢業的第一份工作可能一做就是一輩子，而一旦跳槽或換公司會給予新公司一種「你工作能力有問題」的印象，對於想換公司的人來說不太有利。筆者曾在大學剛畢業時兩年內換了三份工作。當時一位日本朋友就曾為此大大吃驚。

「妳怎麼又換工作？台灣可以這樣的嗎？」(IA-08)

當時筆者對該朋友的反應也感到驚訝，換工作有甚麼不對嗎？碰到不適合的工作，或自己實在沒有興趣的工作為什麼要勉強自己待下去呢？該友人雖沒有正面回應，但言下之意表示了在日本是不可能會在這麼短的時間一直換工作的。因為日本工作文化除了擁有勞資關係外，更繼承了幕府時代以來的效忠文化。雖然當前日本社會此類制度也出現許多弊病，比如派遣員工的濫用等，但在本研究所觀察到的員工對公司的效忠度，仍然是相當高昂的。

由此延續而來的是另一名訪談對象的經驗。¹⁵⁰從他在日本的工作經驗同樣可以觀察到他對公司的尊敬和良好印象，並且也可看出日系公司對員工的指揮方式和態

¹⁵⁰ 該對象爸媽在對象幼時赴大阪做生意，之後一直定居大阪，在家用台語交談，爸媽是彰化人。對象和姐姐從小在日本當地學校就讀，到國中時，媽媽曾問要不要到大阪中華學校念書，可以一邊學中文，一邊學日文，對象當時拒絕，希望仍然在日本當地學校就讀，原因是朋友圈會轉變，他希望仍然留住原本的朋友圈，中文長大再學也沒關係，但朋友長大不一定還有。台灣仍有親戚，但畢業後，也沒有回台灣的打算。後於 2012 年和親戚合夥返台開餐廳，筆者和該對象的認識契機是經由目前任教

度。該對象為台籍日本人，在大阪當地一間汽車公司工作，被公司外派到北京兩年。由於從 18 歲開始學習中文，E 雖然沒有在台灣成長的經驗，對中文卻並不陌生，到台灣後，也感於必須更精進自己的中文而到「國語日報」報名中文班，不過效果並不大，「因為學生人數 15-20 人有點多，上課大部分還是只能聽老師講解，沒有太多機會練習會話。」關於學中文的經驗，其實在大阪成長過程中，媽媽曾問他要不要去「大阪中華學校」讀書，可以同時把中文、日文學好？去參觀學校以後，他決定還是進入一般當地學校就讀，因為朋友已經都是日本人，不想因為進入中華學校而失去已經有的朋友，可是中文長大了再學還是可以。¹⁵¹

本研究對象由於是台裔的關係，中文對他來說並非絕對的外語，因為是爸媽的母語，甚至父親在家還都講台語（父親為彰化人），不過對於中文學習的心態，筆者截至目前為止，也把本研究對象歸類到實用心態占主要學習動機一類。根據訪談對象自己填寫的問卷資料當中，雖然國籍為台灣，但中文卻是從 18 歲才開始學，如果不是覺得將來工作派得上用場或是實際生活所需，研究對象完全可以不用學中文也可以在日本找到好的工作，如同研究對象自言「外語能力對進入日本企業工作有優勢，但並非必須」。另一佐證是，大研究對象兩歲的姐姐，目前也在日本工作，並且沒有返台或任何到海外工作的打算。由此可形塑出日本國內的就業市場仍保持一定程度的保守態度，即使在大型國際商社中，擁有外語能力也僅是優勢而非必須。而當代日本人若非實際生活或工作需要，也不必非要擁有外語能力不可，而如果擁有了外語能力，多半有實際上的海外工作機會或優先被派遣至海外，因此，對於實用性動機的外語學習在此面向可說大致上符合。筆者和該對象開始接觸是從一封書信往來開始，由於在赴大阪前夕，得知該對象也會返日探親，因此在討論見面地點時也同樣發生了和研究對象 B 一樣的事情。在人際關係的距離要放多遠是巧妙

的學校同事介紹，於今年夏天赴大阪旅行時認識，由此進行訪談。該對象的中文能力聽說基本上沒問題，不過可聽出其日本口音，其言行舉止除了能說中文，大致與日本人無異，思想作風也和日本人非常接近。該對象雖然在血緣上「非日本人」，但究其特殊的台日背景、和從小學即在日本就讀，對筆者而言仍有一定以上的參考價值。該對象也擁有中國的跨國工作經驗，加上日前自日返台創業，可提供本研究另一視角，因此放入討論。全程使用中文和一點點台語訪談。

¹⁵¹ 訪談對象 E 自 2012 年來台開餐廳，當中學了半年左右中文，現仍持續在台工作，並於 2015 年年初開了第三間分店。

的課題。而由於是台裔的身分，在汽車公司工作時，就曾因此被派到大陸長期工作，原因無他，就是既然是台裔，那一定能說中文。對研究對象來說，感到有些無奈，雖然會說中文，但在那之前，也沒有去中國的經驗，也不熟悉中國，更別提和中國人打交道，因此，基於這個理由被派至中國可見該公司仍具有一般人對台裔日本人的刻板印象，也看出該公司並不那麼了解中國和台灣的差距。而另一研究對象也曾表示由於剛進公司就隨該公司長官一同至蘇州工作，除了工作時間之外，連住的地方也在一起，意指下班之後還得和長官相處，壓力之大讓他一年之後暴瘦，回東京時，連媽媽都嚇了一跳。

訪談對象 E 為台裔日本人，原以為身分不算是正統日本人，因此無法拿來做為主要研究對象，但經訪談後，發現由於父母移民到日本的時間很久，研究對象在日本出生，小學至大學君在日本受教育，因此已把第一語言做為日語。以此做為研究，不僅可針對台裔背景做訪談，更可因對象對兩地文化各有一定程度認識而更快切入主題，這是筆者最後仍選用此研究對象做為主要研究者的原因。研究對象 E 出社會後的第一份工作就在此間大型汽車公司，任職部門為海外採購部，主要工作內容為採購海外零件，需要大量使用英文和中文，更由於公司需要，外派至中國北京長達 6 年時間。問到對中國工作的適應程度，和之前博士生所言相符，第一要件是「找到乾淨的地方居住」。對日本人來說，習慣日本當地衛生條件相當好的生活之後，來到開發中國家，的確會對此感到憂慮。而關於工作語言方面，由於家中使用台語和有台灣口音的中文，剛到北京對於有濃重口音的北京腔中文也需要時間調適。而針對工作環境的文化方面，E 表示同事有中國人和印尼人，和日本人比較起來，其他國家人士的工作態度較不積極，因為「工作態度決定了工作效率」，如果工作態度較不積極會直接影響到工作效率。不過也跟每個國家的文化有關，對此 E 並沒有特別指出哪邊的文化比較好，也較客觀地表達了各地文化的不同影響了各地不同的工作習慣。另值得一提的為 E 在日本工作了 6 年後，決定來到台灣創業。原因當然有很多，但主要還是想趁年輕，想做些不一樣的事，選擇台灣的原因是，門檻比日本來得低，「在日本創業沒有那麼簡單。」而和堂哥合夥決定來到臺北開餐廳。

綜上所述，本研究對象和前述公司派遣來台學中文的商社社員而論，兩名旅台人士對中文學習的工具性動機強烈。¹⁵²都是有明確的來台動機而從事中文學習或經商做生意，因此中文能力的好壞造成對其繼續居留台灣與否造成決定性因素。台裔受訪者由於中文口語能力近似母語者，在台北工作一點也不受語言能力影響。但商社社員則因為在最後一次的公司考察未能通過語言能力的評鑑而遭到被招回東京本社的命運。日本公司願意大力栽培員工，但考察員工的標準也是極其嚴格，因此商社社員雖然很喜歡台灣，也希望能待在台灣工作，卻因為語言能力而提前回國。但旅台日本人真的無法在短期提升中文能力嗎？以下這名訪談者，則打破這個說法，由於她的認真和外向個性，促使她在台短短八個月的交換學生期間，不僅把中文練到了能發表難度較高的口說報告也交到了包括筆者在內的許多台灣朋友。

¹⁵²根據 Joshua Fishman 1972 年發表的觀念和 J. Hofman 在 1977 年的研究結果顯示，個人對某語言的態度影響其語言保留與更替。學習語言者對於語言的學習心態，可粗分為情感性價值和工具性價值，所謂「情感價值」亦即個人對目標語的學習和該目標語地區產生情感連結，比如因為喜歡韓國偶像而想學韓語，因為對法國巴黎有憧憬而想學法語。「工具性價值」指的是個人以語言和該語言學習作為一種工具，在學會了該語言之後，有其實際上的具體價值。最明顯的例子即日本人為了和中國大陸做生意而開始學習中文，以及台灣學生為了想去西方國家留學而開始學習英語等。

研究對象 G 為一位京都某大學的大四學生，由於其待在台灣的時間較久，相較早稻田大學遊學團較短期的遊學性質，可更清楚訪談到研究對象對台灣的認識和對中文的學習需求和自身學習動機。¹⁵³G 本身為英語文學專業，由於兩年前曾到高雄住過寄宿家庭，對台灣有良好印象，因此在大四努力爭取了到台大交換學生的機會。前後交換時間為時 10 個月，除了在台大學習專業相關課程，也自行到語言中心和 ICLP 學習中文，是對於中文學習相當熱忱的日本學生。今年 6 月返日，正在準備找工作當中。

學生自言對中文產生興趣來自兩年前老師介紹的高雄寄宿家庭，想來台灣學中文，在台灣住了兩個月從一句中文都不會說開始學起，於高雄師範大學語言中心開始人生中第一次的中文學習經驗。雖然採用一對一教學的方式，但是學完回國前的語言能力仍停留在初級的簡單日常用語，所以打算回日本後繼續進修。但回國後由於第二外語選了西班牙語，加上英文系課程較繁重，整整一年沒有時間選修中文課，直到發現有來台大交換學生的機會。決定要試試看能不能爭取，因為交換學生的條件也不簡單，必須有作文筆試和日文中文兩樣面試（各學院規定不同，商學院只需要日文面試，但文學院必須通過兩項面試，以及 HSK 四級合格），加上當年（2012 年底）中國和日本關係相當不好（豐田汽車中國廠被砸）原本預計申請去中國的學生都改成申請台灣學校，競爭很激烈。但禮子還是被錄取了。覺得自己很幸運，然後來台灣的第一學期，非常努力學中文，除了交換生一周兩天的中文課，還去台大 ICLP 上白天的密集語言課，在最後幾個月，更自己到文化大學城區部做一對一的會話練習，這麼努力學中文的原因，除了因為喜歡台灣之外，也覺得可以在目標國家學目標語的機會難得，雖然學費不便宜，但在日本當地一對一練習中文也要 3000 圓日幣一小時，所以應該要好好把握在台灣的時間，課業最繁忙的時候，除了上午三小時中文課，下午修台大的課，晚上再兩小時中文課，連到夜市逛逛的時間都沒有，不過感到很開心。因為十個月下來，感覺自己中文進步不少，從原來回答一句話要想半天，到現在的期末成就展現可以討論日本的經濟。對訪談者 G 來說，這十個月的留學生活徹底提高了她的中文語言能力。筆者曾就以下問題詢問她的看法。

¹⁵³ 訪談對象 G 為大四英文文學系學生，來台灣交換學生一年。

「英文文學系專業，畢業後打算當英文老師嗎？」

「現在日本教育環境有一些問題，比方學生被霸凌以及教師教學不夠耐心的問題，所以政府把教師資格改嚴格，原本擁有教師執照就是終身教師資格，但現在教師執照只有十年期限，要再延長，必須上課以及通過考察。」

「還有我的學妹開始（2013年入學），要拿到教師資格，除了考試和實習外，還要必須去學習障礙學校當志工一定的時間，因為現在的老師常常被檢舉對學生不好，老師不會處理學生問題，所以政府決定讓新老師要先有面對學習障礙學生的經驗才可以拿老師執照當正式的老師。但是，當然被已經是正式的老師們反彈，因為平常教書很辛苦了，還要準備延長資格的考試和再念書，老師壓力變得很大。但日本人的習慣是，不會上街去抗議，雖然心裡不高興，也是跟同事抱怨抱怨就沒了。」

「雖然當老師的薪水比較穩定，像台灣的公務員這樣，但因為當老師的規定改得嚴格了，我也會開始想想要不要先試試別的行業，跟外語能力有關的。」

「日本的4月是就活（就業活動大會）的季節，所有的應屆畢業生都會在這個時候去展覽會找工作，像我這樣的情況，由於到海外交換學生錯過了這個機會，還有一次跟外語能力比較相關的就活是在下禮拜，大阪有一場，東京有一場，上個禮拜結束了，我的鄰居就是為了這個先趕回國去了。」

日本的就活很特別，因為雖然有很國際化的公司，但是大部分的日本公司都對服裝和外表有一定的要求。從黑西裝黑窄裙，到鞋子，以及頭髮的顏色，不能捲髮，女生一定要直髮，不可以披散著頭，不可以有瀏海。有瀏海一定要用髮夾夾住，髮夾夾的位置和顏色都有規定。雖然不是每間公司都會如此細看來求職的員工。但來求職的新鮮人做如此的打扮變成了不用定立的規定。

從以上內容來看，研究對象強調了由於來目標語地區機會難得，希望能好好把握學習目標語的時間，因此同時到了三間不同的語言中心學習中文。對於實用性心態的解讀來看，當代日本人對於語言實用的看法顯得較積極和強烈，由於過去對外語的學習特色都偏向讀寫能力的培養，但從前導性研究到這名大四學生報名了一對一特訓和 ICLP 以訓練口說著名的小班制教學來看，日本人對於能使用該目標語和母語人士溝通的意圖更清楚，而關於積極爭取到海外交換學生的態度也更明確反映出當代日本學生很渴望到不同國家留學，感受不同文化的生活體驗意識強烈。對研究對象 B 來臺北念完碩士和攻讀博士，以及早大遊學團每年激烈的名額爭取，和本對象在臺灣積極學中文的態度可見一斑。本節討論的三名日本人一名為創業目的來台，兩名為學中文來台。學中文的兩名一為精進中文能力作為交換學生，另一名為公司外派至台，為滿足工作上需要。後兩名都進入了語言中心學習中文，也都是只待了不超過一年的時間，商務目的的對象因中文能力進步不如預期，提前返日，而作為交換學生的訪談對象則是交換學生期滿返回日本完成大學學業。除了因來台創業者至今仍留在台灣外，其他人則是完成目標返日。

第五章、中文學習歷程

本章針對受訪者的中文學習歷程作一分類和整理。試圖從中了解其中文學習歷程，期望能從此一方向給台灣華語的授課環境一些實質建議與省思。以下從旅居者觀點的台灣與中國開始，由旅居過台灣和中國經驗的中文學習者自言其在中國和台灣的旅居和學中文經驗，再從各對象的中文學習歷程比較、語言中心對學生中文能力的影響和台灣作為中文學習場域的價值來闡述，期望能從旅居者同時兼具中文學習者的觀點提供不同的看法。並同時從筆者個人的教學經驗和近年來對華語文教學界的觀察提出建議和反思，此資料亦來自前導性研究中對語言中心華語教師訪談的整理。

第一節、旅居者觀點下的台灣與中國

當討論到移民研究的時候，留學生在時間長度上來說算是相當短暫的，因為「留學」代表著會有學成歸國的一天，而留學時間也往往因取得學位時間的侷限而停在 2-8 年左右不等。本研究當中，以留學為目的的研究對象留台時間有從 1~6 年不等，也有留台 2 年之後，開始不斷往返，也有學成之後，目前仍在台定居的。從移民研究的角度來說，留學生被歸類「暫時移民」，移居地對其產生的影響沒有「永久移民」相形之下來得那麼大，但從生命故事的角度來看，留學生留學的年紀多半位在 18-30 歲之間，這個年紀在人生規劃上扮演著關鍵的角色，雖然不表示 30 歲之後所處的地方不會影響他一生，但在此青年階段，人生的規劃、志業和理想在

成形的時候，移居地給留學生的影響無遠弗屆，此一說法在本章有以下的描述和分析。

「妳覺得我的中文很好，我告訴你，那都不是跟老師學的，是跟台灣人學的！」

(IA-09)

「我剛來的時候，覺得要趕快把中文學好，很認真的去語言中心。那邊老師很好，但我後來發現一個問題—上課學的中文跟外面台灣人講的不一樣。我覺得很奇怪，也問老師，老師說她教的是標準的中文。我感覺更奇怪，那如果上課學了標準的中文但是到外面講沒有人聽得懂，為什麼要學這種中文？標準的中文有什麼用？」

(IA-09)

當筆者和訪談者 A 討論到這個話題，由於筆者當時剛進入華語教學領域，曾被要求用非常「正規」的中文教課，也就是訪談者 A 所提的「標準中文」，由於此故，筆者和該名訪談者爭辯了很長的時間。雖然筆者當時也感到中文教科書內容和實際台灣人使用的中文有所差距，但也接受了資深中文教師的看法—這是標準的用法，也許這些學生未來會到中國，這跟中國人所用的中文實際上是比較相近的。¹⁵⁴

「但也許我不會去中國啊？而且，如果我要去中國，我就在那邊學中文就好了，為什麼要在台灣學中國的中文？」(IA-09)

筆者以台灣人的中文因為長時間受到閩南方言和日語在地化的影響，因此和原本「正規」的中文有所不同反駁，並強調在教室中，老師希望學生學到最正統的中文。

¹⁵⁴ 筆者按：主要爭辯的教材為《新實用視聽華語》第一和二冊，普遍被列為外國人來台學中文的初級用書，正中書局出版。

「也許你們的考量也沒有錯，但是我只想要學了能用，學了能實際的跟台灣人溝通。妳知道嗎，這就像如果妳到日本去，想學日文，學了以後發現妳說的日文，日本人都聽不懂，那妳還要學嗎？」(IA-09)

在溝通交際的部份，訪談者 A 說服了筆者，但也因此涉入一個有趣的話題－何謂標準？

語言標準化的問題，對筆者來說，這類討論幾乎只會落在亞洲－英文說得不標準會被笑，日本人說中文有腔調會被笑，外國人的中文聲調不準也會被笑，被笑的原因都圍繞著一件事－「不標準」。因此，台灣從小有國語正音班，台灣的華語教師師資班當中有語音矯正班，專糾台灣人的 en/eng, zhi/chi/shi, 台灣華語教師資格考的口試方式，語音標準的評分比重佔絕對關鍵。¹⁵⁵更別提從小到大需要咬文嚼字的朗讀比賽和演講比賽了。而對岸有漢語水準測驗，有針對播音員和表演人員的發音要求，說普通話說得不夠「標準」會被撤換，戲劇角色會被換上配音或甚至被取代。以香港為例，香港學校裡頭的中文教師，往往具有中國籍，被取用的原因是能說一口字正腔圓的中文，因此越來越多的內地教師因為擁有字正腔圓的中文口說能力，在第一印象上擁有了壓倒性的優勢，相較於香港當地教師來說，語音不夠準確就被排到了第二順位，此點，對英語母語者來說，實是難以相信之事。¹⁵⁶綜觀兩岸三地，對語音的要求，有著一套相當高的標準。但是相反來說，英文有嗎？當英語母語者在學發音時，他們的老師是怎麼要求的？哪裏的英語才算是「正統英語」呢？英國？美國？澳洲呢？當澳洲學生在學他們的母語時，澳洲老師也會被要求用一套標準化的英語發音來教他們的學生嗎？

¹⁵⁵ 此為筆者自身在 2008 年參加國際華語研習所 (ICLP) 的師資班的親身經歷，關於師資班的口是標準來源，則來自該年度曾擔任華語師資資格考口試評分委員的資深教授的演講中提到。

¹⁵⁶ 英語母語者的反應是，那就像要印度人不能教印度小學生英文，必須從美國或英國找來說「正統英文」的老師才能教一樣，令人難以置信。

第一次讓筆者暗自深省的機會是在一場校內的在職進修工作坊。¹⁵⁷身為小學導師的幾位英語母語者同事，當在討論發音教學時，他們沒有半點提到如何糾音的問題。因為對筆者工作的學校而言，有一半的學生是台灣人，也就是為非英語母語者（Non Native English Speaker）因此當進入國際學校時，筆者曾好奇小學教師都如何引導他們的發音。沒想到，答案是「不用引導」。筆者曾舉例問其中教發音和詞彙的一位老師，如果學生是非英語母語者，比如說法國來的，他們會如何糾正他的英語發音？該師直言，「妳說的例子，他的英文發音有影響到讓聽話者誤會他想說什麼的程度嗎？」筆者表示「如果沒有到會影響理解訊息內容的程度就不需要糾音了嗎？」該師回答「原則是。因為以某位學生來說，他是從法國來的，但我頂多讓他跟著我再說一次，或提醒他英文的發音，但不覺得需要特別糾正他。因為他平時說英文時，並沒有因為他的法國口音而阻礙到跟人溝通。」而由於我們當時討論的主題正是「如何教發音」，主講者是一名澳籍教師，他的口音正好有所謂的「澳洲腔」，因此，筆者本來也好奇他在教書時會如何處理這個問題。沒想到，對英語母語者的世界來說，這似乎完全不是個問題。筆者在此所提出的反思為，使用英語作為母語的國家太多，而使用英語本身，和英語的語言歷史已經沒有直接相關，純粹只是由於英語具有當今世上的「國際通用語」身分。¹⁵⁸而如何規定標準這件事，本身就顯得相當詭譎，若承認了某一國或某一地區所使用的英語為標準英語，那是否意味著其他國家和其他地區的英語為不標準？因此在能溝通的前提下，筆者所瞭解到的現況是，在英語母語者的語言教學世界裏，沒有所謂的語言標準規範；因此，美國有美式英文，英國有英式英文，澳洲、紐西蘭有各自口音，印度，新加坡也是各有特色。由此可見，英語母語者對於不同口音的英文，是很包容的，而中文母語者呢？是否能有同樣接納之心？這對於解決教室內外中文使用語言不同的問題，是否提供了另一種看法？

¹⁵⁷ 筆者目前任教於台中大坑一所國際學校，國際學校依慣例每年會舉辦一到兩次的在職教師進修「Professional Development」，全校教師可趁此機會互相觀摩和切磋各自的教學經驗和技巧

¹⁵⁸ 國際通用語制訂標準，可回頭見本文第二章第二節。

如果台灣能漸漸建立起這樣的觀念，語言中心教師不需要被要求擁有像北京那樣的標準國語口音，那麼對於外國人說中文的各種口音和腔調是否也更能有包容性？而提到中國和台灣的差異，用日本人做例子是再清楚不過了。

「當我聽到我可以來台灣的時候，我真是開心得要飛上天了，因為聽說另一個同事被分去大連。」(IC-12)

訪談者 C 在 2013 年由該公司外派至台灣學中文，視中文學習程度如何，決定是否調派至台灣分社。該公司為日本知名國際商社，規模大小在日本國內僅次於三井、三菱等相關產業龍頭，在台灣知名度比較小。但對人才栽培不遺餘力，公司評估下擁有潛力的社員都會定期分送美國等地訓練英文，台、中等地訓練中文。

「我之前有在北京工作過，是日本的公司派我去的，很幸運，我有找到乾淨的地方住。」(IE-14)

研究對象 E 是一名台裔日本人，從小在日本長大，雖然可以說中文，但是日語已經成為其母語。畢業後進入一間日本汽車公司工作，內容是負責對國外採購零件。研究對象 E 的語言能力很好，家中親戚有移民美國德州，E 在大學時期就曾赴美國交換學生一年，英文、中文都擅長，因此工作不久就被公司外派至北京工作，現在和親戚合夥一同回到臺北開美式餐廳。

「我想，對日本人來說，一開始對中國會感到興趣，一定是上海，然後就會去上海，但通常去了以後也就不會想再去了。」(FB-12)

研究對象 B 是長期居住台灣者，他在台灣拿到中文碩士學位之後，又繼續攻讀華語教學博士。除了本身是中文系的背景外，也有在中國工作過的經驗，因此對台灣和大陸的風土人情都有瞭解。

「我大學畢業第一份工作是去蘇州，因為是中文系畢業，公司需要會中文的人一起外派。可是你一定不相信，我在蘇州一年，從來沒有去別的地方玩過，都是後來辭職以後才去的。」(FB-12)

「那個時候，因為我是新人，就是公司裏面最小的，一起到蘇州工作，跟上司，總經理整天在一起，還住在同一棟宿舍，壓力非常大，而且每天都工作，週末也要加班。下班以後回家還看到上司，根本沒有休息的感覺，所以我那個時候很瘦，回日本時媽媽看到我嚇了一跳。所以雖然住在蘇州，是一個美麗風景的地方，但根本沒有機會去欣賞。也完全沒有機會交朋友，認識當地人。」(FB-12)

如同研究對象 B 所說，由於工作壓力關係，雖然處在中國一年，卻完全沒有機會去遊歷風景，一方面是新人，一方面他覺得沒有交到朋友，沒辦法融入當地。由此也可看出日本公司當中嚴明的份際制度，可追溯至德川時期所延續的「身分制」。

「在封建時代，日本下自賤民，上至天皇的十分明確的等級制度，在近代日本留下了深刻的痕跡，從法律上講，只不過結束了 75 年。根深蒂固的國民習性是不會在一個人的一生內消失的。」Benedict 在其著作中詳將闡述了此一觀點，她不斷引用各種例子，表示階級制度在日本從未消失，因為「日本人比任何其他擁有主權的民族都更加習慣於這麼一個世界：人們行為的細節以及各個人所處的地位都有明確規定。這兩個世紀，在這樣一個世界裡，法和秩序是用鐵腕來維持的。日本人學會了把這種精心設計的等級制度看成是安全及保險的制度。只要他們安守本分不越軌，只要他們履行自己的義務，他們就可以信賴他們的世界。盜匪行為被控制住了。大名之間的內戰也被制止了。」¹⁵⁹

¹⁵⁹ 「大名」為日本戰國時期，各據一方的將領，意同我國唐朝擁有地方兵權的「節度使」本番話擷取自《菊與刀》，遠足出版社，頁 330。

身分制的制約讓日本社會至今仍然維繫著嚴格的階級緣故，連帶展現在日語的語言風格之上，前一章也提過有關轉換語言之間，面對沒有階級之分的中文會感到不知如何表達的困惑，但仍有受訪者表示這個問題不大，因為日本人習慣的是和諧，此和諧指的不光是每個人都要一樣，而是在每個團體間都能與人和諧相處以方便融入，進入不同社會也一樣，當來到一個標新立異的社會，日本人也會為了要融入當地而開始進行模仿，如果該社會性喜標新立異，典型的日本人會跟隨這種標新立異以求獲得當地人認同。這是所謂「和諧」的方式。而旅台的日本人來到台灣，又是如何把中文學好，以及在台灣受到什麼樣的中文學習待遇呢？下節有相關分析

第二節、中文學習歷程比較

本節以受訪者學中文的動機、學習型態、學習長度和方式以及中文學習成效做分析，並從來台目的比較其差異。

以學習型態而論，此處假定受訪者都有一定程度以上的中文能力，故從結果反推其中文能力是在台的學習經驗提供或是有其他因素影響，並以學習者的學習型態為自學、語言中心學習或是上課旁聽和交台灣朋友幾個分類來討論。

研究對象七名中，除去對照組 F 不算，其中五名都有在台灣學過中文的經驗。剩下一名由於來之前已經在大陸學過整整一年的中文，來台純粹是作訪問學人。五名當中，以在語言中心的學習經驗來看，一名學了八個月，三名學了半年，一名由於是中文系畢業，在台灣拿到中文所碩士，所以沒有實際在語言中心學習過。相當有趣的現象是，這些訪談對象都具有不錯的中文表達能力，以筆者的教學經驗來說，都達到中級以上的程度，但對一般語言中心來說，要達到中級以上的水平至少

得花上三到四期的時間，以一期三個月來算，三到四期約為九個月到一年。有趣的是，對象當中程度最好的前三名，一名是日本大學中文系畢業，沒上過語言中心的課，一名上的是給國際學生的免費中文課，也在語言中心，但課時不多，一周兩到三次。第三位是台裔，在國語日報上過半年，由於工作繁忙而停止上課，但他的中文口說能力基本上是從小在家和父母練出來，上課主要是練寫字和讀報紙。對象自言「由於上課人數較多，老師也沒辦法讓一個一個同學練習說話，所以大部分還是聽老師講解。」為什麼不去國語中心或其他小班制的語言中心呢？「學費有點高，我覺得不太划算。」而中文程度較初級的兩名受訪者，卻都在語言中心上了相當扎實的課程，一名早上上了語言中心的密集班，下午再去坊間補習班繼續做一對一的對話練習；另一名由於是交換學生身分，除了可以上大學提供的免費語言課，還自費報名 ICLP（前身為史丹佛中心）的密集班課程，她自言「半年前，連街上招牌都看不太懂，現在居然期末報告可以討論日本國內的經濟話題。」直呼不可思議。但對筆者來說，這兩名對象的中文口語能力，卻是遠不及上述的前三名訪談者。

對筆者來說，評比學生的口語能力主要根據幾個重點，第一是說話流暢度、再來是用字精準度，如果能使用一些目標語很生活化或很口語的詞彙或是專有名詞或成語這些相較於一般會話中較難學到的語言詞彙，則是評比亮點。語言中心的問題不在於上課時數不夠，或讓學生接觸中文的機會太少，主要仍是教材不夠生活化和靈活所致，教師必須使用中心規定的幾套教材，必須教導當中所出現的詞彙和定式，當教材裡面的詞彙和定式不夠在地化或生活化時，則容易造成學生給母語者中文不夠道地的印象。以訪談對象 D 為例，他一出口就是字正腔圓的京片子，台灣人一聽就知道他去過哪裡，因此會給聽者他的中文一定很好的印象，但當他在使用一些字詞上，用得不當或不順的時候，就可以分辨他的語言能力大致在哪裡，根據歐規 CEFL 來看，語言能力的鑑定主要在觀照使用者做大量且抽象意義的描述時的狀態。訪談對象 D 的母語是英文，雖然父母是日本人，但漢字主要是在中國學的，因此雖然口語能力不弱，但基本上只能讀懂一些簡體字，沒有典型日本人的漢字背景。而以訪談對象 A 而言，他在語言中心只上過兩期的正式課程，而且不是每天都上的密集班。但他給筆者的中文口語能力印象居所有訪談者之冠，歸納原因在於他

擁有大量台灣朋友，在台灣旅居五年，而且領獎學金的緣故，必須完成台灣研究所的學業，意思是他必須跟上台灣研究所的碩士課程和用中文撰寫學術論文。因此不論在語言使用的深度和廣度上，他都擁有最好的條件和背景，在學校上課是大量的語言輸入，和朋友聊天出遊也是生活化的語言輸入，而且必須擁有極佳的聽力才能跟得上一般台灣人說中文的速度，而交談當中的互動則是最佳的語言輸出管道，在沒有壓力而且是放鬆的狀態下，怎麼說錯也沒關係，使得研究對象可以盡情的使用目標語，達到反覆使用的練習目的，這種練習是不自覺的，但對語言學習來說，也是進步方式最快的。因為擁有真實自然的語境，有母語人士的陪伴，有放鬆的心理狀態，不會造成說錯話的壓力。是研究對象 A 能在一句中文都不會說的情況來台，而後完成一部中文碩士論文回去的學習歷程。對他而言，語言中心在他學習中文過程所扮演的角色，是一股推力，制式而不真實的課室教學把他推出課室以外，讓他直接跟台灣朋友學道地的中文，隨時隨地聽朋友說不懂的字，然後記在行事曆當中背起來，結果是成功的。他的口語能力從筆者一開始認識時就感到訝異，特別是口音，台灣獨有的腔調和台語融合的語法習慣，變成他給人中文很好的第一印象。

而從個性來看，雖然此根據較直觀，但對於擁有活潑外向個性的學生來說，口說能力較快練好也是相當重要的關鍵。而個性較內向寡言的學生，不是不行，但的確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達到效果。研究對象當中，以語言能力和個性來看，語言能力較佳或學習效果較好的都是個性外向的，筆者所指的是，一般人印象會覺得外國人若讀中文系畢業，該對象的中文能力應該要很好才對，像台灣人念日文系，台灣人念英語系的概念一樣，但本研究的結果卻不盡然。唯一一名中文系專業畢業，且在台灣居住超過五年以上的對象，困難專業的中文語法知識都沒問題，甚至參加各大討論語言學的研討會論壇也基本上沒問題的對象，卻在口說能力上有明顯的語音問題。筆者推論，是其個性較為內向含蓄之故，雖然有大量機會接觸中文母語者，可以不斷練習口語，也有機會向專業人士詢問發音和發音方法，但始終無法精進的理由，應該是個性過於內向，不擅請教或開口使然。

簡單將以上分類以下表列之：

表四：訪談者中文學習經驗一覽表

	訪談者 A	訪談者 B	訪談者 C	訪談者 D	訪談者 E	訪談者 F	訪談者 G
有在台語言中心學習經驗	V	X	V	X	V	V	V
學習時間長度	半年	X	半年	X	半年	半年	八個月
旅台時間長度	六年	八年	半年	一年	三年	一年半	八個月
現已返國(日)	V	X	V	V (返美)	X	X	V
有去過大陸經驗	V	V	V	V	V	V	X
訪談時的中文能力	5	4	2.5	4	5	1.5	3
來台前的中文能力	0	2	0	3.5	4	0	1.5

(註：中文能力評分項目：以 1-5 為評分標準， 1 為最低，5 為最高)

從以上表格可看出，中文口語能力最高者有兩位，次高也有兩位，2.5-3 的有兩位，而不到 2 的該名訪談者為對照組，也非日籍人士，僅取其對日印象討論之，在此略過。大致上旅居時間越久，中文能力也達到越高，比如訪談者 A 和 B，而訪談者 E 較例外是他為台裔身分，雖然在台灣旅居只有三年，但爸媽在家是一直使用中文的，因此可見族裔背景對傳承語言能力的影響力。而從語言中心的學習經驗來看，除了訪談者 B 原本就是日本當地中文系畢業，因此沒有在台語言中心的學習經驗，

以及訪談者 D 來台之前已經在大陸廣州和北京學過中文，基本上所有人都有上過語言中心，但時間最長只有八個月，大部分是半年，也就是語言中心的兩期課程左右。而從語言中心的學習經驗和中文能力相對照之下，可看出當中有趣之處，其中語言能力次高和最高的訪談者 A, E, B 和 D 裡頭，B 是中文系畢業，沒有待過語言中心、D 是台裔，上語言中心是學認字，而剩下的兩名，一個沒有在台灣語言中心的學習經驗，一個僅上了兩期課程，但程度卻是最高，和其他也是僅學兩期課程的對象相比，程度高出許多。原因為何，值得深究。其中應該有一點是旅居原因使然，因為從旅居時間長度來看，即明顯看出住台灣超過三年以上者，語言能力都可達到中上，所以也不能全然歸咎到語言中心的訓練不足上面。而且各人來台目的不同，如果打算來台經商做生意，主要目的是跟台灣人打交道，就必須有較好的中文語言水平，而若僅是來台體驗文化，學語言打發時間，學習的成效就不那麼要緊。以下再從來台目的探討。

本研究受訪者來台原因大致分三種：一是求學、二是從商、三是學語言文化。其中第一和第三的差別在於第一的求學主要指拿台灣研究所的學位，而第三點僅是來台灣做大學交換學生和學中文，和第一點來台求學者比起，較無實質上須把中文學好的壓力，因為來台求學拿學位，即使不以中文寫論文，也需大量中文授課的研究所課程。

第三節、台灣作為中文學習場域價值

以師大國語中心為例，2008 年外國學生總數約 1400 人，當中有 404 人為日本籍學生，約占學生總數 1/4 左右。師大當時使用的教材為《實用視聽華語》、《遠東生活華語》和《實用中文聽說讀寫》。其中《實用中文聽說讀寫》主要是給華裔學生使用，外籍學生包括日籍學生主要都以《實用視聽華語》和《遠東生活華語》為主，這兩套書分別在初級和中級的部分作銜接，意即初級學生使用《實用視聽華語》，到中級之後可轉《遠東生活》或繼續使用《實用視聽華語》第三冊。但對於日籍學生來說，初級階段的課本使用中英對照解釋是一大難關，根據前述文獻探討已提到，英語非日本人所擅長，日本國內的語言意識形態導致日本社會相當排斥外來語。且不論中國和日本的歷史淵源深厚，日本學生初來乍到台灣，多難以想像學中文還需要靠英文來輔助。多名學生自言「光靠自己猜測漢字意思還比查找英文生字簡單得多。」但這麼說對國語中心也不公平，因為國語中心的前身確是從教授幾個來台居住的美國大學學生生活中文起家，設計因應英語母語者使用的教材有何不對。但近十年來，除了英語為母語者的學生之外，國語中心主要的學生其實主要來自亞洲一帶，韓國、越南、泰國、印尼等地的學生加起來超過學生總數一半，以前述 2008 年度的學生總數資料來看，除日本以外，學生人數第二高的分別是南韓和印尼學生，分別有 167 和 166 人，而全中心的主要教材卻仍然只使用中英對照的版本，對不擅長英語的亞洲學生並不友善。查其原因，是基於教師們方便備課或是教師們的外語能力有限或是基於文化優越感，重歐美輕亞洲？更何況，從一開始《實用視聽華語》一書就是設計給美國大學的初級中文學習者使用，從學習者需求來說，該書本身本沒有問題。但國語中心身為一在台語言機構，學生一半來自東亞，英文非其母語，卻以此書做為近十多年來的主要使用教材不免顯得奇怪。

以上對師大本身的語言中心做出介紹，並提出針對學生需求值得商榷之處，也在此解釋，筆者不拿國語中心的學生做為主要研究對象原因，對本研究來說，研究對象須具備日語和中文以上的雙語能力，而筆者往來於國語中心和台大中語組的交換學生班，一年當中，問到的日籍學生語言水平和之後筆者在其他地方結識而後來成為主要研究對象者，有一段不小的落差，因此衍生出此章討論的核心概念－旅台日籍雙語人士的雙語能力從何而來？如果說語言中心是培育外籍學生華語能力的搖籃，那麼培育成果為何？為什麼訪談對象表示自己的中文很好，卻不是在語言中心學的？如果不在語言中心學，還有甚麼地方能訓練出如此好的中文口語能力？

來台旅居對外國人來說，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可以學中文。反觀世界各地，除了中國以外，想把中文學好，或想找個練習中文的環境，就是台灣。

雖說華人地區遍布亞洲，但想學中文不會到星馬，因為新加坡不說中文；馬來西亞雖有華人，但國語基本上是馬來語；也不會到香港，雖然香港使用繁體字，是世界上除了台灣之外唯一使用繁體字系統的地區，香港人的英文很好跟外籍人士溝通沒有障礙，但香港主要使用廣東話。因此，擁有得天獨厚條件的學中文環境，只剩台灣。她的歷史文化未曾間斷，她的思想自由開放。在台灣的外籍學生，基本上能學到用中文來談話的內容和西方城市是差不多的。「…一個在台北市學華語的人，對話內容跟你在紐約市講英文內容差不多」在意容納多元思想文化的人，就很自然的能認同在台灣學中文是最對的選擇。

提到中文學習，就不能不談到簡繁體字之分。對日本人來說，日本漢字已經變成日文的一部分，她有自己意思和讀音，有些和中文已經失去關聯性。但日本政府針對中國語學習是傾向大陸的，意思是雖然民間對台灣的態度友好，但在外交上，因為日本和中國有邦交，日本境內的中國語教材基本上都採用簡體中文，上課也以教授簡體中文為主。由於政治和近代史的緣故，台灣和中國一直呈現敵對的狀態，連帶中文學習也受波及，海內外簡繁體字的爭論不斷，來台還是去大陸學中文的意見也多有。以繁簡字之爭來看，海外想學中文的人士多半學到「能聽」「能說」的程度就已經很好，無謂學簡還是學繁，對他們來說都還太多。但對華裔子弟和僑

校而言，學繁還是學簡，就變得別具意義。大陸來的肯定學簡，台灣來的，也許先學繁，也許兩者都學。而學界後把繁體字改以正體字稱之。對筆者來說，若從學習者的角度觀之，其實也都沒大分別，因為英文仍是 Traditional Character 和 simplified Character，或許對台灣政府而言，用正體字可占有某些立場來聲明中華文化的正統性和延續性等等的意涵，但一個第一線的華語教師或是語言文化研究者來說，兩者之別僅在於是否能解釋得通和針對學生所需而用。事實上，台灣的優勢不在於使用繁體字或擁有所謂的正統中華文化，正不正統，各有立場。台灣的優勢事實上在於她的靈活性和教學彈性，來台灣可以依學生所需學習繁體字或簡體字，但中國不行；來台灣可以感受到五千年的中國文化，比如孔子精神或孔廟，以及文史哲學與書面語使用的文字不斷軌，中國不行。中國自己的文學本科生，研讀古文經典都須先學讀懂繁體字。來台灣可以暢談兩岸政治，討論兩岸經濟局勢，在課堂可以直接詢問老師，中國不行。中國有制式的大中國思想對應，不管授課教師個人見解，中國教材和海外孔子學院的主張一目了然。是大部分西方學生所較難接受的。

台灣既然有這麼得天獨厚的學華語環境，當地的華語師資是如何培育的呢？可以分成兩大方面來看，一是大學畢業後，尋找華語文教學相關研究所就讀，時間較長，且相關規定嚴格，通常需要至少三年時間拿到碩士學位，開始正式工作。一是直接找大學進修部或語言中心單位提供的華語師資培訓班，時間較短，獲得相關知識快，而現在的師資班培訓模式一般會以通過教育部的華語教師認證為基準設計相關課程，一期約 2-3 個月，修畢課程可獲證書一紙。筆者參加過兩間學校的華語師資培訓，通過教育部認證資格考試之後，也繼續進入相關研究所就讀，原因是，當時的華語教學環境雖然蓬勃，但想進入較穩定的工作型態，通常需要碩士學歷。這是筆者進入本研究所當時仍稱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的初衷。有趣的是，相關訓練完成，新手老師準備進入市場就業，但綜觀台灣的華語文學習場域，除了語言中心和大學內部開設的交換學生班，再來就是華語補習班。此可分為**國內教師供需市場的不平衡**以及**師資培育過程**兩個問題深入探討。先看師資培育的過程，前述提及國語中心每年有 1/4 日籍學生，意即國語中心裡面，每四個人就有一個人是日本人。但

學校沒有較友善的教材可以提供給這群日籍學生，而從本研究訪談所得初步歸納亦為中文能力好的對象，他們的中文能力幾乎都不是在語言中心練來的。而除了教材不友善之外，師資的培育方式是否也有值得檢討之處？回看一般華研所的訓練過程，其實對學生的負荷相當大，學生碩一一進學校，修課之外，開始儲備申請實習的實力或擔任老師計劃的研究助理，修課本身需要許多精神討論和交報告，計畫的研究助理有機會獲得實務上的第一手資料和最新的研究情報，雖然工作內容繁瑣，也不失為迅速入行的一途。但最棘手的試尋找論文題目，有些學生有教學經驗，經過教授指點，很快可以找到適合自己的研究方向和題目，但大部分的應屆畢業學生，則對此領域較不熟悉，完全靠自己摸索或老師指點，所費時間既長也不見得真的找對方向。因此，為了能爭取時間和平衡修課和實習機會，大部分學生做的論文內容基本上都朝同一條路前進，即先作需求分析，做完分析後，找一個適合的語言觀點陳述，然後做教學設計。有了初步的教學設計之後，開始找試教學生和地點，這通常耗費較多時間，而試教過程也非常奇妙，因為國語中心雖然近水樓台，但謝絕提供試教或觀課機會。於是得開始上窮碧落下黃泉的繼續尋找，這部分本無庸置疑，因為論文撰寫本來就需要找尋適當的研究對象，只是當研究題目限制在語法、語義的討論或是教學設計的實務性研究時，其中對於教學對象如何設定一點，就相當值得深思。以語義語法相關研究來說，經過語料蒐集和探討所獲得的應該是放諸四海皆通，以後的華語老師當碰到了字句或把字句就可以套用這套經過驗證過的教學方式試教，但有多少教師知道這些新出爐的教學設計方法並使用？而針對教學設計所作的實務性研究更有趣，因為不管是針對英語母語者或針對日語母語者等，似乎都沒有一個教學對象是針對台灣語言中心教室的學習者，許多語言中心都有學生不能適應教學的問題，有個案也有通病。但以此為主題所作的研究也相當稀少，可是語言中心的學生實際占全台外籍學生比例的多數，而往往論文做到有關實務性研究，需要試教對象的時候，往往都是架空的设计，意思是這些學生是拼湊出來的，是為了滿足假設或實驗需要而到處找尋的，卻事實上未能代表某個實際正在運作的教室或教學進度。這樣出來的教學設計，結果是為誰而教？一對一沒有問題，但若可運用在大班上面，這個班本身的進度當教學設計進行試教時，是被暫停的？但也

許根據這個班本身的需求或條件來做整個論文的架構觀點，是否也有必要？因為這是個實際存在的問題，而同性質的班也許也不少，若能有一個題目可以針對現今的語言中心密集班做資料蒐集或學生訪談來討論該密集班的營運方式或教材使用是否適當對該語言中心本身和學生本身應該是都有好處。可惜這類針對語言中心本身的討論也在少數。

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如果台灣對於世界華語文教學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台灣各大專院校的華研所和華語文教學系又是培養華語教師的搖籃，當面對有八成外籍學生所在的教學場域時，有關於此的討論和研究卻偏於少數，這點實在相當可惜。筆者一再強調的是，華研所以語言學本位出發的歷年研究相當有貢獻，也在世界華人華語教學當中獲得肯定，然目前台灣的華語文相關領域也達到了成熟階段，開枝散葉的結果是許多課題因應而生，比方學生學習華語的年齡下降，台灣有符合相對應的課程或師資而生嗎？學生學習華語的需求不一，有針對需求而擁有符合需求的師資或教材嗎？以及華語師資過剩問題，除了國內語言中心之外，華語文相關系所畢業的學生，還有其他任教的管道嗎？國外合作的教育機構穩定嗎？符合學生需求嗎？欲指出的問題是在教學以外的整體發展藍圖，相關單位是否已有概念或體認？華語文教學領域的研究應該可以更活潑一點，面向可以更多元一點，而在此之外，正視畢業後就業市場的機制完善和基本教師工作權益，促進研究培育機構和工作教學機構的合作和互利，都是值得進一步深思和研究的議題。

第六章、結論

根據前述討論，個人對某語言的態度影響其語言保留與更替。學習語言者對於語言的學習心態，可粗分為情感性價值和工具性價值，所謂「情感價值」亦即個人對目標語的學習和該目標語地區產生情感連結，比如因為喜歡韓國偶像而想學韓語，因為對法國巴黎有憧憬而想學法語。「工具性價值」指的是個人以語言和該語言學習作為一種工具，在學會了該語言之後，有其實際上的具體價值。最明顯的例子即日本人為了和中國大陸做生意而開始學習中文，以及台灣學生為了想去西方國家留學而開始學習英語等。

訪談結果顯示，幾乎所有受訪者來台學中文都有「工具性價值」的學習動機，訪談對象 A, B 是為了拿到台灣研究所學位，訪談者 D, E 一個是為了做研究、一個為了開餐廳做生意，而訪談者 C 和 G 雖然是純粹來台學中文，但背後意義一個是公司外派，負有一定工作壓力，一個是交換學生，來台一年後一定得返國修完畢業學分。可見這批研究對象中，對於中文學習的動機往往具有多重性，最主要是可以透過學會中文幫助自己的學業和拿到學位，以及透過學會中文滿足公司和日本學校的要求，動機都相當明確，也驗證為何這一批研究對象的中文能力是良好的，因為在一定學習壓力之下，有時間和目標的設定，對於學習外語會有一定的幫助。筆者亦跟已返國的研究對象不時保持聯繫，這些對象都和筆者變成朋友，雖然工作繁忙，像受訪者 C，自言常常工作都到半夜 12 點才結束，假日有時也得去加班，但仍然會抽空回答訪談問題，並表示何時有空可以到時再多問，對日本人來說已超過客氣話的範圍，可見其支持。而以受訪者 B 來說，他是所有的研究對象中和筆者訪談最多次，到論文尾聲的階段，幾乎每周訪談一次，由於 B 的研究領域也是華語文教學相關，因此針對許多學術名詞和相關討論，他都能大抒已見，當中最重要前面也提

過就是日本人際關係中的內外團體分際，內團體當中的用語會隨著和自己關係的親疏來調整尊敬程度，越親近越不尊敬，越生疏越尊敬。因此筆者也碰過在使用日語和受訪者 F 交談時，他一直覺得筆者說話太客氣了，非常不習慣。可見，日語的確能光憑使用敬語與否就給人感覺與自己關係的距離。這在中文和英文都是難以想像而且較難揣測使用的語言交際方式，因為很難想像當面對一群人的時候，彼此親疏關係都不相同，要如何快速轉換敬語顯得困難。但受訪者 B 則表示，日本人從小就在學習這樣的敬語轉換，因此早就習慣。B 也同時提到，本研究針對日籍學生的學習方式這部分的研究，感到相當的有意義，因為以他在台灣多年的經驗，他也不認為許多台灣老師真的明白日本學生的學習需求，以及當遇到學習障礙時，也不認為一定能像理解西方學生那樣的理解日本學生。問題就在於「他們自己覺得自己懂」，他們都知道日本人客氣、多禮，課堂表現比較沉默、話少害羞，但沒去細想因為這是日本人一直以來的學習方式，「我們不想要和別人不一樣，不然在學校會被排擠」，以這個想法出發，長大後的日本人都變得相當安靜，一旦稍微在課堂上熱絡一點，就被當成「非常活潑」，這不僅是同儕間的壓力，也是整個社會默許的壓力。無怪乎從小在美國長大的受訪者 D 會感到 “How people don’ t want to be direct in their forms of communication.”（為什麼他們不能直接一點的溝通？）以及 “It also takes much longer time to get to know a Japanese person, so if you share too much in the beginning they may reject you.”（想認識一個日本人通常要花較久的時間，所以如果你一開始太直接反而會被拒絕。）但對於此，也有受訪者 F 表示，這代表這個社會的界線很明確，只要你不超過那條線，大家要你點頭就點頭，要你鞠躬就鞠躬，不小心用錯場合了，就趕快表示我不是日本人，我的日語不好，不懂日本文化，這樣就拿到一張「外人 PASS」。¹⁶⁰你還是可以輕鬆享受日本的便利、乾淨、安全和有禮。回到日本人嚴謹的說話方式，由於歷史淵源，階級制度直到現在還烙印在平常使用的日語當中，當日本人一旦剝去這層敬語外皮，開始使用外語交際時，也就開始了猶豫和不確定，華語教師若在課堂上能有這層認識，給

¹⁶⁰ 「外人 PASS」意指只要亮出自己的外國人身份，就能在東京通行無阻。這是所有住在東京的外國人士都知道的一個玩笑話。

日本學生多點時間，或多就語用上給點解釋，定可以幫助日本學生解除這層顧慮。再提到受訪者感到日本人說話不夠直接，要交朋友必須很長時間一點，筆者也有同感，因為在蒐集訪談資料過程，非正式訪談中，筆者事實上更找了許多女性受訪者期望平衡在性別上的樹木，使得資料較具參考性，但女性受訪者往往在一開始同意後，之後沒有後續連絡或下文，又或者僅是提出改約日期後也再無確認下文。這幾名女性剛剛好又都是國際通婚者，即日籍女性嫁給台灣男性，不確定是因家務繁忙或是和筆者不夠熟稔所以改變心意。無法找到較多女性受訪者，取代方式是訪問日文良好並且去日本做交換學生的台籍女性友人，希望藉由她對日本和日語的了解就本研究給意見。這也讓筆者深刻體認到日本人對朋友之間的保留和距離的確比台灣和美國人多的多，即使他們保留的不留痕跡，也許日籍的那些女性友人早在回信當中表達了委婉拒絕之意，但仍被視為她們同意訪談。換一方向想，接受訪談的本文研究對象，都相當熱情且友善，都從他們身上獲得許多正面或反面的意見或看法，而從一連串的資料蒐集下來發現，當日本人願意在你面前批評別人，或是提出否定甚至敢直接拒絕你的邀請，就表示他把你當自己人，已經不需要對你說客氣話了。這亦是在訪談完畢後所獲得的收穫。

本文從前導研究訪談語言中心的華語教師和許多外籍學生開始，發現到日籍學生擁有一致的中文使用障礙以及交際問題，意識到日籍學生和其他西方學生不同之處，除了學習習慣不同，是什麼導致日本學生在課堂上的沉默和內向。從和日籍朋友交往的過程中，他們的客氣有禮和有些讓人摸不著頭緒的問話，也促使筆者開始了相關疑問－日本人和台灣人真的很像嗎？台灣人和日本人的關係真的很近嗎？因為筆者的外祖父母是受日本教育長大緣故，筆者對傳統日本文化並不陌生，但在成年後接觸到日本企業和在台的日本人才發現，這當中已經有什麼不同。加上後來進入了華語教學界，從二語學習的觀點觀察到許多不同國籍學習中文的語言現象，日籍學生不管是從交際的觀點或是學習本身的觀點來看，都有其自成一格的觀念和想法。因此在不斷地反覆訪談和資料蒐集後，筆者以七名在台日本人為主要研究對象開展了本研究。

本文主要研究對象都具備雙語能力，也都旅居過台灣和其他地方，母語除了有日語之外，也有英語，以做為西方文化和日本文化的對比。從具備良好的中文能力反推其在台灣的中文學習經驗，意外發現所有受訪者在語言中心待的時間都不太長。跟語言中心預計可達到的中文能力標準也有落差，結果顯示待語言中心越久的不表示中文能力越好，但旅台期間越久的，基本上中文能力皆保持了中上水平。旅居者不同於移民的定居行為，也不同於觀光性質的走馬看花。他們有自己居住的地方，有自己習慣的生活場域，他們待在台灣的時間都超過半年，帶著同時是外國人也是本地人的眼光體驗台灣，是這種曖昧的身分引出了特殊的視角，他們看到了一般台灣人所看不見的台灣，也在台灣更具體地意識到了自己身為日本人，「現代日本無論作為國家或是個人的現狀，都孕育著**雙重性**。」¹⁶¹若以這句話來表示當代日本人的特性，那麼居住在台灣的日本人，則具有了二元**雙重性**，在台灣，他們既是外國人，也是本地人，而他們的國籍亦不是外國，是日本。當代日本人仍處在傳統和西化的拉扯當中，他們的國家既現代又傳統，東京擁有世界上最發達的地下鐵路系統，但日本公司也仍傳承著從幕府時代以來的階級制度，而這種階級制直接內化在日語當中，使得日語的敬語非常發達。但基於「以心傳心」的精神，日本人同時也不擅長直接說話，直接地拒絕別人會被視為相當無禮的行為，因此日語當中的委婉語也是同樣發達。以委婉的方式說話，以先照顧對方心意的方式說話藉以維繫和諧的人際關係。然而這層體認，一旦離開日本就失效，因為外國人不懂什麼是以心傳心。所以，當日本學生不知該如何用外語表達自己的時候，大多先選擇沉默。以台灣華語教師來說，能體認到這層含意的，相當稀少，而教學機構能為日籍學生提供的教材也相當有限。以師大國語中心為例，占學生總數達 1/4 的日籍學生在語言中心上課，初級階段仍使用中英解釋的課本，對日籍學生是徒增負擔。

¹⁶¹ 摘自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于 1994 年 12 月 7 日，在斯德哥爾摩瑞典皇家文學院發表的領獎演講。該講演標題直譯應為《曖昧的日本的我》。

筆者總結前兩章的研究成果，歸納結論如下：

日本人的「以心傳心」文化模式，已內化到其所使用的語言習慣當中，當脫離了日語這層保護膜時，日本人會感到手足無措，特別是在剛剛來到旅居地和開始學習一項外語時。由於日本社會對日語的意識形態強烈，對使用外語產生排斥，並且由於內化入日語當中的語言「身分制」規則嚴謹，連帶推及到對日語母語者的語言使用要求嚴格，但對不諳日語的外語母語者卻顯得寬容。而從旅居者角度反觀台灣作為一個語言學習場域來看，台灣的中文學習環境擁有世界競爭力—繁簡字都教、教法靈活、思想開放，但在語言中心和培育師資的研究機構上卻仍有值得反思的空間。

参考文献

書面資料

- 外国語教育メディア学会編，《外国語教育メディア学会 50 年の歩み：LLA から LET
そして未来へ》，東京都：金星堂，平成 22 年（2010 年）。
- 郭春貴，《日本の大 学二外漢語課程的教學模式探討》，廣島修道大學，2012。
- 古賀範理，《日本外國語教育政策現狀和問題點》，Kurumei Univericity，2007。
- 胡玉華，《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能力の育成を目指した中国語教育：その理論及び実
践例》，立命館大學，2012。
- 佐橋滋，《日本人論の檢證：現代日本社會研究》，東京，誠文堂，1981 年。
- 植村麻紀子，《21 世紀型スキルの養成と中国語教育—「つながる」をキーワード》，
神田外語大學，2012。
- 大谷泰照，《混迷お深める，異言語教育への提言》，名古屋外國語大學，2009。
- 大谷泰照，杉谷眞佐子編，《EU の言語教育政策：日本の外国語教育への示唆》，東
京都：くろしお出版，2011 年。
- 嶋津拓，《言語政策として「日本語の普及」はどうあったか：国際文化交流の周縁》，
東京都：ひつじ書房，2010 年。
- 日本中国語学会，中国語ソフトアカデミズム検討委員会編，《日本の中国語教育：そ
の現状と課題》，東京都：日本中国語学会，2002 年 3 月。
- Anthony J. Liddicoat，《Internationalizing Japan: Nihonjinron and the Intercultural in Japanese
Language-in-education Policy》，Research Centre for Languages and Cultur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Magill, SA, Australia，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Discourses，Vol. 2,
No. 1, 2007。
- Miyuki Sasaki，《The 150-year history of English Language assessment in Japanese Educational》，
Nagoya Gakuin University，Japan，Language Testing，2008。

- Nobuyuki Tukahara, *The Sociolinguistic Situation of English in Japan*, Sociolingüística internacional Tardor, 2002。
- Paul A. Riley, *Reform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in Japan*, 人間環境學會『紀要』第9號, 2008年3月。
- Yuko Goto Butler and Masakazu Iino, *Current Japanese Reforms in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The 2003 “Action Plan”*, Language Policy, 2005。
- 露絲·班乃迪克, 《菊與刀》, 遠足文化出版, 2014年10月。
- 東亞同文書院編纂委員會, 《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 東京: 滬友會, 1982。
- 六角恆廣著, 王順洪譯, 《中國語教育史研究》, 北京: 北京語言出版社, 1992。
- 魚返善雄, 《日本語·支那語》, 慶應出版社, 1994。
- 王向華、陳湛頤、原武道編, 《日本與亞洲華人社會》, 歷史文化篇, 香港: 商務印書館, 1999年4月。
- 張澤崇, 《日本華僑學校之研究》, 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2003。
- 南博著, 邱淑雯譯, 《日本人論: 從明治維新到現代》, 臺北市: 立緒文化, 2003年。
- 趙蓉暉編, 《社會語言學》, 上海: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05年6月。
- 鄒嘉彥、遊汝傑, 《社會語言學教程》, 台灣五南出版社, 2007年6月。
- 呂必松, 《語言教育與對外漢語教學》, 北京: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05年7月。
- 張紅玲, 《跨文化外語教學》, 上海: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07年8月。
- 甘懷真、貴志俊彥、川島真編, 〈東亞視域中的國籍、移民與認同〉, 1963。
- 張啟雄主編, 《時代變局與海外華人的族國認同 = The identity of overseas Chinese under great transformations》。
- 餘煥睿, 〈日本漢字政策的演變〉, 日本姬路獨協大學, 《世界華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新加坡: 商務印書館, 1990。
- 河野顯, 〈中文與日文是否“同文”－中文與日文比較研究序論〉, 日本多摩大學, 《世界華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新加坡: 商務印書館, 1990。
- 鄭麗芸, 日本松山大學, 〈關於日本漢語教材編寫中的若干問題〉, 《第五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上冊(教學應用組), 臺北: 世界華文教育學會, 1997。
- 袁博平, 英國劍橋大學, 〈英國人與日本人對中文反身代詞“自己”理解的異同－中文

- 第二語言習得實驗》，《第五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下冊（教學應用組），臺北：世界華文教育學會，1997。
- 陳謙臣，日本龍谷大學文學部，〈對日本學生華語教學的問題初探〉，《第六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第四冊（教學應用組），臺北：世界華文教育學會，2000。
- 孟子敏，日本松山大學，〈日語學生的華語語音偏誤成因及教學對策〉，《第六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第四冊（教學應用組），臺北：世界華文教育學會，2000。
- 李坤珊主編，凌志韞、顧百里、梁新欣副主編，《留學生在華漢語教育初探：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習得研究 = Chinese as a foreign / second language in the study abroad Context》，2001。
- 吳麗君等著，《日本學生漢語習得偏誤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8月。
- 張英，〈日本漢語教材及分析〉，《漢語學習》，2001年6月，第3期，頁61-69。
- 石汝傑、陳榴竟，中國蘇州大學、日本九州大學〈日本的漢語語法教學問題〉，《第七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第七冊（教學應用組），臺北：世界華文教育學會，2003。
- 郭修靜，大阪外國語大學言語文化科，〈談日本的中文教學材料與教學環境〉，《第七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第六冊（教學應用組）臺北：世界華文教育學會，2003。
- 辛保羅，大阪外國語大學，〈建立在貿易基礎上的近代日本中文教學〉，《第七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第六冊（教學應用組），臺北：世界華文教育學會，2003。
- 長谷川清，〈關於日本大學漢語教育及進修計畫的思考〉，《對外漢語教學研究》，雲南師範大學學報，第一卷第一期，2003年3月，頁16-20。
- 林本炫，鄒川雄編，〈國家霸權與教育：戰後新加坡及香港華文學校身分〉，《教育與權力，一個批判的分析》，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高雄：2004年3月。
- 錢婉約，〈論近代日本中國語教育發展的曲折性〉，《澳門理工學報》，2005年第一期。
- 林金定、嚴嘉楓、陳美花等，〈質性研究方法：訪談模式與實施步驟分析〉，《身心障礙研究季刊》，Vol.3, No.2，頁122-136，2005年6月。
- 陳木金，〈資料分析方法在教育研究的應用〉，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出版，2009。

施俊名、吳惠萍、林繡娟〈華語教學中心招生行銷策略之研究〉，二十一世紀華語文中心營運策略與教學國際研討會發表之研究報告，2006。

王幼敏，〈近代的中國語教育〉，《雲南師範大學學報》，第四卷第四期，2006年7月。

郭春貴，〈日本的大學漢語教育問題〉，《世界漢語教學》2005年第四期（總第74期），頁91-97。

高熏芳、邱瑋芸、許玉玲等編，《課程研究》第三卷第二期: 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 Vol.3 No.2。

黃光雄主譯，原著 Robert C. Bogdan and Sari Knopp Biklen，《質性教育研究理論與方法》，濤石文化出版，2005年3月。

金戶幸子，〈亞洲的自發性日本移民－以臺北、上海為例〉，《亞太研究通訊》，2006，第四期。

金昌吉，日本北海道大學言語文化部中國語系，〈針對日本學生的漢語初級教材的編寫問題與思考〉，《第八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第三冊（教學研究組），臺北：世界華文教育學會，2006。

李錚強，日本國公立女子大學，〈淺析日本的中國語檢定考試的測試系統〉，《第八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第四冊（教學研究組）（2），臺北：世界華文教育學會，2006。

莊司惠子，《日本大學中國語教育與實用教學脫節的因素與背景》，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2008。

董鵬程，《台灣華語文教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展望》，2008。

李貞愛，〈日本學生對中日漢語教師的評價〉，《日本學論壇》，2009年。

劉小珊、徐臻，〈日本明治啟蒙思想家西周的語言文字觀考述〉，《東南亞研究》，2010第一期。

李明璁，〈旅居經驗與觀光凝視的折射／轉向：台灣和日本遊學生的比較研究〉，台灣社會學會年會「研究新世代」發表論文，2011。

網頁資料

<http://www.cqvip.com/read/read.aspx?id=35849270> 〈論日語委婉語的言談交際策略〉，孫學章，語文學刊，外語教育教學，2010年第9期（閱讀日期2014年7月

17日)。

<http://wenku.baidu.com/view/9d3e672c4b35eefdc8d333fc.html?re=view>〈淺析日語委婉語及其文化背景〉劉紅豔，《外語論壇》，2011年第一期(閱讀日期2014年7月17日)。

<http://wenku.baidu.com/view/280d8c3358fb770bf78a555f.html>，殷二永，〈日語中的婉約語〉，《文教資料》，2012年11月中旬刊(閱讀日期2014年11月8日)。

<http://wenku.baidu.com/view/8ed5ad06c5da50e2524d7f99.html?re=view>，〈日語的曖昧表達和社會文化〉，阮茉莉，《外語教學與研究考試周刊》，2010年第51期(閱讀日期2014年11月8日)。

<http://wenku.baidu.com/view/009d4055312b3169a451a453.html?re=view>，〈淺談日語曖昧性的歷史文化背景〉，周廣，《林區教學》，2011年第三期(閱讀日期2014年11月8日)。

<http://www.watchinese.com/article/2009/1723>〈哪裡才有正統華語環境?〉，《看雜誌》90期，華人希望出版有限公司，(閱讀日期：2014年12月15日)。

http://www3.nccu.edu.tw/~iaezcpc/publications/C_publications/Journals/.pdf 周祝瑛，《台灣地區國際學生研究調查研究》，政治大學教育系，(閱讀日期：2014年12月25日)。

附錄

- 1.前導性研究問卷
 - 1-1 中文學習背景問卷 (範本)
 - 1-2 前導性訪談大綱 (研究對象 B)
 - 1-3 語言中心中文教師問卷
- 2.研究對象中文學習歷程問卷
 - 2-1 研究對象 A
 - 2-2 研究對象 B
 - 2-3 研究對象 C
 - 2-4 研究對象 D
 - 2-5 研究對象 E
- 3.研究對象文化溝通訪談大綱
 - 3-1 日本商社人員的訪談大綱(進修)
 - 3-2 日本商社人員的訪談大綱(創業)
 - 3-3 華裔美國人的訪談大綱
- 4. 逐字稿節錄－古川裕老師
- 5. 《中國語初級階段指導綱要》
- 6. 《日語教育機構接收留學生指導綱要》

1-1 中文學習背景問卷

填表日期：

分析者：

華語學習相關資料		受試者	注意事項
基本 資料	姓名：		
	性別		
	國籍		
	母語		
	年齡		
	個性		
	教育程度		
	職業		
華語 學習 資料	接觸中文始於()歲		
	學校名： 簡介該校中文教學/學習情形		所學字體 拼音或注音
	曾經使用過的中文教材		
	該授課中文老師的背景		
	在目的語區的學習時間 (台灣/大陸)		
	在目的語區使用過的中文教材		選擇來台原因

	該授課中文老師的背景		
	中文程度自評		
	在目標語區和本國的中文程度差異		
	本國的學習環境簡述:		班級人數 老師教學方式 評量方式
	學習動機簡述		
日本的外語教學/學習環境	在日使用語言		
	使用英語的頻率		
	何時開始接受英文教育		
	本身對學英語的看法:		
	同儕間對於學英語的看法:		
日本的中文教學/學習環境	在日使用中文的頻率		
	何時開始學習中文		
	本身對於學中文的看法:		
	同儕間對於學中文的看法:		
	政府對於本國人學習外語的看法: 英文: 中文:		

記得政府曾做了甚麼在推廣英語教育方面的政策?		
喜愛之中文歌曲		
喜愛之中文電影		
喜愛之台灣景點		
所知中國節日		
文化衝擊程度		
對學中文所持的態度		
給日本學生的中文學習 建議/策略		
語言技能評估 a.聽 b.說 c.讀 d.寫		

1-2 前導性訪談大綱

本次訪談，為為了確認研究主題的目標，故設計出了一份半開放式的問卷，用問卷填寫伴隨開放性的問題來瞭解日語母語者（日本籍相關專業人士）對於該國在中國語教育，外國語教育的做法和經驗分享

本問卷填寫人以伊藤君稱呼，他目前在台攻讀相關係所的博士班，並在日完成中國語學系的學士學位。

對他來說，以大學的中國語訓練為例，大一所用的中國語教材為會話課本，是該校自編，也就是日本本地自編的會話教材，會話內容以講述大陸的文化和生活習慣為主，而大二之後，用的教材內容為介紹大陸的文化，比如中山裝·等

筆者和伊藤君商借教材觀之，但伊藤君僅留下大一會話教材，他表示「大二之後的課本都是文化介紹，對我來說沒有用。（練習口語）」；由此提到伊藤君對於學外語的概念，他認為判斷自己的外語好壞的標準，一大部分要看是否能和該外語的母語者流暢溝通，如果學了英語後，能順利聽得懂並和英語母語者溝通，那就象徵著他的英語能力不錯。並提到了從國中開始以來的英語義務教育課程，雖然從 13 歲一直到高中畢業（18 歲）都沒有停過英語課程的學習，但是自己的英語能力卻並沒有什麼長進。「*學校教我們的辦法都是不斷練習讀和寫，偶爾會有聽力練習，但是會話課一次也沒上過。*」伊藤君的故鄉在東京圈內，雖然不是東京都心，但也可見日本英語發展在義務教育中所出現的問題。由此回觀中國語教育，伊藤君同意很多非中國語系本科的學生大一、大二會大量地選擇中國語作為第二外語選修，但一到學分修完之後就停止繼續學習。就他的理解是，因為大部分學生把中國語課程當成營養學分，對日本學生比較容易入手，而且又能滿足畢業需求；大三之後不再學習的主因是大家都有自己的專業科目和必修課要唸，不會有時間分給第二外語；另外也提到他朋友的例子為，雖然專業不是中國語系，但因為對中國語很有興趣，所以上課時都很認真，之後還到中國當交換學生，但也因為大環境的關係，日本中國語作為第二外語的課堂上，人數往往眾多，除了聽講語法和背誦詞彙，不太可能有練習口說的機會，因此「*雖然對有興趣的學生來說，可以有入門的機會，但光靠學校所教一定不夠。*」

再來談到伊藤君身為一日本國民，對於政府推行的英語教育政策，有何感想或意見？

伊藤君表示，對他來說，「**英語義務教育是制定這個政策的政府官員自己會就好了的政策**」意思是，因為從教材開始，義務教育所給的內容都是以讀寫為主，並沒有會話，如果政府重視溝通能力，那應該一開始就要給可以訓練口說的教材和教學法，並不是一味地讀和寫，因為對他來說，可以讀英文書和寫英文字，並不代表真的會該種語言，「**除非能是靠該種語言跟人溝通**」。

而針對大學所受的中國語科班教育，伊藤君也深有所感，因為「**不知道是他不夠認真還是怎樣，他學到大三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發現過去三年來所學的（中文）都沒有用。**」請其自剖原因，他覺得除了外籍老師們都以相當流利的日文講解中國文化和相關語法之外，真的沒有太多機會聽到中文和「說」中文。加上，伊藤君的學校使用的教材主要是大陸來的簡體版，老師也多為大陸籍教師，使用的辭彙，聲調和發音習慣，主要都依循大陸標準，難怪一到台灣，雖然不是鴨子聽雷那麼嚴重，但說三句只勉強聽得懂一句時的狀況，也讓他著實挫折了好一陣子。

來台灣不來大陸的原因

針對此，伊藤君表示，選擇一個地方留學當然有很多原因，但基本上是文化和人的問題。由於學校有「英語沙龍」的傳統，學外語的學生都可以在那邊自由找交換學生或外國學生交換語言。而由於伊藤君，在大四已經有想留學的念頭，於是想確認要來台灣或大陸，分別認識了台灣和大陸籍的交換學生。

「**我剛剛認識大陸學生的時候，就決定不會去大陸。**」原因是剛開始語言交換，伊藤君甫一說完中文，他的大陸籍語言交換同學就說「**もと中國語勉強した法がいいよ**」（你的中文要再努力一點唷）中文翻譯聽起來還好，但從日語的語意來說，已經是責備的口吻。言下之意是你認為對方中文不好，所以要對方再努力一點。但對伊藤君來說，這是老師才能要求的，他中文好不好，不應該由語言交換的同學來評斷。由此，也回到了日本人在使用語言的心態之上。

「**我們比較喜歡說話婉轉和謙虛的人。**」

即使是學外語，也希望說外語時的口氣，能聽起來和日語一樣委婉。比方說你看來日本發展的外國明星就知道，受歡迎的一定是那些說話或唱歌看起來比較謙虛和溫柔的。比如？
(鄧麗君)

對日本人集體個性的看法

日本人說話不喜歡發表自己看法，要先看別人怎麼說，才順著別人的說法說下去，為了和氣和不弄壞談話氣氛；所以，讀空氣的本領（こきよよう）在日本是必須的，「不是重要，是必須」因為，「不會讀空氣的人會被對方討厭。」（こきようめいない）

再來說到日本人排斥外來語的心態。伊藤君表示，這是一種傳統，傳統日本人不喜歡聽到外來語，因為在江戶時代，天皇討厭別人說自己聽不懂的話，因為他們沒辦法知道對方想表達什麼，會感到煩躁，比如講英文，所以到後來變成了日本人排斥外語的傳統。（他們討厭講英文的人，不是因為他們來侵略日本，而是因為根本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所以感到不耐和厭惡）

1-3 語言中心中文教師問卷

研究者: 郭之恬 師大應華所海華組四年級

研究主題: 日本人實用性的外語學習心態(以華語和英語為例)

以下問題僅供本論文研究參考之用,不作任何其他用途,誠摯感謝您的回答!

基本資料

姓名:周俐君

年齡:32

性別:女

國籍: 中華民國

擅長語言: 中文

母語:中文

中文教學經驗:(9)年 地點:(政大/文大/台大/師大)(大學語言中心)

教學對象: 多種不同國家並無特別多數

教學偏好: 多種不同程度並無特別偏好

海外留/教學經驗

(美)國(1)月 擔任(夏令營)中文教師

教學對象:(大學生/小學生)

教學時數:(每週 30 小時以上)

訪談問題

1. 簡單而論,您覺得台灣的中文教學和海外(當地)的中文教學,差異何在?

(制度、教學方式、學習動機、學生學習心態)

上述全部不同。

因海外並無說中文的生活環境,學生學習動機往往是父母或自己本身給予遠程目標的理想或興趣,而沒有生活日常中可以實際應用的學習動機,學生學習心態較被動,但也有學生因求好成績或競爭心理投入較多,至於制度上,我的瞭解不多,不能提供意見.

2. 請問您教過日文為母語的學生嗎? 能不能談談您個人對這類對象的教學經驗和看法?

這類學生(大學生以上)多數傾向/偏好結構或語法的學習,喜歡懂日文,能多做說明的老師

3. 您認為教日本人的中文老師本身需要具備日文能力嗎? 透過英文來教授日文的方式是否降低了學習效果?

學生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學習偏好,老師具備日文能力有其優勢,能使學生安心,較有安全感,但未必在每次上課時都要使用日文.

4. 您曾接觸過的日本人當中,對學習中文的態度為何?(若以年齡、社會經驗做分類來看)

年齡越大動機最強,學習態度最認真

5. 您曾接觸過的日本人當中,對在台灣學中文和在中國學中文的學習經驗為何? 能否各自舉例分享?

這些日本學生沒考慮到過到中國學中文.

問題到此結束, 誠摯感謝您參與此問卷的回答與提供寶貴意見! 在此致上研究者的萬分謝意!!!

研究者: 郭之恬 師大應華所海華組四年級

教師/研究主題: 日本人實用性的外語學習心態(以華語和英語為例)

以下問題僅供本論文研究參考之用,不作任何其他用途,誠摯感謝您的回答!

基本資料

姓名:陳熾汝

年齡:28

性別:女

國籍:台灣

擅長語言: 華語、日語

母語: 華語

中文教學經驗:(約2)年 地點:(文化大學華語中心、師大國語中心)

教學對象: 英語、日語母語者皆有

教學偏好: 中級、中高級、發音、文化討論

海外留/教學經驗

日本留學經驗: 2012年8個月

師大早稻田遊學團教學經驗:(2012)年擔任(D)班教學老師/

(2011)年擔任(下午)班輔導老師

訪談問題

1. 簡單而論,您覺得台灣的中文教學和日本當地的中文教學,差異何在?

(制度、教學方式、學習動機、學生學習心態)

台灣的華語中心每天都有至少兩小時的中文課,課堂上教師也常常請學生開口說華語。日本當地分了很多不同制度,例如補習班、學校第二外語選修和漢文系,補習班我不是很清楚,第二外語選修則是一星期1.5~3小時,多半由日籍教師擔任語法解說,大陸/台籍老師擔任會話課教師。我只去觀課日籍老師的教學狀況,上課很少讓學生開口說話,也不太糾音,更沒有開放式問題,但學生連照著課本讀仍然極為不流暢。學生多半是因為非得選擇第二外語課程,覺得華語有漢字可能比較容易才選,但是開始學習後才發現沒這回事。漢語系學生的學

習動機就強很多，大多是因為興趣或為了將來就業而選擇，課程就如台灣的外語系，包含基礎語法、會話、發音...等等課型。大陸和台籍老師的教學風格如何我不太清楚，但日籍老師的教學方法仍走傳統方式，以教師授課為主。

2. 能不能談談您個人學習日文的經驗，和日本人學習中文的方式（你觀察到的日本人都從什麼開始學起中文？）

這真的因人而異，畢竟台灣也是有羞於開口說日語的學生，日本也是有積極說華語的學生。文藻的日語系，日語課程算是頗紮實(當然學生的造詣還是看個人的積極程度，雖然大家所學相同，但程度好壞的差異會非常明顯)一二年級先建立基礎語法知識、發音、聽力等能力，三四年級之後有不少外籍老師的課程納入，如文化、會話、作文、閱讀等等課程都有。文藻日語系的課經常讓學生上臺讀課文、即興表演、發表等等，所以一年級下學期開始大家的臉皮也都被練厚了，緊張固然還是會，但對於在眾人面前說日語沒那麼害怕。在台灣的日本學生害怕說華語的狀況也許比西方國家的學生還明顯，但大多比在日本當地選第二外語的學生好得多。

另外，台灣和日本學生確實很擅長做筆記，會比較依賴板書，準備上會較謹慎所以花些時間。

3. 您認為教日本人的中文老師本身需要具備日文能力嗎？透過英文來教授日文的方式是否降低了學習效果？

日本人對於英文的接受度不高，我也常常聽到在台灣學習華語的初級學生抱怨老師上課都用英文解說，所以都聽不懂。因此我認為初級教師仍然需要有日語能力，尤其在教導發音時，需要藉由日語去解說發音方法，以及藉由日文發音來引導學生發出華語的發音！中高級也盡量不要用英文長篇地解說。

對非拉丁語系的國家來說，用英語當作課堂解說語言我認為都是非直觀性的，除非學生英文非常好，否則我覺得確實會降低學習效果。所以初級時教師最好還是會一些學生的母語，之後慢慢培養學生習慣全程日語/華語的上課方式。

4. 您曾接觸過的日本人當中，對學習中文的態度為何？（年齡、社會經驗做分類來看）

在日本遇到的日本人多半是大學生的年紀，學習態度如第一個問題中所述，依照學制不同有所差異。在台灣的學習態接觸過的日本人較多是大學畢業，從 20 歲到 50 歲都有，年紀較長

的很多都是因為先生來台出差而跟過來的日本太太，其餘的是對華語感興趣，同時也認為回日本對找工作有幫助...等等，基本上學習帶度都是比較積極的，畢竟他們是自願遠渡重洋來到異鄉學習的。所以就我看來，學習態度仍然是因人而異，在台灣還有日本學習華語的年齡層都很廣，無論理由為何，只要他出於自願，學習態度當然就強。若從社會經驗來說，如果學生是因為工作上需求而還來學習的，態度也不至於太糟，因為他有實際上的需求。倒是年齡和社會經驗我覺得比較容易影響到學習成效，年輕學生的學習能力相對來說較好，學習方式也較活潑，接受度廣。社會人士有時忙於工作，不易將心思放在學習上。

5. 您曾接觸過的日本人當中，對在台灣學中文和在中國學中文的學習經驗為何？能否各自舉例分享？

在台灣：老師親切、發音較容易掌握，內容較貼近生活化、多運用多媒體設備、教學方式多元活潑。生活上便利、安全，人民也熱情，住起來很容易適應。

在中國：經常操練語法，所以口語能力確實能快速練成，但上課方式較容易流於枯燥。上課內容有時候會帶入一些大中國思想的內容。生活上尤其食物的衛生問題很令人擔憂，人民禮儀不佳，生活環境的適應上比較困難。

其實要不是因為國家經濟的關係，(日本和中國經濟上的合作和交流，例如很多公司會去中國設廠)不少學生還是喜歡來台灣學習華語。

研究者: 郭之恬 師大應華所海華組四年級

研究主題: 日本人實用性的外語學習心態(以華語和英語為例)

以下問題僅供本論文研究參考之用,不作任何其他用途,誠摯感謝您的回答!

基本資料

姓名: 劉羿彤

年齡: 26

性別: 女

國籍: 台灣

擅長語言: 中文、英文、日文

母語: 中文

中文教學經驗: (3)年 地點:(大學)大學語言中心

教學對象: 英語、西班牙語、韓語、日語母語者

教學偏好: 都有 (初級,中級,高級/發音,語法,...)

海外留/教學經驗

(美)國(16個)月擔任(Wake Forest University, Middlebury College)

中文教師

教學對象:(大學生)

教學時數:(每週 4~5 堂, 一堂 50 分鐘)

師大早稻田遊學團教學經驗:(2012 和 2014)年擔任(B 和 E)班教學老師/

(2011 年)班輔導老師

訪談問題

1. 簡單而論,您覺得台灣的中文教學和海外(當地)的中文教學,差異何在?

(制度、教學方式、學習動機、學生學習心態)

就我的個人教學經驗而言,台灣的華語教學制度多和各校的語言中心發展相關,由於學生多為短期來留學的學生(或在職進修的人士),每個人的學習動機都不同,有人想快速學會如

何用中文溝通、有人想打好基礎，也有人想深入瞭解中華文化...因此教師的教學方式多以配合學生的需求為主，但藉由地利之便，可以利用生活周遭的事物作為教學材料，更能吸引學生的注意力、提高學習動機。在學習心態方面，學生大部分都抱著新奇和謙虛的心態持續學習中文，也比較容易繼續提高學習動機。

在海外教學方面，因為我是在美國的大學任教，所以學生大部分是為了完成學分要求而選修中文，對中華文化並不熟悉，學習動機較不強烈，因此需要以引進更多當代流行文化融入課堂以提高他們的學習興趣；在短期密集班方面，學生的背景多元、學習動機較一般大學生強，但是需要有良好的學習環境才能繼續維持，而海外較難取得許多文化性的真實材料，因此還須老師多費心準備。

2. 請問您教過日文為母語的學生嗎? 能不能談談您個人對這類對象的教學經驗和看法?

我教過許多日文為母語的學生，他們對中華文化和漢字的瞭解程度高，語法也較西方學生的理解程度高，但是發音常常遇到困難，特別是 **f** 和 **h**、**an** 和 **ang** 等，因此需要多練習。在學習動機和態度方面，日本學生大部分都非常好學，上課認真聽講、做筆記，但是較不會主動發言，也很在意同儕的眼光，因此老師需適時安排學生發言的機會，但也要注意他們的內心感受。

3. 您認為教日本人的中文老師本身需要具備日文能力嗎？透過英文來教授日文的方式是否降低了學習效果？

我認為如果能基本的日文能力可幫助瞭解日本學生的學習難點，至於在教學方面則不一定要使用日文或英文進行教學，可以採用直接教學的方法（輔以漢字）訓練學生的聽說能力。若有英語能力好的日本學生，也可考慮使用英文做詞彙上的輔助，但較不適合作為基本說明的語言。

4. 您曾接觸過的日本人當中，對學習中文的態度為何？（若以年齡、社會經驗做分類來看）

就大學生而言，日本學生多半都很用功，上課時認真聽講，但下課不一定會做作業，所以老師有時要設法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就社會人士而言，學習態度往往和學習中文的原因相關，上課時雖然氣氛較為活潑，但是他們常常沒有時間做課後的練習，因此需要多安排在課堂上就能完成的練習活動，課後則多鼓勵他們接觸中文，才能持續維持學習動機。

5. 您曾接觸過的日本人當中，對在台灣學中文和在中國學中文的學習經驗為何？能否各自舉例分享？

在台灣學習的日本學生多很喜歡台灣的環境和文化，也沒有太大的文化衝擊；但在中國留學的日本學生常常會遇到許多政治、環境和治安等問題，但細部的經驗則較不清楚。

早稻田遊學團教師問題

1.對您擔任的班級來說, 遊學團學生的中文能力普遍如何? (i.e 初級班程度與期待相符/口說普遍較弱/強....)

我教過的兩個班都是該年中文水準第二高的，大部分學生的基本語法知識和讀寫能力都符合期待，但是口說方面往往較弱，估計是因為他們在日本學習時班級人數較多，上課很少開口發言，因此說話時較難產出完整的句子。

2.您班上學生的學習態度積極嗎? 他們在班上的表現如何? (很樂於表達/少言/....)

大部分的學生都非常積極，但表現往往依照當天的形成和疲累程度而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同學彼此互相熟悉、和老師養成默契之後，上課主動發言的次數就會增加，氣氛也越來越好。

3. 您覺得和之前教過的日本學生比起來, 您班上的學生學習態度如何? 對老師的態度如何? (尊敬/親切/害羞/....)

早大的學生對老師都非常尊敬，但平時相處時也能像朋友般親近，雖然一開始女生都比較害羞，但是後來的表演都表現得很大方。

4. 學生在學完三星期的課程之後, 您覺得學生的中文能力普遍在哪方面有進步? 您認為主要原因是得力於教學方式/教材使用/學生學習心態...?

口說和聽力進步得很明顯！剛開始較不能產出完整的句子，經過三個星期密集的課程之後，不但聽理解增加了（老師可用較自然的語速和一些台灣口音溝通），口語也較能用正確的語法成段表達，在語調和發音方面也比較能正確掌握。

5.日本學生的中文口說能力相較於讀寫普遍低落,您同意此一說法? 針對此您有何看法或給予可協助改善之建議?

我認為早大的遊學團應使用語言誓約，也就是禁止學生在台期間說日文（但可提供例外情況），因為學生常常依賴日文、英文或字典，因此雖然能寫出正確的答案，但口語表達有時仍不知所云，因此應徹底落實全中文的學習環境，才能幫助學生培養語感和自我監控的意識。

6. 課程結束之後,您是否有和學生交換連絡方式? 至今仍有和班上學生保持聯絡?

課程結束後都和學生留了電子郵件，有些學生也會主動加 **facebook**，雖然他們不太常用，但偶而還是會互相關心，持續維持這段難得的師生緣份。

問題到此結束, 誠摯感謝您參與此問卷的回答與提供寶貴意見! 在此致上研究者的萬分謝意!!!

研究者: 郭之恬 師大應華所海華組四年級

學生/研究主題: 日本人實用性的外語學習心態(以華語和英語為例)

以下問題僅供本論文研究參考之用,不作任何其他用途,誠摯感謝您的回答!

訪談問題

1. 能不能談談您個人學習中文的經驗，您是用什麼方式學起中文的？（電視劇/電影/課本/學校老師...）
2. 在您學中文的過程中，您認為最困難的部分為何？您覺得這也是其他外國人學中文會碰到的困難嗎？能不能舉例說明？
3. 您覺得「日文漢字」有助於學習中文嗎？有沒有因為日文漢字和中文意思不同而感到困擾的經驗？請舉個例子
4. 您認為教日本人的中文老師本身需要具備日文能力嗎？透過英文來教授日文的方式是否降低了學習效果？
5. 您接觸過的本國人當中，對學習中文的態度為何？擁有中文這項語言能力是否有助於找到較滿意的工作？
6. 您曾接觸過的本國人當中，對在台灣學中文和在中國學中文的學習經驗為何？能否各自舉例分享？
7. 若以英語和中文兩種語言比較起來，您認為擁有哪項語言能力比較具有工作上的優勢？您認為何種行業最需要會中文的日文本母語者？

日語母語者的交際問題

1. 對您來說，「讀空氣」（こきょよう）是重要的人際關係條件嗎？如果遇到不懂「讀空氣」（こきようめいない）的人，是否會不想和他做朋友？
2. 您覺得日語本身是否屬於較為含蓄的語言？比起英語和中文來說，沒有敬語的使用，是否讓您在該語言時感到較不自然？
3. 請問您會怎麼看待英語很好的日語母語者？（覺得他們很厲害/很驕傲/很沒有禮貌....）
4. 如果您必須拒絕一場您並不想赴約的邀請時，請問您多半用什麼方式回覆對方？（對方是本國人）
5. 如果您必須拒絕一場您並不想赴約的邀請時，請問您多半用什麼方式回覆對方？（對方是外國人）
6. 對您而言，台灣的工作環境和中國的工作環境哪邊比較友善？您有熟識的中國朋友嗎？
7. 您有熟識的台灣朋友嗎？請問是怎麼認識的？您們交流的語言多半為日文/中文？

(早稻田遊學團) 老師版本

1. 簡單而論，你覺得台灣的中文教學和日本當地的中文教學，差異何在？
(制度、教學方式、學習動機、學生學習心態)
2. 能不能談談你個人學習日文的經驗，和日本人學習中文的方式（你觀察到的 日本人都從什麼開始學起中文？）
3. 你認為教日本人的中文老師本身需要具備日文能力嗎？透過英文來教授日文的方式是否降低了學習效果？
4. 你曾接觸過的日本人當中，對學習中文的態度為何？（年齡、社會經驗做分類來看）
5. 你曾接觸過的日本人當中，對在台灣學中文和在中國學中文的學習經驗為何？能否各自舉例分享？

3-1 日本商社人員訪談大綱

以下問題僅供本論文研究參考之用,不作任何其他用途,感謝您的回答!

基本資料

您的姓名:土井**

您的公司名稱:伊藤忠商事

您在公司擔任的職務是:業務,會計

您入社至今的時間: 5 年

您需要經常至國外出差(出張)嗎? 一個月一次

請問通常去哪個國家? 台灣,中國或是韓國

您最常需要在工作場合使用的外語是: 英語

1.請問公司為什麼要派您學中文? 因為大部分的我們的客戶是中國人.

2.請問公司派您來學多久中文? 半年

3. (1)您的公司每年派多少人來台灣學中文? 1,2 個人

(2)您公司通常都把員工送到台灣哪裡學中文? 臺北

4.您知道公司還派人到哪裡學中文? 上海,大連,南京 等等

5.您覺得到大陸學中文好還是在台灣學好? 為什麼?

台灣學好. 因為對日本人來說,跟中國人比起來,台灣人比較親切,而且台灣很乾淨.

6.公司怎麼判斷您的中文學習成果? 回國以後,我得考 TOCFL.

7.如果通過公司的考察,需要留在台灣工作嗎? 之後回去本社

有升官的機會嗎? 有的人留在台灣工作.可是公司業績的關係,我回國了.

8.您覺得您的公司是個國際化的公司嗎? 判斷的標準是什麼?

我們公司是貿易公司,所以當然了.

9.您在公司所負責的工作需要大量使用外語嗎? 請問是何項外語?

大部分是英文. 還有中文, 法語, 葡萄牙語, 俄語, 等等.

10. 你在入社前, 需要通過外語考試嗎? 請問那個考試怎麼考?.

我通過了. 關於文法, 成語的筆試

11. 您公司大約從多久以前開始進行這類選送員工進修外語工作?

很久以前. 三十年以上前.

12. 您公司選擇送員工出國學中文以前, 也有在國內(東京)進行學中文的員工進修嗎? 到哪裡學呢? 在補習班 (Berliz 等)

3-2 日本商社人員訪談大綱

研究者: 郭之恬 師大應華所海華組四年級

商社人員/研究主題: 日本人實用性的外語學習心態(以華語和英語為例)

以下問題僅供本論文研究參考之用,不作任何其他用途,誠摯感謝您的回答!

基本資料

姓名:劉**

年齡:33

國籍:台灣

語言能力:日文, 國語, 台語, 英文

第一語言:日文

中文學習經驗:()年, 從 18 歲開始學到現在

中文學習地點: 台灣/中國(大阪, 北京, 臺北, LA)城市

工作經驗:(8)年, 在(4)國家

海外工作經驗:(6)年, 在(6)國家 英語地區/中文地區

台灣給您的第一印象是什麼?

隨性

中文學習部分

1. 學中文的過程中, 有曾經被中文字和漢字幹擾過嗎? 能不能舉個例子?
有些漢字日文裡面沒有
2. 什麼時候開始學習漢字的? 覺得學漢字好玩嗎? 跟學中文字的方式有沒有不同?
意思有時候也不一樣, 大部份都相同
3. 您知道日本最早的漢字是什麼時候有的嗎?
不知道, 但是知道從中國來的
4. 您對「長崎」的印象是什麼? 你去過長崎嗎?
沒去過, 原子彈跟第一次日本開放國外地方
5. 您覺得學英文容易還是學中文容易? 兩種語言都會了以後, 您比較習慣使用英文還是中文?
英文容易因為文法比較簡單, 所以常用英文
6. 您習慣的書寫語言為? (日文/中文/英文)

日文，英文

公司外語需求

1. 請問您的公司是什麼樣的公司?(貿易, 製造, 電子,...) 您在這間公司服務了多久?
汽車製造，大概 6 年
2. 請問您的工作內容是什麼? 工作時主要使用的語言是什麼? 有需要使用外語的情形嗎?
我的部門是海外採購部，需要跟廠商（日本內外）採購汽車零件，常跟廠商談價格跟品質。日本，中國，德國，美國，來的廠商需要用到英文跟日文，中文
3. 您的公司在其他城市或國家有分公司嗎? 請問大多在哪些地區?
全世界都有
4. 您覺得相同類型的公司制度和美國, 中國或其他國家的公司制度有什麼不同?
日本公司制度比較好，福利也比較多
5. 您最欣賞貴公司的文化是什麼?
如果員工在工作上不瞭解事情隨時都可以跟主管商量，問其次都可以
6. 您不太欣賞貴公司的文化是什麼?
沒有
7. 您覺得具有一定的外語能力是進入日本企業工作的必須條件嗎?
多種語言是優勢但是不是一定
8. 您覺得公司要求的外語能力和進入公司後所實際需應付的外語能力相當嗎?
工作上學到的比較多
9. 這是您畢業後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嗎? 對你來說, 這間公司是你的 best choice 嗎?
是
10. 請問您還從事過什麼其他類型的工作? 都在日本,或是有在海外工作過的經驗?
同一個公司，派去中國

海外部分

1. 在海外工作時, 對您來說跟在日本工作時最大的文化差別在哪裡? (工作時數, 工作內容, 人際關係, 語言能力)
日本人工作比較積極，我在工作上遇到的中國大陸人，印尼人比較沒有。文化不一樣
2. 您覺得過去在國內的這份工作對往後的工作來說, 具體上帶給您什麼樣的幫助?
工作態度決定工作效率
3. 您離開過去這份工作的原因跟公司制度或公司文化有關嗎?
無關
4. 決定來台灣工作的理由是什麼?
想做生意
5. 在台灣創業對您來說, 最困難的地方是什麼?
政府制度，法律，規劃不明確

6. 有想過在台灣找工作而不是自己創業嗎?
有
7. 就您的觀察,台灣相關產業的市場怎麼樣? 競爭激不激烈? 您覺得您們店的優勢是什麼?
台灣產業太少,沒辦法跟其他國家競爭。政府需要幫助各個產業
8. 開店一開始的目標是什麼? 有達到最初設想的目標了嗎? 覺得有什麼是可以改進的部份?
有達到目標
9. 您覺得台灣的大環境是有利於創業的或是較辛苦的? 身為一位外國人在台灣,台灣政府在您創業過程中曾給予什麼樣的協助嗎?
做生意都很難不管在台灣或者其他國家
10. 如果不考慮外在條件,還有什麼樣的工作類型是您想嘗試的?
目前沒有

感謝您撥冗參加此次的訪談,本訪談內容僅做為研究參考使用,不做任何其他用途
研究生郭之恬謹上

3-3 日裔美國人的訪談大綱

Japanese social behavior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日本人的 interpersonal 關係和跨文化交際的問題

以 Ruth. Benedict 的 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 為基礎下的研究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研究者: 郭之恬

訪談問題

Japan Society

1. 和日本人談話中, 最格格不入的地方 The hardest part while talking to a Japanese. (Like someone share their own opinion until the other one said it first.)

Making sure to be formal enough in speech (words, grammar) to respect the other person.

2. 對日本文化感到最難理解的地方 the hardest part to understand in Japanese Culture.

How people don't want to be direct in their forms of communication.

3. 跟日本人交談感到比較麻煩/容易誤會的地方 which part when talking to a Japanese, in your opinion, is easy to get misunderstand or trouble.

Indirect ways of expression (e.g. when "yes" might mean "no.")

4. 和美國文化差異最大的地方 in your opinion, the most difference between American Culture and Japanese.

Better to be humble in Japanese culture; better to be confident in American culture.

5. 跟日本人生活, 什麼時候讓你感到最有壓力 which part make you feel pressure when live in Japan society.

Making sure to abide by all the rules in society and in behavior.

Japanese education for children

Ruth. B mentioned that there's no student will be asked repeat their grade again in school in Japan (Elementary/Middle School) even if they fail their all exams. Because they would like to create a non-competition filed to their people. According to this saying, there's some question below,

1. 日本的義務教育當中沒有留級制度的原因, 你覺得是什麼? What reason do you think there's no "repeater system" in Compulsory education of Japan?

To make sure everyone feels normal and part of regular society.

2. 日本當地學校和會社不喜歡讓他們的學生和員工感到競爭壓力, 否則反而會失敗. 你同意這個說法嗎? in local school and company, Japanese used to avoid competition in their students and employee or they will make things worse, do you agree it or not ?

I agree.

3. 日本教育和美國教育最大的不同點對你來說是什麼? What' s core difference between Japanese education and American' s, in your opinion?

American education encourages active student participation and individual thinking, while Japanese education supports student harmony and cooperation.

4. 你曾經有被日本人拒絕過的經驗嗎? 可以分享一下? Have you ever been rejected by a Japanese? Could you share this experience, like what reason they use or what kind of situation you stand?

I have been rejected when I have been too direct or active in my ways of communication. It also takes much longer time to get to know a Japanese person, so if you share too much in the beginning they may reject you.

5. 你喜歡日本社會嗎? 你覺得自己可以適應它嗎? Do you enjoy live in Japan society? Do you think you can fit in?

I enjoy living in Japanese society because it is more predictable than in America, China, or Taiwan. It is hard to fit in if you don't speak fluent Japanese or follow Japanese customs, however.

在此誠摯感謝您的回答, 所有回答只將作為研究論文參考, 不會用作其他用途!

附錄 4 古川裕老師訪談逐字稿紀錄

訪：那我們就正式開始。

師：喔，好。

師：會關門嗎？

訪 2：沒有門。

師：喔！沒有門，哈哈，沒門~哈哈。

訪：那如果如果...老師覺得像講錯的部份呢，就...就直接跟我們的...講。

師：好，恩，謝，以後可以修剪。

訪：然後我們就從第一個問題開始，第一個問題很長，我就直接問了：我...我們覺得那個老師的發音非常好，我...我們知道老師之前上的中文課都是大班的課，那怎麼...怎麼會達到...達到那麼好的發音？

師：喔這個問題呢，實在是...怎麼講阿...恩...有點不好回答啦，因為我自己的發音怎麼掌握，我也沒有那種這個很清楚的認識，反正我自己的話曾經在北京大學留學的時間比較長，所以在北京的那些留學生活，給我在這個發音方面的提高有很大的幫助，另外...我當老師這個教日本學生的時候還是非常注意...發音的問題，尤其時我在大阪大學教我們學生他們是中文專業的漢語專業的學生所以我們對他們...初學階段的要求主要放在發音的掌握上，所以他們日本是四月份開學，四月開學以後一直到...五六月份，這幾個月的话基本上要...叫他們掌握好漢語的發音，說先認識拼音，拼音掌握好以後，教他們去發這個漢語的音，當然以後...這個漢字跟拼音的關係也是很重要的問題，所以透過這些這個練習的話，首先要過的關就是發音這個關。

訪：在在現在...現在日本的狀況還是有很多那種...那種大班的...

師：對的，是，痾...我們這個一班的話二、三十個人一個教室一個班，甚至有的是五十個人左右，這樣的話...發音的掌握也好、會話也好，其實...不太理想。

訪：那如果是那...那麼大那麼多的學生的話，那老師會做什麼...什麼策略來跟...跟學生去練習發音或是跟學生練習口頭的...

師：是是是...這也是個大問題，不好解決的問題，就像你說的那樣，學生多我們管他們的時間相對也少啦，所以呢課堂上先叫他們大聲的發音，先不管是個人還是大家一起啦，大聲的來發音，對，這是說出的部份，課下呢...就是下課以後，叫他們多聽那些漢語的發音，因為

現在日本出的那些課本，都會配有 CD、錄影帶，所以呢他們回去，回家以後也可以接觸這個漢語的音，所以呢鼓勵他們下課以後多聽一些漢語的發音，完了以後模仿，模仿漢語的發音，課堂上我可以糾正他們的發音。

訪：最近在...在美國，如果念念漢學系或是念...念中文系，一定要畢業之前先至少一個...一個學期到中國大陸或台灣學...學中文，在...在日本的大學有這樣的規定嗎？

師：這個阿，要看學校的情況阿，沒有硬性的規定，有些私立大學，他們呢可以搞這樣的項目，因為這個比我們這個國立大學比較自由一些，所以現在目前來看的話，日本有幾個學校有這樣一個辦法，就是...大概就是第三學期吧，學了一年以後，起碼就是學了一年以後，把學生派到中國的學校來，讀那麼一個學期的樣子，我們大阪大學的話因為是國立大學，這個上課的規定比較嚴，恩，不好到國外去進修，尤其是為了拿學分就比較難啦，所以我們是想辦法趁暑假的時候，因為暑假比較長，中間呢就辦那麼個半個月到一個月的短訓班，恩，最近兩年的話，一般都到北京師範大學，來進行這樣的這個在外的上課，恩。

訪：好謝謝老師，那我們談到第二個問題。

師：恩，好。

訪：老師，上次來師大演講時，提到日本先有了基礎教材氾濫成災，但缺乏有系統的好教材，想請問大師所謂有系統的好教材是什麼意思，能否舉例幾套說明。

師：好。上一次我在台灣師大做講演，給老師和學生們介紹了一下日本漢語教學的一個情況，那個時候談到教材問題的時候，我就說到這個現在日本的漢語教材呢多的簡直不可收拾了，已經到這個了氾濫成災的這個地步，其實這個說法主要就是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其實...痾...我們的情況就是這樣，每年每年都會有一大批突擊教材出來，都是那些從零階段的，比較適合這個...基礎階段的學生的那些課本，那換句話來說呢，一年級的教材特別的多，恩，但是沒有適合二三年級以上的作為中高級階段的教材，所以呢沒有系統性就這個意思，只有初級教材，這個已經多的..沒有辦法這個...在多的地步，中高級階段的話少得有點可憐的那種情況，所以我們正需要的就是有...怎麼講呢，從初到高有連慣性的、有系統性的教材，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訪：那如果是...是高級的課程，老師就會像要...自己解析補充。

師：對，是是是，要馬是自己編寫要馬是要借用一些這個現在中國、台灣的那些直接的文本，恩。

訪：教材大部分是在日本編寫的還是沿用國外的、大陸的、台灣的？

師：其實我們日本的話教材已經有飽和的狀態，都是日本自己編寫的，我們除非有特殊的目的，都會用日本自己編寫的教材。

訪：那最大的差別跟那個大陸的教材跟日本的教材，除了...除了語言方面的最大的差別是哪，針對日本學生來講。

師：針對日本學生來講，受歡迎的呢，都是薄的、輕的、內容不太多的，恩，因為一般日本在日本學漢語的同學，都是以第二外語的形式來學漢語，一個星期呢，上那麼一節、兩節的課，恩，所以學不了多少，如果課本本身比較厚，學生一看就會嚇跑啦，所以呢在日本比較受歡迎的還是又輕又薄的，大陸的教材阿都是很厚的，裡邊寫的密密麻麻，一看就會頭疼。

訪：那種內容他的情形比如說與薄的字彙來說也有一些差別嗎？

師：應該有一些差別吧，嗯嗯嗯，我們的詞彙量應該是有限的，不能要求很多，語法典也一樣，恩。

訪：然後還有一個，有針對中...中學的教材嗎？

師：嗯嗯，有，還好因為最近幾年來在日本的高中開設漢語課的學校多起來了，這在十年以前是沒有想到的，最近呢在日本的話起碼有八百所高中開設漢語課所以這些學校有一個需求，要針對高中生的安排教材，現在目前來講應該有兩三套吧，恩，還算不錯。

訪：那現在有很多高中學生在學...

師：其實呢我們也不能高興太早，因為雖然有八百所這個學校有這個條件，但在這個學校裡邊可以選漢語的學生呢並不太多，因為...從客觀的條件來看的話，我們目前來看一聽到外語就是英語的意思，恩，所以呢，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以上的學生都會選英語，有一個數據說明，日...全日本所有的高中生只有千分之一的學生才會選漢語這個課。

訪：全世界聽說在奧地利去年才開始有高中的時候有學漢語課，之前都沒有。

師：恩...是嗎，恩。

訪：所以像澳洲才這方面比較差。好那我們談到第三個問題，關於孔子學院，針對目前在日本各大學仿效的孔子學院，就大師的瞭解請教大師覺得孔子學院在師資培訓的方面成就如何？

師：說到孔子學院的話，首先要說的一點是，在日本呢已經有十二所孔子學院，再加上他們的孔子課堂、學堂的話會更多啦，這十二個孔子學院呢，應該說...有幾個孔子學院他們的活動搞的很出色的特別好，我就說明有幾個並不起眼，好的那幾個學校，譬如說...東京有一所叫櫻美林大學空中學院，我們關西一區就是京都、大阪那塊的話，有立命館空中學院還有關西外國語大學空中學院，這幾所空中學院他們呢...搞的活動比較多一些，這裡邊當然包括師資培訓，他們對這方面呢搞的還是很好的，很受我們日本老師的歡迎，恩，他們每年定期搞那麼一兩次的這個教師培訓班，比如說關西...關西外國語大學的空中學院，搞的師資培訓就是從每年五月份到十二月份，一共搞那麼十...十來次的，一個月一次，趁週末開一個...培訓班，主要對在職老師還有職前的老師，職前就是還在讀的，主要給研究生上課，恩，要請全日本每個方面的這個專家來給他們上課，恩，所以東京方面的話櫻美林大學還有早稻田大學空中學院，那他們準備二零一二年三月份第一次類似的...教師培訓班，恩。

訪：那像在西方國家那種孔子學院大概嘗試給..上班族學一個禮拜上一次上比較輕鬆的中文課，在日本那些...那些課程比較...比較...比較深的就針對...針對老師或專家...

師：恩...這個...恩...因為每個學校每個孔院的作法有一點不一樣，所以不能一概而論，但是...他們每一次搞的話，他們方位比較廣、範圍比較廣，但是每一位老師只有那一上午或者一下午的課，也想講多也講不了多少，恩，反正基礎幾乎都是會講清楚的。

訪：那些...孔...孔子學院跟...跟中文系有直接的關係還是分開。

師：恩...事實是這樣的，現在孔子學院跟以前有的那些教學單位磨合的並不太理想，就是在有...自己有孔子學院的學校，他們跟中文系的老師的溝通也很少，這是據我的瞭解，恩，所以呢還需要一段時間吧，恩，但是從師資培訓這方面來講的話，空中學院最近擠到的作用還不可忽視的。

訪：謝謝，我們到第四個問題。日本國內大學中文專業學生中文能力如何，在日本國內是否已經有專門培育中文教師的師資課程，大師認為以日本為例，在培育一個非母語者的外籍老師，環境上目前的日本國內是否已經滿足？

師：恩呵，這裡邊有幾個問題，首先就是學生的水準的問題的話，那要看學生的這個立場，起碼要分兩層，一個是額外學漢語的那些學生，還有一個是自己的專業學漢語的學生，所以他們的這個...上課的時間也好，這個上課的條件也好，都不一樣，所以一般來講額外學漢語的同學的漢語水準呢，學一年兩年也不一定很好，恩，因為剛才也跟你說了，**他們每一個星期只有一節或兩節的課，你可以想到學不了多少，每到這個比較長的假期以後呢，他們把所有的事情都會忘掉，所以這個連拼音都沒有掌握...掌握好的學生大有人在，這是額外的問題，如果他們是一個專業學漢語的話，就像我們大阪大學外國語學院中國語專業的話，我們對他們的要求也很高，他們自己學漢語的動機也很高，所以呢他們一般就是所謂的漢語人才啦，畢業以後應該可以跟中國人交腕，可以在這個跟中國有關的第一線上去工作，這是學生的一個情況。還有您第二個問題是那個...有沒有培養...這個漢語教師啦，那這個...這個據我所瞭解的話，好像...沒有幾所學校專門開培養漢語教師的這樣的課程，那**尤其是在研究生階段，我們的這個漢語研究和教學呢，主要還是靠這個本體研究，應用研究搞的人並不太多，恩，所以...據我所瞭解的話我們大阪地區有幾所，首先應該是我們大阪大學還有一個是關西外...關西大學，恩，他們的也有一個研究外國語專業，他們幾個學校，我們這幾個學校的話，好像...可以說是一種培養教師...漢語教師的一個課程，其他地方的話，一般都是所謂的中文系或者...這個...外語專業的這個課程來培養一些漢語教師的這個情況。****

訪：那現在...在日本有很多...很多...日本人在...家中...是有很多大陸老師...都有。

師：對阿...，我們...怎麼講呢，像我上大學的時候，**我的老師都是日本老師，只有一部分在日本很久的那些老華僑，有從大陸過來的，也有從台灣過來的老師，但是...隨著這個歷史的推移吧，八十年代開始，恩，八零年代開始以後就有機會從中國大陸請老師過來，恩，所以現在的話我們日本的師資隊伍裡邊，日本人老師呢佔百分之六十的樣子吧，其餘的百分之四十都是中國人老師...中國人老師，包括大陸的，還有一部分是從台灣過來的老師，恩。**

訪：老師是...是那個...那個...平常是...中國人會...會教...比如說口語...口語的，然後日本人會教語法...語法這個也是...。

師：一般我們也有分工，恩，但我們呢有一個主張，教發音的時候，你一定要跟日本老師學發音，這個好像...有一點...恩聽起來好像有一點奇怪，但是依我們的經驗來看的話，跟中國老師學發音的話，中國老師呢他不太瞭解我們日本人的毛病，因為他也不懂日語的發音嘛，因為我有...我們都有親身經驗，我們學習漢語發音的時候，恩...都...怎麼講...吃過苦頭吧，

我們這個經驗可以在課堂上反應到日本學生的身上所以呢，一年級的時候，我們一般由日本老師來上課，到了中高級階段，大部分課都交給中國老師，這樣的話學生也是...學到一定的這個水準以後，可以用中文跟中國老師打交道、交流。

訪：所以老師...認為...現...現在...日本可能學一兩年的中文才去到台灣學中文還是還是老師覺得...先還沒開始...還沒開始學中文先到...到中國大陸或者台灣然後再...回來日本？

師：我同意你說的第一個，是先在日本打基礎，恩，打完基礎再去大陸台灣...來進修，這是比較理想的一條，恩。

訪：那針對這些問題你有一些補充的問題嗎？

訪：好，我們談到這個問題，恩...針對本計劃研究多元華語...師資培育的主題，大師認為可增進什麼面向的開發或建議又針對日本國內，你認為目前最需要迫切進行的師資培育為何？

師：這個問題的話...先回答你的第二個問題吧！在目前日本最需要迫切進行的項目，是對在職老師的...師資培育吧或這個...也許說的不一恰當，就是...恩...在職老師的...怎麼講，用日語來講就是再教育，就是對他們...進行重新的這個...怎麼講...開一個講座之類的，恩，**因為一但上任以後呢，一般的老師比較忙教學，很少有時間接觸到最新成果，所以我希望對在職的老師們進行進一步的...的...怎麼講...教育的話也不一定恰當，反正對他們進行一些介紹性的工作，我覺得這是很有必要。**還有第一個問題就是，學校的這個...項目研究...計畫研究...恩...說到建議的話，希望你們要跟國外進行多方面的交流，恩，因為在國外有一個條件和你們不一樣，就是我們呢都是在非目的語環境下進行華語教學，到了大陸到了台灣我們二十四小時聽到的都是華語嘛，我們可不一樣啦，我們都是在日語的環境裡邊生活上課，所以首先我們的起點完全不一樣，所以呢之後的一些條件什麼的都不一樣，不能把這邊的東西直接拿過來到過外去上課，這樣的話格格不入，所以我覺得希望這邊的老師們呢，多跟海外的第一線的老師們交流，每一個地方的特色每一個地方的需求，這樣相信對將來的這個研究或者協助方面都會有很大的幫助。

訪：謝謝老師。

師：謝謝你們。

附錄5 中國語初級階段指導綱要

中国語初級段階
學習指導ガイドライン
學習語彙表

中国語初級段階学習指導ガイドライン

中国語教育学会
学力基準プロジェクト委員会

まえがき

ここに示す学習語彙表は初級段階の学習者が習得すべき語彙を掲げたもので、初級段階とは、大学における第二外国語で毎週2回(1回は90分)、2年間を通じて学んだ場合の、合計240時間(中国と同じ50分授業として計算すれば約200時間)の課程を考えている。

学習語彙の総数は1,000語で、これを第一表600語と第二表400語に分けている。いわば前者は基本語彙、後者は準基本語彙である。初級段階の学習においては、両者を一体化したものとしてあつかい、すべての語彙を習得することが望ましいが、学習状況に応じたあつかいもできるように、二つの段階に分けたものである。ほかに別表として、常用あいさつ語14、常用固有名詞14を掲げている。合計1,000という語彙数は、全国高等学校中国語教育研究会による『高校中国語教育のめやす』が掲げる718語、中国の外国人向け中国語教育用『教学大綱』が掲げる初等段階最常用語の764語より多く、山田眞一編『基礎段階の語彙リスト』の1,000語、HSK(“汉语水平考试”)における甲級語彙(最常用語)の1,033語などにならぶ。ただし、これらの語彙表では、たとえば“研究”のように2つ以上の品詞に働く兼類語を1語として数えているが、この学習語彙表はこのような兼類語を品詞別に複数の語に分けている。したがって、前記の『教学大綱』には兼類語が約90もあり、実質的な語彙数は15%増になる。これらの語彙表が前提とする「初級段階」とこの学習語彙表では学習時間なども異なるところがある。この学習語彙表の1,000語とは、中国の1950年代以降における体系的留学生用教科書の初級段階が一般に900~1,200語であることを意識している。第一表の600語は、東京外国語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が1980年に出した、『AA諸言語基本語彙表』の600語を意識している。この学習語彙表における語彙の選定には、前記の『高校中国語教育のめやす』語彙編、同じく外国人向け中国語教育用『教学大綱』のうち、『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大纲(长期进修)』所収の初等段階最常用語彙表、山田眞一編『基礎段階の語彙リスト』(この語彙表は国内外の8種の基本語彙表において6種以上の表が掲げる語彙を主として選定する)など、計3種の資料でそのうち2種以上が選定する語彙を主たる対象に、各委員が反復、取捨選択を行い、さらにその結果が

頻度数に偏ることを避けるため、《普通话三千常用词表(増訂本)》(1987年)を参照して修正を施した。《三千常用词表》は語彙を品詞に分け、さらに語義による分類をしているため、語彙の過不足をチェックしやすい。今回刊行のガイドラインでは、参考資料として第一表・第二表に掲げる語彙を《三千常用词表》の項目別に配置した付表を添える。該当する語彙のない項目は見出しのみ掲げる。《三千常用词表》に未収の語彙は相応する項目に置き、下線を施す。また、たとえば軍事の項にある“班”を「クラス」の意味に用いるものとして教育の項に移したり、さらに“人們”を代詞から名詞に移すなど、《現代汉语词典第5版》を参照して品詞を変えたものも若干ある。兼類語については、《三千常用词表》で名詞と動詞の兼類とする“考試”を名詞にのみ配置する、などの異同もある。

この学習語彙表に別途、学習形態に応じ、たとえば社会人用、ビジネス用、高校生用といったバージョンを作成するのであれば、それぞれ100～200語の補充または入れ替え語彙を選定すると、学習内容にも広がりが出る。その際にはこの《三千常用词表》に基づく付表により補うべき語彙を把握しやすい。現に『高校中国語教育のめやす』語彙編には、約80語(兼類語を複数の語に分けて数える)の積み残しがあり、これを核とする新たな100語を第二表に補充、または第二表内で入れ替え、高校生バージョンを考えることも可能である。

学習語彙表の構成

第一表(600語) 番号+語彙+品詞+ピンイン、末尾に品詞別語彙数を示す。

第二表(400語) 番号+語彙+品詞+ピンイン、末尾に品詞別語彙数を示す。

別表 常用あいさつ語(14語)+常用固有名詞(14語)

付表 参考資料 品詞別分類学習語彙表(《普通话三千常用词表(増訂本)》準拠)

※付表では第一表の語彙群に●、第二表の語彙群に△を付す。

附録 6 《日語教育機構接收留學生指導綱要》

日本語教育機関による留学生の受入れに関するガイドライン

平成15年6月11日

日本語教育振興協会維持会員協議会制定 近年、特に学校数・学生数が急増している状況の中で、日本語教育振興協会維持会員日本語教育機関（以下「日本語教育機関」という。）の間に自主的にガイドラインを作成する必要があるとの気運が高まり、平成14年4月、日本語教育振興協会（以下「日振協」という。）にガイドライン検討委員会が設置された。同委員会は、日本語教育が単なる語学教育にとどまらず、次世代を担う人材の育成を通じ、日本の伝統的な文化や社会の現状を世界に発信するとともに、民族、国家、宗教、人種、性別、文化などの違いを乗り越えて、日本と世界の人々との友好的な関係の醸成・維持・発展に寄与しうるかけがえのない役割を担うものであるとの認識に立ち、1年間にわたる慎重かつ綿密な審議を経てガイドラインの最終報告をまとめ、これを維持会員協議会が平成15年6月11日に採択し制定した。本ガイドラインが、日本語教育機関に対する正しい理解を促進するとともに、国内外の社会的信頼を高めることに寄与することを切に願うものである。

一、目的

本ガイドラインは、日本語教育機関が、自らその教育と経営の内容において、「日振協の日本語教育機関の運営に関する基準及び日本語教育機関審査内規（以下、「日振協の認定基準」という。）」の水準を維持するために最善の努力をはらうにとどまらず、その社会的使命を自覚して、よりよい姿、あるべき形をめざしてさらに前進しようとするための指針を示すものである。

二、経営者の責任

1 日本語教育機関の経営者は、日振協の認定基準及び本ガイドラインの趣旨に沿って、学生が安心して勉学できる教育機関として、健全で安定した経営を継続的に行う責任がある。2 日本語教育機関の経営者は、常に教育内容の点検と改善を行い、高い教育水準を維持するよう、また、学習環境の改善のために最善の努力を怠って

はならない。3 日本語教育機関の経営者は、教育の質的向上のために不可欠な教職員の処遇や職場環境の改善に対しても最善の努力を怠ってはならない。4 日本語教育機関の経営者は、本ガイドラインが示す事項を遵守し、また、教職員に対してもこれを遵守するよう必要な指導を行う。5 日本語教育機関の経営者は、その教育機関の運営にあたっては、日振協及び日本語教育機関全体への社会的信頼をそこなってはならない。

三、教職員の能力向上

日本語教育機関は、そこにかかわるすべての教職員が本ガイドラインの趣旨を達成できるよう、日振-2-協等の教職員研修に積極的に参加するなど必要な研鑽の機会を設ける。

四、学生の受入れ

日本語教育機関は、真に勉学の意思と能力を有する者のみを受け入れるよう最善を尽くす。そのため、1 学生の募集に際しては、本ガイドラインの趣旨を守って正確な情報提供を行い、決して誇大・虚偽の広告をしてはならない。2 国外で学生募集活動を行う場合は、当該国（地域）の文化、慣習、社会事情をよく理解の上、適切な活動を行うものとする。3 学生の募集に当たっては、仲介機関の斡旋に全面的に依存するなどの安易な方法に頼ることなく、また、仲介機関を介する場合は、当該機関との信頼関係の醸成に努めるとともに、日本語教育機関の責任において厳格な選考を行うものとする。

五、学生の在籍管理

1 日本語教育機関は、学生が心身ともに健康でその学習目的を全うできるよう最善の配慮を払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特に、入学する学生に対しては、日本での学生生活を支障なく送ることができるよう、生活と勉学の両面について、日本と学生の母国との文化、生活習慣、法制度等の違いを入学直後の時期に細部にわたって説明するなど行き届いた指導が必要である。2 日本語教育機関は、学生が在留資格認定の対象となる教育機関であることを認識し、学生に長期欠席、所在不明、不法就労、不法残留等が発生しないよう適切な管理を行う責任がある。3 日本語教育機関は、在留審査関係の申請取次等、学生に代わって法律上の手続に必要な場合に限り旅券（パスポート）を本人の同意の下に預かることができるものとする。4 日本語教育

機関は、学内秩序の維持が必要な場合であっても、生じた問題又は生じるおそれのある問題には教育的配慮をもって解決にのぞむべきであり、旅券や外国人登録証明書を預かったり、金銭を徴収するなどの拘束的手段をもって対処してはならない。

5 日本語教育機関が教育の対価として受け取る入学金・授業料等の納付金とは別に、一定の期限を設けて学生に返還するという約束の下に受け取る、いわゆる「預かり金」については、名称のいかんを問わずこれを求めてはならない。ただし、一般に学生寮（自己所有、賃貸を問わない。）にかかわる敷金、各種保険料等も「預かり金」と呼ばれることがあるが、これらは、社会通念上許容されているものなので、ここにいう「預かり金」には含まないものとする。

6 在留資格認定証明書交付申請や在留期間更新、在留資格変更、資格外活動許可、再入国許可の申請など入国・在留にかかわる諸手続において、各日本語教育機関担当者は学生の極めて個人的な情報を扱うことから、これら学生のプライバシー保護について十分配慮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7 日本語教育機関は、学生の在籍管理において、地方入国管理局をはじめ関係諸官庁との信頼関係が維持できるよう常に努力を怠らないものとする。

六、学生の勉学環境・福祉・健康への配慮

1 日本語教育機関は、学生が安心して勉学できる環境の維持・向上に努めるとともに、福祉の実現と-3-健康の維持管理に最善の配慮を払う。

2 日本語教育機関は、学生の傷病や事故に対して、健康診断の実施、国民健康保険や公営・民間の補償制度への加入などの配慮を怠ってはならない。

3 日本語教育機関は、学生宿舎（自己所有であるか、賃貸かを問わない）の住環境の良し悪しが学生の健康や生活、ひいては勉学意欲にも大きな影響を及ぼすことを認識し、その整備には十分な配慮を払う必要がある。

七、アルバイト

アルバイト等は、日本語教育機関がこれを紹介することは法令によって規制されていることを十分認識した上で、学生がアルバイトをする場合は事前に必ず資格外活動許可を得るなど、我が国の法令を遵守するよう必要な指導を怠ってはならない。また、来日すればアルバイトが保証されているといった誇大宣伝をしてはならない。

八、納付金

1 納付金は、出願選考料、入学金、授業料、施設設備費等のそれぞれについて、納入方法を募集要項に明記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2 納付金は、入学時に1年を超える納入を求めてはならない。3 納付金納入後に学生の不入学又は退学等が生じた場合は、日本の教育機関として、不当と見なされない基準に基づいて納入金を返還する、あるいは返還しないものとし、そのため、次のような基準を定めて、入学予定者にあらかじめこれを明示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3-1 在留資格認定証明書が不交付の場合 → 出願選考料を除く全納入金を返還する。3-2 在留資格認定証明書は交付されたが入国査証（ビザ）の申請を行わず不來日の場合 → 出願選考料と入学金を除く全納入金を返還する。ただし、入学許可書、在留資格認定証明書の返却が必要。3-3 在外公館で入国査証の申請をしたが認められず來日できなかった場合 → 出願選考料と入学金を除く全納入金を返還する。ただし、入学許可書の返却と在外公館において査証が発給されなかったことの確認が必要。3-4 入国査証を取得したが、來日以前に入学を辞退した場合 → 入国査証が未使用でかつ失効が確認できた場合は、出願選考料と入学金を除く全納入金を返還する。ただし、入学許可書の返却が必要。3-5 入国査証を取得し來日し入学した学生が、中途退学した場合 → 出願選考料と入学金は返還しない。授業料、施設設備費等も原則として返還しない。ただし、返還対象としない納入金の範囲は、各日本語教育機関の定めるところに従うものとする。なお、その規定は、日本の教育機関として不当と見なされるものであってはならない。また、來日後の不入学に伴う納付金の返還については、中途退学と同等とみなし本項の規定に従うものとする。-4-

九、違反

ガイドライン運用委員会は、日本語教育機関がガイドラインに著しく違反した場合、又は故意に違反した場合の当該日本語教育機関名の公表等を日振協に要請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十、改定

1 ガイドラインの改定は、ガイドライン検討委員会が発議し、維持会員協議会の出席者の過半数で決し、可否同数のときは、議長の決するところによる。ただし、あらかじめ通知された事項について書面によって表決し、又は他の維持会員を代理人として表決を委任した者は、出席者とみなす。2 前項の規定にかかわらず、ガイドライン検討委員会は、維持会員協議会の開催に代えて、維持会員の書面による投票を行うことが

できることとし、その投票の過半数により決する。附則本ガイドラインは、平成15年6月11日から施行する。附則本ガイドラインの改定は、平成17年2月26日から施行する。附則本ガイドラインの改定は、平成22年7月6日から施行する。

中文版本詳見 (<http://www.nisshinkyō.org/article/pdf/j78.pdf>)

